

你永遠要提防女朋友的身邊人

作者: Jerry(恆愉)

Powered by [紙言](#)

序章

一男一女，非親非故的個體要是有特殊的情感，就會構築起關係。

情感的本質，往往是決定彼此關係的基石。

而最大的問題，是當你和另一個人建立關係後，你將不能避免地，被拉進對方的關係網。

從此，本應和你毫無關聯的波瀾，將會把你浸沒，滲蝕入骨。

最終，萬劫不復。

即使通識讀得再好，我們也沒辦法從社會學角度解釋現代港女胸部鄭秀文化的現象。

如果是基因問題，為什麼有圖沒種的樓主老母永遠這樣大波？這是不合理的。

不過，港女平胸的問題並不能抑止我們中學男生對同班女同學打J的社會現象，因為和班上心儀的女生一同放學然後逛商場，然後送對方回家，再碰巧發現對方父母均不在家然後穿著校服直接開波——是我們的，共同夢想。

而我，Jerry，正如大部分同年的男生一樣，都在做夢的過程中錯過了夢想，然後長大成人。

中七畢業時頭頂黑黑的四方帽擋不住天然的青光，Study Leave後班上的女神漸漸合不起雙腳，而我就那麼掛著一個靦腆的笑容，畢業了。

如果仍然沒有負評→上一頁的看官，現在應該很鼓躁，頂你，單身寡佬又怎可能有女友的身邊人要提防？你好樣的，猜對了。

因為我的單身日子就在大學生活的開始時，迎來終結。

大學裡的美女們都非常極端，部分從初中已練成一字馬，其餘的卻是純得像用105度煲過的蒸餾水。在一次大學Ocamp的Reu後，我向其中一個姐員示愛了，個子小小的她當時低下頭默不作聲，然後緊緊地抱著我。難以置信地，我就這麼交上了人生第一個女朋友。

她叫雪兒。

也許在青春時期泡妞，講的只是勇氣。

然而，風平浪靜的兩年過去了，我和雪兒的關係終於發展到那個無可避免的瓶頸，見姊妹。

一個美女的圈子大致分為人畜兩類：一是姊妹，二是狗公。是的，所有圍繞有美女身邊的男生都是雄性的狗，無論單身抑或已婚求偶本能都出於一條子孫根，所以，你們懂的。

當然，女性同樣是危險的生物。正如我從不食用電池而雪兒卻永遠禮讓地要「相機食先」，她不小心

跌傷了手肘便立即往Facebook發佈而她的沒一個是醫生。女性的腦袋和男性的春袋都同樣盛著兩夥小珠，但至少我們每天都勤力地使用，她們卻選擇閒置腦袋。

而在雪兒的姊妹中，當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危險人物。有人曾經在Facebook上揚言要殺父最後被捕、有人為了拒付計程車行李費而報警最終被補，也有人試過為了和前男友復合而當街掌摑對方妹妹然後被捕。

當我天真地覺得以上三人已經到達危險的極限，雪兒卻為我帶來最壞的消息。雖然我並不是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但在某一次我和雪兒在Ruby Tuesday為相戀24個月零17天慶祝時，她卻聲淚俱下地向我訴苦，而這一切，正是關於我們學系的一個師妹。

最大的問題是，我以為她只會毀掉我們相戀24個月零17天的約會，卻沒意識到她會毀掉我和雪兒的一生。

她叫葉澄，大學一年級。

第一章

【第一章】

上天送雪兒一張甜美的臉，叫世間的男男女女都不自禁去把她打造成一個天然的公關。她善談、自信也樂於助人，理所當然地，同樣擔任同一個Ocamp的組爸媽，她未婚生產的一大堆新鮮人總喜歡和她混在一起。

尤其是葉澄。

在Ocamp的三日兩夜中，無論組爸和組仔都在獵艷，所以外貌高於平均線的女生——無論是否單身——都早已成為某人或某些人的目標。

葉澄是其中一個外形姣好的女生，她長得高，又長又厚的黑髮非常亮麗，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永遠穿著短得像內褲一樣的牛仔熱褲。葉澄很受同組的男生歡迎，因為她絕不吝嗇豐滿的雙乳，但凡幫過她的男生都會被她的小巨蛋夾夾手臂，而這叫大部分的女孩子都疏遠她，除了一個人，雪兒。

「其實啊澄份人係好爽直，好單純。但正正係因為佢咁simple-minded，先至會俾人誤會囉！」

雪兒托著頭，把已經放涼的薯條放著口裡。

其實有波餅食，男生們又豈會計較這一夾是否出於真心？問題只在於其他同性怎樣看待她，雖然，這似乎已經有了共識。

「嗯.....其實妳都一早知道班女仔唔鐘意佢架啦，葉澄自己都知架。都過左咁耐，做咩無啦啦又提起佢？」

我試圖言歸正傳。

「BB，你仲記唔記得邊個係啊平？」

雪兒把視線從我的臉移開，試探性地提了一個敏感人物。

噢這是個天大的玩笑，這個男人，我怎可能不記得？啊平是雪兒在Ocamp中的其中一個組仔，雖然是Freshman，但副學士出身的他卻和我們同年。當然，以上統統不是重點，真正的重點是，他在Ocamp第二晚玩Truth or Dare時，當眾抱起雪兒，並在所有組員和組爸媽的歡呼下，強吻了她的臉。

當時和雪兒同組的組爸媽都知道我們的關係，但他們事後對我作出的解釋卻是充實得叫人難以置信：「Jerry，當時成班組子女咁High，如果我地做組爸媽嘅都Stop佢地，咁佢地又點會爆得起？」

Oh my fuckin'

God，多謝你們，如果把人家的女朋友拋給一個相識不夠48小時的男人強吻是組爸媽的責任，感謝主用七天創世，然後人類竟然用三個月去創造Ocamp。

啊平當晚的舉動當然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不消一晚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這宗組仔當眾溝組媽的A1大事。我不能打他，也不能發「無謂」的脾氣，因為如果這件事我處理得不好，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將

會變得非常難堪。我按著怒火，在Ocamp最後的分享環節，我默不作聲地走到雪兒那一組的分區，然後在200人面前和雪兒接吻。

「你地組媽，係我女人。」

然後在各組的組爸媽起哄下，全場不停歡呼，然後我淡淡地看著那個狗公平，拋下一句：「今晚你地食飯，我請！」

然後班Hi Hi食向左走向右走左我成千蚊，Hi啦星。

言歸正傳，如果這個狗公平可以用一千元便解決掉，我不介意多請幾頓飯。但問題是，這一隻極品狗公，耐力強得像朱古力波，非常難搞。

因為狗公平的高調，在Ocamp完結後他和雪兒的話題愈演愈烈。爾後，只要有兩人同場出現的相片在Facebook或Instagram出現，都會有一大堆人留言「wow」然後被推至2046。雪兒其實已經很努力避免和他共處，所以即使我心裡有氣，我都可以很放心。

直至一個傳言的出現。

我讀的大學和又一城非常接近(你懂的)，而九龍塘最馳名的是什麼？又一城？城大？浸大？品香樓？NONONO，是爆房。

毫無預兆地，有人聲稱親眼看見雪兒和狗公平走進時鐘酒店。

這麼有爆點的新聞當然在瞬間點燃起各人的好奇心，而奇怪的是，流言所指的時間，雪兒在家裡休息，跟本沒有外出過。而當日，狗公平在Facebook上載了一個近況：「Babe U belong to me, from now on.」

雪兒沒有不在場證據，加上狗男方的曖昧近況，一切一切都非常適合養植一個不真實的謠言。這個流言演變得相當快，不久後便有人聲稱目擊過兩人在旺角拖手，也有人表示其實我和雪兒早已分手，甚至有人指出女方當日竟然沒穿內褲上課方便課後活動。

謠言不脛而走，無論雪兒如何解釋，基於男方的曖昧態度，謠言並沒有停止滋長，反而愈演愈失實。

問題來了，雪兒一向人緣很好，理應沒有結怨如此深的人。到底是誰要這樣抵毀她的清白？

這個謠言，誰可以從中得益？

我第一時間，聯想起狗公平。

其實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吧？能從這個謠言得益的不就只有他嗎？和漂亮的女生到時鐘酒店，對男生而言有何損失？再者大家都知道狗公平喜歡雪兒，傳出這樣的流言不就能公布自己的勝利了嗎？手法是比較偏鋒，但這個結論不是合情合理嗎？

這件事和Ocamp強吻事件完全不是同一個級數，這再也不能用一個擁抱和一千元解決(其實回想過來根本沒解決過)，作為一個男人，我冷靜的配額早已用光。

傳言流出後不久，我要狗公平面對面跟我對質。

當時我們約在淘大附近的公園見面，希望盡量避開熟人。我很努力地克制自己，希望自己不要過份衝動壞了大事。結果我比約定時間早了一小時到達，手機已經快要沒電，坐在涼亭下我只能焦躁地乾等。老實說我並不認為會有另一個更合理的結論，但事情已經發展得愈見嚴重，我知道我能做的，絕不止是忍耐。

直到狗公平到來，他臉上的表情出奇的平靜。我預期中他應該會比較輕佻，或者，會裝得比較鬱卒。

他向我揚手示意，然後靜靜的坐在我對面的石椅上，默不作聲。

狗公平十指交握，低著頭沒有說話，也好像沒有要開始對話的意思。

這到底是什麼把戲？

「我諗你都應該估到我點解會約你出嚟，係咪？」

我說過，我不能繼續乾等。

面對我的提問，狗公平微微抬起頭，失焦的看了看我的臉，然後把視線移開。

「我知道。」

輕輕說出這三個字，他好像沒打算認真和我對話。

「啊平，呢件事其實都過左一段時間，我諗唔止我地個系，成間U應該都好多人討論緊呢件事。」

「……」

「你覺唔覺得呢件事好奇怪？」

「……」

「講真，我一定相信雪兒，當然我都好相信你，我只係希望我地可以一齊搵出呢件事嘅源頭。」

「……」

「啊平，你有無咩頭緒，單野大概係幾時開始傳出嚟？又或者，係邊個講呢件事出嚟？」

無論我用多麼溫和的語調，多麼中性的用字，多麼友善的態度，狗公平都只是低著頭沒有說話。皺著的眉頭仿佛在諷刺的我過份認真。

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但這段時間我已經花光了狠勁去等待。我已經不能再容許自己繼續坐以待斃。

我站起來，緩緩地走到他的跟前。緊握著雙拳，我瞪著他棕黃色的短髮，第一次真真正正覺得自己不能輸給眼前的這個廢人。

「唔講野有咩用啊？成件事到底係邊個咁大仇口搞出嚟？定抑或係你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啊！我叫你講野啊！」

面對我的質問，他別過臉去，揉了揉眼睛。

正當我打算繼續催問這個垃圾時，他卻慢慢的站了起來。

遲疑了一會，狗公平看著我，幽幽地說：

「個一晚我真係有去維記爆房，不過陪我去嘅，唔係雪兒。」

第二章

雪兒還敢問我記不記得這個人？

「啊.....我梗係記得啦，印象好深刻添啦。」

一想起這隻狗公平，我實在很難平伏下來。不過已經過了半年，事件已經平息，我不想在這樣的日子表現得如此小氣（說起來這到底算什麼日子啊？）。

「哦。我都知你實係仲嬲緊佢架！佢係我組仔黎架，佢中學係國際學校讀書架嘛，係鬼鬼地架啦！」

你知不知道一隻狗公最強大的武器是什麼？是牠的身份。無論牠做了什麼，牠是她的朋友，男朋友也不可以干涉女朋友交朋友，所以我們永遠都會輸給狗公。

「我都無嬲，算啦算啦，妳做咩無啦啦提起佢嘅？唔係講緊啊澄架咩？」

乾脆轉移視線。

「um.....其實都算係kinda complicated，因為呢.....點講好呢.....」

「有幾複雜啊，佢地兩個不嬲都唔算好熟架炸喎。」

說重點吧！

「噏！BB，不如我問你一個問題吖！」

雪兒突然眉飛色舞，把手上的雞塊塞進我的口裡。

雖然她好像找到一個適合的表達方式，但看樣子還是需要再組織一下。

她著實很笨，但讀書成績卻好得叫人難以置信。

我喜歡這種可愛的反差。

「BB，如果你個組有組子女拍拖，你覺得係好事定壞事？」

啊？葉澄和狗公平拍拖？

「其實都無咩特別組，成日都有呢啲野架啦，我個組都有兩Pair啦！」

「唔係咁簡單架！如果個女仔唔係太受歡迎呢？」

果然是葉澄。

「係咪葉澄啊？啲女仔不嬲都唔鐘意佢架啦，拍唔拍拖咪一鬼樣。」

我已經不能再忍受不著邊際的對話，小姐，到底重點是什麼？

「唉咗！死蠢！咁都唔明！咁而家佢同左啊平一齊吖嘛！啊平好爆架，全Group都咁鐘意佢！而家佢地一齊左，班組女就開始唔應我地組個Whatsapp Group啦！咁點樣約REU啎！」

雪兒突然用力掐著我的鼻，皺著眉連串爆發地說出本日最長的對白。

啊？竟然為了這種小事失神？REU真的這樣重要嗎？明明說今天是特別日子然後要我Book好餐廳慶祝的人是妳，轉過頭來對疲於奔命的我妳竟然為了這種事愁眉不展？

等等，狗公平不是一直喜歡雪兒的嗎？怎麼會忽然搞上了那個葉澄？

總覺得，事情不對勁。是我太多慮了嗎？

「咁咪少啲REU，多啲陪我囉！我地好耐無咩咩啦！」

隨便說此什麼開脫過去吧。

「You pissed me off！成日淨係識得講埋D咸濕野！」

效果出乎意料，雪兒雖然口裡說不，但語調卻不怎麼反感。

一口把餘下的凍檸茶吮光，她低著頭說：

「前幾日嚟完M啦，食完飯咪番Hall囉.....」

雪兒低著頭，把黑色的毛衣披到肩上。

Oh Bingo！兩個星期沒上床了，她果然忍不住了嘛！

日子有功。

之後我們都很有默契地草草了結掉桌上的麵包和炸雞，便到附近的便利店去了。

雖然有這麼好的劇情發展是一件好事，不過有一件事仍然縈繞著我。

葉澄和狗公平，真的是情侶關係嗎？

事情好像真的變複雜了。

回到宿舍後，我當然把兩星期以來的怨氣注入體液盡情爆發。

其實香港很多家長都害怕女兒學壞，所以一直嚴加管教。但事實上接近二十年來對性的無知，加上天生的好奇心，只會令她們的寶貝閨女更想接觸性。甚至比一般的女生更完易沉迷。

你問我一屆毒男，憑什麼點評別人的家庭性教育啊？嘛，你以為我床上的是誰啊？是家教非常非常嚴

的名校好女孩喔。

撞巧我的同房要回家吃飯，所以今晚我可以隨便玩禁室十連發——才怪，我不過是個普通人，所以三發之後我已經全身癱軟無力，儘管雪兒還是意猶未盡的抱著我的頭濕吻，我已經無力再來一次了。

休息了好一會兒，雪兒穿回背心和內褲穩穩地睡在我的手枕上，感覺實在是，實在是他媽的太麻了。

我實在不懂享受。

激戰過後我不期然回想起今天花費我五百大元的晚餐，雖然到最後我們離題得非常嚴重，但我還是意識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個葉澄有點奇怪。

雖然我對狗公平依然十分反感，對於他可以把身材接近完美的葉澄泡掉更是由衷的妒忌，不過，我對他反而有一種另類的安心。

因為當日在公園的見面中，我發現了他非常懦弱的一面。

「個一晚我真係有去維記爆房，不過陪我去嘅，唔係雪兒。」

狗公平正色地看著我，難以置信地，我覺得自己可以信任他。

此後我們再沒發言，視線也沒有交接。

短短的一句話，令涼亭的空氣凝結，冷得叫大腦缺氧。

當日狗公平竟然真的出入過時鐘酒店，言則這次的謠傳也不全是造假。但發放謠言的人為什麼把茅頭指向雪兒？因為和他上房的女生名不經傳，所以目擊者被推敲是雪兒？但不可能吧，雪兒雖然不是出位的人，但她是學校一支大莊的莊員，因為外貌討好所以經當擔任活動的宣傳大使和司儀，如果能認出狗公平的人，有可能不認識雪兒嗎？再者學校裡的人幾乎都因為Ocamp的強吻事件而認識狗公平，這樣也一定會知道雪兒的身份吧。

怎樣想，退多少步看，這次的謠傳都不像是意外。

這是人為的陰謀。企圖要雪兒名聲受損，要她捆上不倫形象的惡意事件。

不會是偶然。

「好，我信你。我都希望你老老實實咁話比我知，個女仔係邊個？係咪City嘅學生？」

這次我要打破的不只是沉默，還有我和真相之間的牆。

他會怎樣回應？

「呢層我唔方便講。」

狗公平別過頭去，雙方插在褲袋裡，慢慢的從我身邊踱開。

不是城大學生的話，乾脆回答便可以了吧，為什麼態度要這樣曖昧？

果然是同校生嗎？

「你唔駛再估，我係唔會同你講佢係邊個。」

猜到我的思緒，狗公平有點急躁地打斷了我的推想。

「同你爆房嘅女仔就係人，雪兒就唔係人？你要保個女仔清白，就忍心要雪兒硬食呢單野？你都算好關照啫！組仔！」

我從後拉住了他恤衫的衣領，刻意表現得很暴躁。

你，會有什麼反應？

「屌，係咪想隻揪啊？」

狗公平用力把我的手甩開，然後反握著我的手腕。

「你都幾貪心，害完人女朋友，仲想打埋人地條仔啊？Freshman，分下莊閒啦！」

我沒有推開他，只是瞪著他的眼，表現得更加囂張。

「你有咩證據話係我害雪兒啊？你根本一開始就唔信我！咁你約我出嚟做咩啊？直接同人講我係仆街仔，話係我講大話囉！癡撚線！」

「我唔信你？我唔信你就唔會叫你出嚟啦！你有信過我咩？出到嚟都唔講真話，咁你出嚟博咩啊？唔通又想屈我同人去爆房啊？」

我用力把狗公平的手拉開，再將他推到旁邊的石柱上。

如果真的打起來，相信我這一時的蠻力絕對招架不起眼前的這個男人。

不過我信，安於現狀只會招來更大的惡果。

我願意試一試。

「你講夠未啊？老鬼大撚晒啊？收撚皮啦，我點解要屈雪兒媽啊？」

狗公平終於有所回應了。

他瞪起雙眼，雙手把我推到臂長的距離。

他的體能，比我強太多了。

「點解要屈佢？因為你鐘意佢囉！全世界都知你咩料架啦，好組仔！屈完人仲打上Facebook，自編自導自演，唔好同我講係咁啱啊！」

話題回歸到細節上，天啊，我撐不了多久，趁他還未動真格，多少給我提示吧。

這一訓，他握著我雙膊的手忽爾有點乏力。

猶豫了嗎？

「定係句野係打比同你爆房個女仔睇架？如果你真係愛佢，就坦坦白白，唔好屈我條女啦！」

再次加大催迫的力度，這樣下去我應該會被海扁一頓吧。Cost-Benefit，多少給我點甜頭吧。

「我都話全部野都唔關我事！我咩都無做啊！」

狗公平將雙手鬆開，緊皺著眉頭，似乎沒有要開打的意思。

奇怪，剛才還這麼動氣，怎麼提到Facebook便如此失神？

「好！如果我信你講嘅野，即係你當日只係同一個女仔去開房，但係你無打Status，無發佈謠言，無做任何害雪兒嘅事？你除左同個女仔開房，乜野都無做過？係咪啊！」

我裝作情緒崩潰，脫力的坐在地上，盯著他的皮鞋怒吼。

「隨便你點諗，但我今次出得嚟見你，我係想雪兒媽知道，我無打算，亦都無做過任何事要害佢！」

說罷，他重新坐在石椅上，緊緊抱著握著拳頭。

「我點解同佢爆房會變到咁麻煩，我拆得掂你就唔使嚟找我晦氣啦！癡撚線！」

我看著狗公平的臉，忽爾作了一個非常不理性的決定。

我決定相信他。

但我不認為再問下去會有甚麼好處，因為他不會再透露什麼。

或者，他的到來，其實也為了尋求一些，能夠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在人跡罕至的公園裡，我們對坐無言，良久之後他便動身離開了。

我沒有做什麼要他留下來，因為他可能比我更混亂。

不過，幸運地這次並非一無所獲，因為我肯定了這次的謠言並非遇然，狗公平和雪兒都是受害者。

有另一個人在控制大局。

此後過了半年，再有爆點的新聞總會變舊，偶然還是會有人提起，但因為再也沒有相關的消息，這宗新聞得快便被其他是非淹沒。雪兒是個樂觀的人，甚至比我想像中堅強得多。她只有在謠言開始傳出時哭過，然後再也沒有為這件事流一滴眼淚。

但這半年間她更新Facebook的頻律高了許多。在公眾場所，尤其是學校的範圍，都刻意和我表現得比平日更親密。

也是從這件事起，她開始不斷用不同的理由要求我和她出外慶祝，因此Facebook上多了很多我們的合照和打卡。

她果然還是很在意。

對於這樣的她，我沒有揭破。如果這是她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只需要陪在她身邊，讓我們一起變得堅強。

直到半年後的今天，她已經能全身投入和組仔女REU的煩惱當中，似乎我可以對她的成長，給予更大的信心。

但這一切總給我帶來疑惑，造謠者為什麼要停手？為什麼不趁火勢正大添油撥扇？狗公平這段時間也再沒動靜，事件好像只引起了一番騷動，然後卻不自然地拉下帷幕。

事主狗公平在事件的半年後，忽然和同組的葉澄拍拖，雖說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問題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我總對有關他的事抱有戒心。

等等，半年前，和狗公平到時鐘酒店的女孩，難道就是葉澄？

有這麼多巧合嗎？

第三章

隔天雪兒醒來，緊緊地擁著我的腰。看我還沒有起床的意思，她挑皮地把舌頭鑽進我的耳洞裡，直至我再騷癢得不能入睡。

當我惺忪地看著她的臉，她卻忽然打唇迎上我的臉。

「Are you ready？」

她轉身坐在我的腰上。

「Ready再訓過？」

我刻意別過頭去，強忍著笑意。

「好啊，睇下你訓唔訓得著？」

雪兒脫掉我的T-Shirt，咧起的笑容像要宣告她的勝利一樣。

Good Morning。

因為雪兒要到西灣河補習，所以在又一城吃過早餐後便要走了。

回去宿舍的途中，我總覺得昨天的事不太對勁。

是直覺，還是警號？

我覺得葉澄這個人不簡單。

雖然說不出具體的理由，但從Ocamp開始，她便一直引起我的注意。

她的真很大波。

留意到她豐滿身材的又豈只我一人，幾乎全部男生的眼球都吸過去她的兩座飛蛾山上。問題是，為了節省成本，Ocamp的Camp Tee用料和剪裁多數都很普通，而這個葉澄卻主動把衣擺摺起，令這件普通的Camp Tee變成露腰的貼身上衣。雖說為了方便運動，幾本上所有女生都穿著牛仔短褲，但她的卻是短得會漏出屁股的肉。

這叫葉澄在Ocamp中變得相當突出，也開始令同性對她異常反感。

不過，Ocamp期間各組都專注進行不同的遊戲和對壘，即使再不滿，其實也很少當場搞出什麼亂子。當OC(搞手)們和組爸媽正享受這種無風無浪的活動氣氛，葉澄卻引爆了一個炸彈。

把全場轟得煙霧瀰漫。

「妖，我唔玩啦！」

一把刺耳的娃娃聲像場邊傳來。

OC們馬上驚醒，貴為全Ocamp第一件麻煩事，大家都格外留神。

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一個交抱著手，鼓著氣的胖胖女生身上。

她是雪兒的其中一個組女。

「Andrea，唔好咁啦。不如我陪妳去洗手間吖？」

雪兒立即爬起來，急忙地安撫發難的組女。

「雪兒媽！總之一日有呢條八婆係度，我一日都唔會番嚟玩！」

Andrea一手指著同組的另一個組女，言行變得更暴躁。

那正是葉澄。

因為Andrea的過激發言，一時間叫組爸媽和OC都無言以對，正當雪兒打算先帶走Andrea平息事件，對方卻不為所動，立場相當堅定。

「Andrea，唔好咁樣啦.....我地係咪有咩誤會吖.....」

葉澄沒有站起來，只是蹲在原地，皺起眉頭無助地看著指控自己的組員。

這一幕忽爾變得很有肥皂劇的味道。

Andrea是個討人厭的後母，葉澄則是被長期欺侮的獨女。

正邪好像被葉澄的艷美一下子分得很清楚。

清楚得，有點詭異。

「八婆，好心妳唔好再扮野啦！」

Andrea情緒更加激動，忽然走到葉澄的跟前，步履也十分大。這挑起了所有老鬼的神經。

事情好像變嚴重了。

「Andrea！無論點，妳都唔可以咁樣話啊澄架！Stay calm Ok？」

雪兒再也忍禁不住，她不能容忍自己的組女被當著二百人面前侮辱，更接受不了施暴者竟然是同組的

組員。

想要隔離葉澄和Andrea，雪兒走到兩人中間，張開手維護身後的葉澄。

因為擔心雪兒的安全，我急步走到她們的所在地。但我總是覺得不對勁，事情不是還未搞清楚嗎？怎麼Andrea愈來愈像個反派？

雪兒的角色也變得不再中立，不對，不止雪兒，場內所有的態度都由好奇，轉化得具有判別性。

對於是非黑白的判別性。

「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到底發生乜野事啊Andrea.....」

這刻葉澄打破沉默，瑟縮在雪兒身後的她低下頭，表現得很張惶。

這叫雪兒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

從那一剎開始，她一直想保護身後的葉澄。

「妳仲扮野？尋晚妳同班男仔講過乜野啊？唔止尋晚啦！妳像八婆根本一直睇我唔順眼！」

終於有了線索。和男生有關嗎？

這時候我已經走到雪兒的附近，做好了隨時動手的準備。

但危險的，到底是什麼？

「我無啊我無啊.....我同佢地普通傾計之嘛.....我地有Mutual Friend所以咪特別好傾囉，我都無講妳啲乜.....」

葉澄的語調顯得愈來愈無助。

「好啦好啦！所以話呢，玩Ocamp最緊要就係投入！你地班組仔睇下，你地神高神大，Dem Cheers都好似瀨緊尿咁！呢兩個組女呢，就叫有火啦！大家都要Keep住呢團火！嚟啦！而家即刻嚟又黎到第三回合！人肉汽水機！每組比個壯男我！唔好The皮啊！」

此時MC當機立斷，揚聲用輕快的語氣打破僵局。

大家都轉身看著這個頭腦靈活的MC，氣氛多少有個緩衝。

不因為找到解決的辦方，是因為了解到長此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需要一個理由抽身。

這個機警的男生，正是我的同房，方子為。

在組爸媽的配合下，各組的人開始散開，場內的焦點重新集中在賭分遊戲。

我還是不能移步，因為雪兒依然擋在Andrea和葉澄之間。

這時候，雪兒同組的另一個組媽走過來，塔著Andrea的肩，把開始崩潰痛哭的事主帶走。

雪兒立即轉身抱著失神的葉澄，輕輕地掃著她的頭髮，像撫慰一個驚慌的小孩。雪兒的臉頰抵在葉澄的頭上，憂心忡忡的呵著她。

我蹲下來，拍拍雪兒的手，勉強擠出一個無奈的笑容。

遊戲如常進行，但當日的晚餐後，Andrea便決定離開營地了。雖然萬般不願，但同組的組爸媽也不好意思挽留她，只好如常在晚上進行房Game，務求令一切走向常軌。

當晚正是狗公平強吻雪兒的晚上，也從那一晚起，同組的女生開始疏離葉澄，而她卻得到絕大部分男生的支持。對於葉澄，組子女變得壁壘分明。

此後，直至今日，這問題仍然或多或少困擾著雪兒。

也從那一天起，我對這個外形甚至比雪兒還討好的新鮮人，有著異樣的戒心。

而我提防著的兩個人，同組的狗公平和葉澄卻突然結合起來。

明明和我無關，但這件叫我心緒不寧，直至在又一城來回踱步的我，收到一個陌生號碼傳來的短訊。

傳來訊息的，竟然是葉澄。

「Hello^^ 我係雪兒媽ge組女啊澄吖 \ (^O^)/
有一件事想Jerry哥你幫幫忙 Could you plzzzz gimme a hand?????????」

看著手機的屏幕，我不期然繃緊起來。

不安的感覺竄襲全身，因為我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第四章

收到葉澄的短訊後，不安的細胞開始騷動。

其實她壓根沒對我做過什麼，但我總是格外提防她。

自然不過地提防她。

「HI！我係Jerry
What can I help u then????」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好的回應方式，先這樣回覆吧。

不知怎的我變得很緊張，總覺得會有事發生。

是我太敏感了嗎？

「雪兒媽就嚟生日lala
我地想俾個surprise比佢(*o*)
半個組baba 你可唔可以幫幫手？」

噢！說起來雪兒的生日也快到了！最近太多慶祝活動，我覺得她根本每天都在生日，去她的，又要破費了嗎？

話說回頭葉澄打字也太快了吧！女孩子打字怎麼永遠我們這樣快？

這次竟然由葉澄出面聯絡我，怎麼想都是雪兒的組子女要為她慶生吧。

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嘛。原來對於傳言的事，我甚至比雪兒還在意嗎？

「OMFG
我手機無電啦 你而家係唔係city？」

正當我準備問驚喜的詳情，葉澄卻搶先傳來了一則短訊。

什麼跟什麼？她也在附近嗎？

「我係Agnes. B 附近啊

不如你今晚再搵我啦」

訊息才剛發送出去，我便同時收到她的回覆。

天，您這是要玩死我嗎？

「im comin back to cityu!!!

Now in Agnes. B, how' bout u???' 』

她的手機已經不需要電力，我今晚應該也不會收到她的短訊。

我們就在商店的門前，撞個正著。

「係呢，妳地想我點樣幫手？」

我吮了一口冷凍的Iced Green Tea，刻意裝得非常自在。

雖然我根本沒有緊張的理由。

在Agnes.B 門前相遇後，我們便到了附近的Starbucks。

為什麼永遠都要約在Starbucks？我告訴你這裡的咖啡都是甜品，要吃糖水為什麼不去甜品店？

「吊頸都要抖下氣啦，你比我飲埋杯野先啦Jerry哥！」

佻皮地吐一吐舌頭，葉澄把絲質的民族風圍巾脫下來，繞著手指把它捲成球狀。

穿著白色背心的她蹺起二郎腿，張開手向後仰，仿佛已經勞動了一整天。

小姐，現在才下午一時好不好。

不過葉澄的身材真的很好，小小的懶腰已經像要把她的雙峰給擠扁。

不自覺的把她和雪兒比較，忽然覺得有點不知所措。

像是發現了我的心思，她從桌子下輕輕踢了我一腳，這動作把她鵝黃色的短裙摺得更短，她看著我急忙的坐好身子，狡猾的笑了笑。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男生們都被她迷得神暈顛倒。

「哈哈，睇嚟你都唔慣坐定定飲野啲，半個組爸。」

葉澄把中分的黑色長髮撥散，定神地看著我的眼。撲上紅粉的臉上笑出一個淡淡的酒窩。

她很了解男人的思想。

「我都已經飲左半杯，妳就真係唔識坐定定啦葉小姐！」

扳回正題吧。

「我覺得杯Hazelnut Soy Latte太熱，想攤凍啲先飲啊，唔得咩！同埋我尋晚通左宵，叻到傻啊！」

葉澄恨恨地皺了皺眉頭，手指叮叮的彈著咖啡杯。

玩了一整晚嗎？所以手機才會耗盡了電池？

機會來了。

「通宵添啊？哦，實係同啊平出街啦！」

我試探性地向她打了個眼色，輕鬆地提起狗公平。

「哇，睇嚟真係通晒天啦喎！」

葉澄誇張地笑了笑，然後終於喝了她的第一口Latte。

噢，原來真的拍拖了。

「不過尋晚都唔係同佢出街，係同班中同唱通宵K之嘛！」

服務一定很好吧，否則怎會唱K唱得滿身酒氣？

我揚起眼眉，不打算答話。

「做咩姐，你唔信我啊？」

葉澄忽然仰前，用額頭撞我的臉。

頭髮.....好香。

「喂，痛架！好啦好啦，快啲講你地個Plan比我知。」

我急忙扶好椅子，尷尬地用手抵開她的頭。

「係喎，差啲唔記得左添！」

說罷，她用力地咬著我的尾指，然後用手掩著我的嘴。

看著我誇張的不斷甩手，葉澄的眼睛笑得像腰果，櫻紅的唇彩顯得更加閃亮。

「好啦，Let' s go party！」

最後和葉澄竟然在Starbucks整整耗上了兩個小時，老天，我到底在想什麼。

葉澄不是個思想單純的女生，她非常了解男人，更清楚知道怎麼叫一個男人對她動心。

所以才迷倒了一向喜歡雪兒的狗公平？

雖然強吻事件後的半年來，雪兒和狗公平都沒有單獨外出過，但我知道狗公平一直都很頻密地和雪兒

互傳訊息。雖然我知道雪兒根本無心和他發展，但為了這件事我已經灰心了很很多次。

礙於保護雪兒，作為男朋友我不應該再為了狗公平和她爭執，所以半年來我即使有再多不滿，都只可以一個人承受。

有時雪兒會陪我一起睡，因為她總愛把我的手臂作枕，所以我總不能睡得穩。偶爾手臂會麻得叫我驚醒，但為了不戳破她的甜夢，我往往要睜開眼在暗黑的房間，默默地看著雪兒沈睡的臉，直到睡意把我的眼皮推下來，再走進半睡不醒的空間。

不過，偶爾在醒來的時候，發現雪兒依然睡得很香，我會偷偷把她的手機解鎖，靜靜地查看她的短訊紀錄。

雪兒應該沒有刻意修剪和狗公平的對話，所以我總能發現狗公平主動發出的無數條曖昧短訊。這半年來他一直都有約雪兒外出，也擔任著人肉天文台因應不同的天氣發出男朋友級的溫馨提示。

這樣的狗公平，竟然會和葉澄拍拖？難不成他同時向不同的女生出手？

他媽的。不過也很合理嘛，人家就是一隻狗公，怎可能只咬一根骨頭？

雖說狗公平的確勉強，非常勉強，算是高大，也似乎，嗯，稍微，有點俊朗吧.....但這個愛玩的葉澄竟然會定性和他一起？兩個Player的組合，根據王道劇情應該很快會分開吧。

話說回頭，其實葉澄提出的計劃根本沒有什麼特別，就是要我在雪兒跟她們REU時突然捧著蛋糕冒出來，這種程度的驚喜有什麼誠意可言？不過正如我和我的組子女關係淡薄得可憐，葉澄肯這樣做也許已經印證了雪兒的成功。

更可幸是，今次跟葉澄耗了這麼久，也不是全無所獲。

在問及REU的人數時，我試探出Andrea不會參加今次的REU，而重點是，葉澄到了半年過後的這一刻，提起Andrea依然露出無可抗力的困惑模樣，像是到了今天依然難以理解同組的好姊妹竟然會無故割席。

提起對方，葉澄沒有流露出半點不忿和恨意，實在好得叫人，難以置信。

心地如此善良的女生為什麼會這樣被同性排擠？

因為她的心地太善良了吧。

熱情得過分，善良得過份，單純得過份。

這樣的形象卻成了端倪，經過今天我更加肯定，自己不能相信她。

明知她的可疑，卻又難以從她的媚惑下退開。

她是男人的最大敵人。

因為她擁有美色，更清楚知道，美色的作用。

而最愚蠢的是，男人往往以為自己可以在美色面前分清是非黑白，最後，只能被玩弄於鼓掌之中。

當我認為自己已經對葉澄有了足夠的防備，卻不知道真正的黑暗，永遠隱沒在那杯沒有喝光的Latte裡。

第五章

兩星期後，終於來到雪兒和組子女REU的日子。

雖然我這個局外人是為了和雪兒慶生而來，但事實上今天並非她的生日。

正日要留給我嘛。

小小的一個REU，竟然要在高級酒吧租房，組子女這麼願意花錢，是為了讓雪兒過得開心，或是天性貪玩，Final Year的我已經理解不到。

因為我一向都不喜歡出席這種場合。

「Hey，等左好耐？」

穿著白色連身短裙的葉澄捧著兩杯酒，妝容比平常要濃一點，妖艷的打扮卻出奇地順眼。

明明從狂歡派對中出來迎接我，為什麼擺出一張苦瓜臉？

「唔緊要啦，反正我今日都唔駛幫人補習。」

接過酒杯，我靦靦的笑了笑。

葉澄和狗公平出問題了嗎？

是我多疑了吧，這兩個星期一直無風無浪，甚至狗公平也沒有找過雪兒了。他跟葉澄拍拖的話，我便不用再為他心煩了吧？

那麼還真他媽的要祈求他們白頭到老。

「妳就咁走出嚟，雪兒會唔會懷疑架？」

在吧台前，霓虹光把場內跳舞的男女照得七彩繽紛。我和葉澄沉默了好久，反正未到我出場的時間，還是多少說點話吧。

「懷疑？懷疑乜野？」

葉澄若有所指地看著我，然後仰起頭把手上的Tequila一口乾盡。

這是什麼意思？

「嘿，佢憑乜野懷疑.....要懷疑，都係我懷疑啦。」

冷冷地乾笑了一聲，她用酒杯敲了敲吧台，示意再要一杯。

無緣無故，為什麼這樣抵毀雪兒？

「你咁講係咩意思啊！」

牽扯到雪兒，我不由得有點惱火。

葉澄感覺到我的躁意，卻沒有說話，只是握著酒杯幽幽地看著我的臉，然後牽強的把嘴角翹起來。

這一刻我就像個向大人發問的天真小孩，她對我的無知，只能冷冷地笑而不語。

這叫我很不爽。

葉澄不是和狗公平發展得很順利嗎？這兩星期來他都沒再傳那些曖昧的短訊.....不，他們簡直是斷絕來往了！

要懷疑什麼？懷疑狗公平？

或是，懷疑雪兒？

「你特登咁早出嚟，唔係想陪我咁好下嘛？有咩就直接講。」

我再也忍不住她那種要說不說的曖昧態度，我再也，不能忍受被她當玩偶般耍弄。

面對我的質問，葉澄失神的把未喝光的玻璃杯放下，然後低著頭，讓長長的黑髮掩蓋她的臉。

我的怒火，對她來說只是不屑一顧的小事。

「嘿，都唔知係你做緊戲，定係我發緊顛。」

葉澄把長髮梳到耳後，稍稍整理一下中分的劉海。

甚至不打算正眼看著我，她只盯著杯中Tequila浮起的冰塊。

她到底在玩什麼把戲？雪兒有什麼開罪過妳？妳要懷疑就懷疑妳那隻狗公男朋友！

她在懷疑.....誰？

「算啦，唔知好過知。Let it be.」

刻意把語調轉得輕鬆，葉澄輕輕呷一口杯中的酒，失神地送我一個無力的微笑。

她這樣的態度，問下去根本不會有結果。我把視線移到場在跳舞的人群裡，裝作毫不在意。

面對她我好像永遠一無所知。

爾後我們再沒有對話，在躁動的旋律下，我和葉澄都沒有再提起任何事。

無論我多麼好奇，她總是不哼一聲。

像嘲笑我的迷失一樣。

「好啦，差唔多要入去啦。」

她收到組員的短訊後，把手機放回手袋裡，然後向Bartender示意要領回蛋糕。

再也不能被她帶著團團轉了。

我徑自拿起蛋糕和打火機，沒有理會獨自留在吧台的葉澄。

管她的。

點起蠟燭，我把房門拉開，然後早有準備的組仔們把絲帶筒爆開，燈光突然滅掉。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thday to 雪兒媽! Happy Birthday to you!」

組子女們紛紛湧過來圍著雪兒，霎時間，房間內全是卡啦OK的背景音樂和組子女們唱的生日歌。

「點解你會係度嘅.....」

燭光把雪兒的淚光照得泛黃，她一臉不能置信地拉住我的衣擺，然後緊緊地把我抱著。

我急忙把蛋糕捧起，蠟燭應聲熄滅，這刻組子女們一同起哄大叫，熱鬧得叫我有點羨慕。

這麼優秀的女生，真的是我的女朋友嗎？

忽然覺得懷內的女生變得這樣不可高攀。

昏黃的燈光徐徐又重新亮起來，我才看見雪兒穿著深藍色的超短裙，身上披著不稱身的Burberry毛衣。

.....雪兒有這種毛衣嗎？

時光沒有隨著我的疑惑停下，一會兒後，雪兒便把手鬆開，轉身抱著身邊為自己精心安排的組子女。

交握著雙手，她閉著眼把再次點好的燭光吹熄。

「許左咩願啊？」

平常的我只會把視線放在她雪白的大腿上，但她身上披著的陌生毛衣卻叫我有點不安。

是因為葉澄的話嗎？

「唔話你知啫！」

說罷，雪兒掂起腳向我的面頰輕輕一吻。

這一剎，我的手擠到那件毛衣的籽粒。

不是新衣服嗎？

環顧全場，空調力度之大，叫穿著性感的女生們都披上了外套，男生都穿著整齊的時尚襯衣，卻有一個人只掛著單薄的白色T-Shirt。

那件Burberry毛衣，應該很合他健碩的身型吧。

果然是，狗公平嗎？

無視我的視線，他皺著眉，別過頭坐在房間的角落。

「好啦！而家係萬眾——啊，唔係唔係，淨係得壽星女會期待嘅——送禮物時間！Wooo~~~」

其中一個男生舉起米高風，宣告今晚重頭戲的頭來。

組子女們紛紛拿出包裝華麗的禮物，叫雪兒用雙手也快抱不住。

這時候，不知什麼時候回到房間的葉澄拿著小小的禮物盒，向雪兒送上一個Birthday Kiss。

「呢樣係我同啊平一齊送比妳架！雪兒媽，You' d love it！」

她臉上的表情自然得像剛才的事從沒發生過。

女人都是天生的演員嗎？

雪兒咧著嘴調侃道要喝他們的喜酒，此刻我才發現自己原本從一開始就融入不了這房間內的氣氛

腦裡入是葉澄說的話。

妳到底在懷疑什麼？

聲言要到洗手間，往房間外走的葉澄，重新掛上吧台前的鬱卒表情。

直到現在，這對情侶都完全沒有接觸過，這真是他們的熱戀期嗎？

果然有事發生？

擾攘了好一會兒，其中一個組女舉起空空如也的酒瓶，高聲宣告：

「Hey everybody, please look at ME！」

滿臉酒紅的她頭髮披得散亂，站在黑色的沙發上迎接眾人的目光。

「今晚我間House無人，全世界跟我番去開House Party！」

話音未落，全場男女都盡情歡呼，情緒十分高漲。

在歡呼聲中，雪兒走近我的身邊，染上眼影的雙眼定神地仰視著我。

「BB.....我可唔可以去啊？」

雪兒嚙著嘴，一臉期待地盯著我的臉。

隨便妳吧。

反正這不是我的世界，難道我又可以留妳嗎？

「傻啦！今日妳係主角，妳唔去，唔通我去咩？」

聽罷雪兒再送我一個緊緊的擁抱，伴著卡啦OK的背景音樂，這耗費半萬的派對將又轉移到另一個奢華的地方。

組子女們從酒吧找來一個大紙袋，把他們送的所有禮物都塞進去。在計程車站等待的時候，葉澄把紙袋遞給我，然後一言不發地離開。

狗公平竟然沒有把她留下。

「Have a good time！」

隨著一輛又一輛的計程車把他們載走，我捧著這個重重的包伏，只能靦靦地笑著道別。

深夜的尖沙咀，都是狂歡的時份，走在街頭的人都有要去的地方。要參加另一個派對、盡興過後要找個安頓，或是，什麼都好。

卻只有我一個人提著不屬於自己的祝福，等待二十分鐘才有一班的通宵巴士。

我不敢再猜度葉澄的意思，我不敢都懷疑自己的信心。

我不敢想像，現實竟然會悖離我的視野。

直到我登上巴士，在冷得過份的空調下發現紙袋裡竟然有一份顯然拆開過的禮物盒。

Tiffany & Co. ?

不過是一個組媽的生日，誰要送這樣的大禮？

我好奇地把包裝紙輕輕解開，拿出絨毛質地的藍色錦盒。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Love you, for ever and ever.

Love,
Kelvin」

打開禮盒，心意卡寫滿甜甜的情話，被蓋著的，是一條鋪著粉鑽的項鍊。

Kelvin，是狗公平的英文名。

第六章

還在讀中五的時候，第一次面對公開考試，其實沒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壓力。

沒有補習，每天放學後便窩在家裡玩線上遊戲。

書本都被鎖在書包裡，Past Paper四散在房間的每個角落。

其實我還是隱約地察覺到怠惰帶來的後果，但忙於回覆隊員的PM，我握著滑鼠把一串又一串的數據擊殺掉，沒有真正面對過內心的憂慮。

最後我會考只得12分，理所當然地重考了。

那一年，我16歲，第一次意識到，我能做的從來都不多，但如果把自己僅有的權利都抹殺掉，結果只有一個。

失敗。

往後的日子我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覺，因為我覺得直覺比我更了解自己。

因為自己總會找理由去開脫。

大學一年級，在Ocamp遇到雪兒，看著身型矮小的她在集合地點捧著兩大袋行李，竟然還有力氣跑到便利店買甜筒消暑。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女生好可愛。

同組漂亮的組女不多，相反組仔們卻都長得高大英俊。穿著同一件Camp Tee，我沒有他們壯實的肌肉，不能為這件普通的T-Shirt鼓出線條；也沒有他們精細的五官，看著組爸媽為我們拍的合照，我的存在就這麼的不自然。

我很平凡。

同組看上雪兒的又豈止我一個，但每次雪兒都拒絕大家的幫忙，自己提著重重的背包跑在前頭。我總落在後面，看著眼前的女生用步履將頭上的馬尾甩得像飄起的旗，然後鼓起力量向前追。

她總是走在我的跟前，一直跑啊跑。我不覺得追趕著這個女生是一件討厭的事，因為，至少我還可以見到她。

晚上玩房Game的時候，我老想著這個精力過份旺盛的女生，沒有把自己投入瘋狂的氣氛當中。早就和大家打成一遍的雪兒卻在扭成一團的人群中，靜靜地走到我的身邊。

穿著熱褲，她把雪白的腿露出來，一步一步的向我走近。我把頭別過去，不敢看著她，不敢猜想她的意圖，只是把拳頭握得緊緊，忽爾變得很焦急。

雪兒和我坐得好近，剛好洗完澡的她飄著檸檬草的清新，放下來的棕色長髮還未完全乾透，偶爾濕潤的髮絲會掃到我的手臂，這時候她總會輕輕一笑，呆呆的看著我。

看著被十多人壓在地上的組爸，我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慢慢，像僅有觀眾，我們都沒有說話，只顧埋頭看著同組的組員不斷互相攻擊，一時大笑，一時拍手，她沒有主動和我說話，我卻自然地，適應了這種氛圍。

這時候直覺又告訴我，她是個好特別的女生。

特別得過份。

Ocamp的第二天，我們在清晨六時便被組爸媽吵醒了，一張張惺忪的臉忙於來回房間和洗手間，站在鏡子前，忽然覺得自己實在不夠積極。我把壓在背包底下的髮泥拿出來，仔細地為自己的頭髮造型。

這樣不是挺好嘛，今天玩得盡興點吧！

吃早餐時我和雪兒碰巧坐在一起，她還是沒有跟我說話，但在我從櫃員機下拿出汽水時，她卻一手搶過來骨都骨都的喝掉半罐。

我一臉張惶的身著她，眼前的矮小女生卻只是把汽水還我，然後造了一張鬼臉。

我老搞不清楚她的想法，只懂得在人群裡把她找出來，然後跟著她走。

直到Ocamp完結，我終於和其他組員成為朋友，終於能成為哈笑打罵的其中一份子。融入在組員裡，我第一次能這麼清楚地看著她的臉。其實她的眉毛有點粗，眼睫毛也太長，臉蛋胖胖的她顯然不太懂化妝。

但這麼奇怪的女生，卻像磁石把我抽離地面，分解了一切引力，將世界縮得好小好小，像只能容納我和她。

這時候直覺又提示我，你小心會喜歡上她。

組員間的感情很好，即使第一個學期已經有無數的Presentation和Group Project，我們還是會抽空出來REU。

相反我和雪兒還是沒有進展，偶爾的短訊往來沒有叫我們變得更親近。

直到一次REU，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卡啦OK後主動送她回家。

和我不同，她住在學校附近的高尚住宅區，所以沒有申請宿位。一路上我們散發出尷尬的氣氛，明明我已經在事前構思過得多很多不同的開場白，面對著眼前這個跳脫的女生，卻忽然變得一籌莫展。

走上斜坡，我們快要到達雪兒住的洋房。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次再不開口，你會像16歲那年一樣後悔。

但這不是一場考試，沒有重考的機會。

我向前跨出一步，走到雪兒的跟前擋著去路。

「我.....我有野想講！」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會像我一樣表白得如此粗魯，只知道今晚再沉默下去的話，我永遠都不會得到她。

雪兒沒有退後，面前站在斜坡上顯得更高的我，她仰起頭，又大又黑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看著我。

「咁你講啦。」

娃娃音清脆地哼出四個字，語氣平靜得過份。

看著她比Ocamp時更長的劉海，我覺得她好像比以往更會打扮，更加迷人。

這叫我更難向她告白。

我仍然沒有說話，她卻也好像沒有要走的意思。在了無人煙的斜坡上只有佇立的昏黃街燈，以及奇妙地對望的一對男女。

她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感覺，只是把頭左右擺頭，抵著的嘴巴叫她的臉顯得更胖，仿佛在等待拆開禮物的小孩，完全沒打算顧及我的緊張。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凝神地盯著她，向前迫近了小小一步。

「我鐘意妳！」

終於說出了這四個字，我的嘴巴忍不住打震。不敢再猜度她的反應，我捉住雪兒的肩，更用力地大叫：

「我話我.鐘.意.妳啊！」

面對我的第二次告白，她沒有說話，只是低著頭稍稍踏前一步，把有點紅的臉貼在我那並不堅實的胸膛，然後緊緊地抱著我。

我不懂怎樣反應，站在斜坡下方令懷中的雪兒顯得比平時更矮小，我不自然地把手放在她的頭上，慢慢的，觸摸著那把散著檸檬草香的秀髮。

街上沒有其他行人，只有偶爾駛過的車，提示著我這一刻並非夢境。看著她，我才意識到眼前這個默不作聲的女生，從此之後將只屬於我。

遺憾是，當時我的直覺沒有告訴我，雪兒終有一天會離開。

那雪白的頸上，將會掛著一條鋪滿粉鑽的Tiffany。

第七章

在回程的巴士上，我捧著狗公平送的藍色錦盒，街景像走馬燈一樣閃過耳邊，才發現，原來面對女友的背叛，我根本無能為力。

我好想好想相信她。她不是一直在我身邊嗎？即使她沒有住宿舍，學校和她家這麼近，我們不是幾乎每天都在見面嗎？

雪兒又怎會有時間去見狗公平？

再說葉澄不是和狗公平發展得很順利嗎？我一直都有翻查她的短訊紀錄，這兩星期來他甚至沒有找過雪兒，那不是一件好事嗎？

.....或者，雪兒刪改過紀錄？

她早已經知道我偷看她的手機，所以及時把可疑的訊息刪掉？

所以她和狗公平的事，只有兩個星期？

還是更早？

雪兒修改紀錄是這兩星期才有的事嗎？嘿，或許我一開始看的紀錄已經被修改過。

或許雪兒和狗公平早就勾搭上了。

看著錦盒內的Tiffany頸鍊，我的淚腺不聽使喚，眼淚答答地打在我淺藍色的襯衣上，漸漸擴散，把我的視線染成深藍。

弄髒也不要緊吧，這又不是Burberry的出品。

不忍再看著印上燙金字句的心意卡，我把盒子合上。這刻手背碰到了剛才拆掉的包裝，酸意湧上鼻頭，我咬著牙，好想把眼淚迫回去。

不哭出來就沒有事。

不哭出來就.....沒有事。

我發現自己竟然這麼小心翼翼地將包裝紙套回Tiffany的錦盒，忽爾覺得自己很可悲。

怎麼了？Jerry，你連發現真相的資格都沒有嗎？

為什麼怕被雪兒知道？她決定背叛我的時候，就不怕我知道嗎？

為什麼還怕她會不再信任我。

她還值得我去信任嗎？

想到這裡，眉頭再堵不住淚水，我一頭埋在前面座位的椅背，鼻涕巴巴的湧出來。車廂仍舊震動，天空沒有戲劇性地地下起雨來，手上的項鍊依然是Tiffany。

世界沒有為我的悲慟而改變半分，只剩下我一個，不再相信這個世界。

甫下車，看見九龍塘熟悉的景色，我提著雪兒的生日禮物，忽爾覺得眼前的一切一切都變得好陌生。

走過的馬路不再危險，斜坡不再漫長，路程不再轉折，不再期望回去會見到宿舍的朋友。

好想把手上的紙袋丟掉，好想打電話向雪兒質問所有事。

好想一切都只是幻想，看著日常的街景，眼淚又徐徐落下來。

很希望手機會響起來，短訊也好來電也好，找誰來告訴我一切都是誤會吧。

終於都再忍不住，我頹然地把手鬆開，任手上的禮物袋跌在地上，無神地跪在南山邨的馬路旁，失聲的淚起來。

也許會被人碰見吧。

找誰來告訴雪兒，告訴她我現在過得很不好。

告訴她我不要她走。

我吻過的頸會掛上Tiffany的項鍊，我抱過的腰會被另一個男人佔有，她再也不止屬於我一個。

此刻街上了無一人，景色和初戀的第一個晚上重疊。

原來愛情是這麼難以相信，輕輕一戳，就能把氣泡扎破。

忽爾記起半年前的謠言，其實那根本是如假包換的真話！和狗公平上房的是雪兒！那根本不是什麼謠言！

狗公平！賤種！垃圾！

你憑什麼搶走雪兒你憑什麼搶走雪兒！

腦中不停回播我和雪兒的片段。明明都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卻因為一條頸鍊變得這樣陌生。

原來一切都是謊話嗎？妳說妳愛我，你說要嫁給我，妳說畢業要和我到瑞典旅行，妳說.....

妳說妳只愛我一個，不是嗎？

我不再和朋友們廝混，我不再替人補習，我不再亂耍性子.....好嗎？這樣好嗎？

妳可以回來嗎？妳可以不再愛他嗎？

妳可以不要那條Tiffany嗎？

樹上的蟲尚未鳴叫，天還未亮。

不知道哭了多久，褲袋裡的手機忽然傳來震動。

我急忙拿出手機，來電的不是雪兒。

是葉澄。

她一定知道內情。

「葉澄，我已經見到條Tiffany頸鍊。」

甫接通，我便直接提起最敏感的地方。

我要知道，到底她知道什麼。

通話的對邊沒有答話，只聽見車輛駛過的雜音和風聲。

她也未回到宿舍嗎？

「我都係。」

葉澄耐人尋味地哼出這三字。

無情的三個字。

她根本一直知道內情，她比我更早一步發現狗公平和葉澄的事。

所以才會在酒吧表現得這樣落魄。

「妳仲知道啲乜？到底佢地開始左幾耐？求下妳，我求下妳講比我知.....」

我不打算再轉彎抹角。

現在還有什麼不能撕破面子說清楚。

我要的，是真相。

「我以為佢只係玩玩下.....我以為Kelvin唔係認真.....」

手機傳來嗚咽的聲音，看來葉澄也已經到了極限。

我本來以為證實了這件事，我會很氣憤很激動，這一刻卻發現自己原來連憤怒的氣力都已經失去。

我只想要雪兒。

「佢同雪兒係幾時開始，係邊個做主動，係邊個啊！」

情緒面臨崩潰，我失聲地對著手機大叫。

我知道葉澄並沒有做錯事。

我知道我們都沒有做錯事。

錯的是狗公平！造成這個局面，全都是他的錯！

「嘿，邊個做主動，又有咩分別？」

葉澄的情緒卻開始平伏下來，淡淡地說出了最殘酷的現實。

我最想逃避的現實。

其實，無論主動的是誰，又有什麼關係。

背叛從來都不止有一個罪人。

「你再發顛都無補於事，成件事搞成咁，你以為你唔駛負責任？」

葉澄沒有理會我的無理指責，冷冷地把矛頭指向我。

我的女朋友搞上妳的男朋友，竟然是我的問題？

天底下哪裡有這樣的邏輯？

「妳講咩啊八婆！」

這已經到達我忍耐的極限。

「我頭先偷走左雪.....你個寶貝女朋友嘅電話。」

「妳咁做有咩.....」

「我Check過佢嘅短訊Record，同Kelvin嘅完全唔同。咁你話，咁代表啲咩？」

她打斷了我的發問，直接解答了我的疑惑。

原來雪兒一直都有刪改短訊紀錄。

原來雪兒早就向我證實了，我的不安我的憂慮，統統都不是出於多疑。

全都基於事實。

「記唔記得半年前嘅事？」

.....半年前？

我知道下一刻，她就會向我宣告死刑的到來。

這是，遲來了半年的死刑。

「當時同Kelvin一齊嘅人，就係趙雪兒。」

第八章

「當時同Kelvin一齊嘅人，就係趙雪兒。」

葉澄的語調變得凝重起來，不再叫雪兒媽，無禮地直呼其名。

仿佛雪兒已是不值得尊重的罪人。

半年前的.....果然不是謠言嗎？

從Ocamp開始，她就一直在騙我嗎？

「妳點解咁肯定？妳有咩證據？」

握著快要沒電的手機，我進一步質問葉澄。

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

期待雪兒背叛我的證明，還是尋求這是一場誤會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

我決定把主導權交給葉澄。

「Kelvin親口講比我知，咁樣夠唔夠證明？」

為什麼妳可以這麼若無其事，為什麼妳可以這樣冷靜？

因為妳早就打算承受伴侶的不忠嗎？

「妳知道，咁妳仲同佢一齊？」

「點解唔可以？」

「佢咁做對得住妳咩？」

狗公平對不起的是誰？是葉澄？是我？

我不敢再想下去。

「就算對唔住，我又可以點做？你教我吖？我叫你教我啊！而家你女朋友同其他男仔搞野，你又可以點做啊？」

葉澄開始激動起來，像終於不能再忍受自己的角色，終於把隱藏的情緒爆出來。

但她的語氣，卻是那麼的無力。

其實我不也很清楚嗎？

我可以做什麼？葉澄又可以做什麼？拿著那條Tiffany向雪兒逼供嗎？還是好好把狗公平痛毆一頓？

就算把他打得倒地，逼得雪兒和盤托出，我又可以怎麼樣？

讓她走嗎？求她留下來嗎？

原諒她嗎？

「對唔住。真係，好對唔住……」

看著倒滿一地的禮物，我卻一眼便找出了那盒Tiffany。

通話對邊的葉澄沒有答話，那邊傳來的行車聲提示著我，她現在一個人在高速公路旁。

和我一樣孤單。

明明是個屋邨，這一刻卻了無人煙。沒有路過的途人，沒有離家的夜青，誰都沒有。

像表白當天一樣，整個九龍塘都是我戀愛的舞台。

沒有觀眾，只有我見證自己幸福的開幕。

演了兩年，如今舞台上只有我和手機傳來的風聲。

舞台下，孤獨的還有葉澄。

「你打算點做？」

葉澄終於哼聲。

平靜地提出了，我們都要面對的問題：

未來。

「同佢攤牌？定係扮唔知？」

她只給我兩個選項，只有兩項。

只有兩項。

我主修的是會計，知道計算帳目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用的方法不同，結果也可以不一樣。但不同會計方法得出的結果偏差太大的話，Accountant便得作出最後的決定。

但面對自己的女朋友，相愛接近一千日的女朋友。

我的選擇卻只有兩項。

「咁妳呢？諗住攤牌定繼續忍？」

我們的對話好像只有互相發問。

從來都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我唔想而家就無左Kelvin。」

「……」

「我諗你都知道，如果攤牌，你都一樣會失去你嘅女人。」

「……」

「真係無第三條路咩？」

看著馬路旁的欄杆，鐵柱上的油漆已經開始脫落，任由風把它吹散。

它不能決定自己的未來，因為風要吹，它就得飄。

它沒有選擇的權利。

我不強大，不特別，不堅壯。

雖然我是這樣的一無是處，但我不至於要淪落到，要被一個女生教我應該怎樣做。

老實說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好好處理這件事，我只知道我不可以輸給一條Tiffany。

還有一件上年度特價清銷的Burberry毛衣。

「葉澄，我想自己一個靜下。」

我知道葉澄不會揭穿狗公平和雪兒。

我知道她已經做了決定，也做好了承受後果的心理準備。

事實是怎樣，是一回事。

狗公平有什麼打算，是一回事。葉澄有什麼打算，是一回事。甚至，雪兒有什麼打算，也是一回事。

我的決定，是我自己的事。

不由妳給我選擇，葉澄。

「即係點，你想一拍兩散？」

葉澄忽爾顯得很著緊。

因為她怕我會把她那污濁的甜夢扎破。

「我唔知。」

「我問你想點啊！」

「我話，我唔知。」

我第一次覺得葉澄這麼慌張。

她就這麼愛狗公平麼？

他值得嗎？

「對唔住，葉澄，我而家好亂好亂。我淨係想一個人靜下。」

我用肩膀夾著微微發燙的手機，蹲下來以拾地上的生日禮物。

我要時間整理自己。

「放心，我而家咩都唔會做。」

沒有等待她的回應，因為我知道她的想法。

但她的想法，不等於我的決定。

「等等先……」

「唔好一個女仔係街，咁夜好急險架。」

打斷了葉澄的話說，我提起沉重的包袱，深深的呼了口氣。

抱歉，我的腦袋早就超載。我現在什麼都不想聽。

「唔好諗咁多，Good night。」

收起電話，我看著了無一人的南山邨，景色仍然那樣陌生。

我有預感，問題會接踵而來。我甚至沒有解決的辦法。

我什麼打算都沒有。

只知道，趁現在回去宿舍，我可以好好睡一覺。

因為我已經好累好累。

第九章

我是一個獨子，但家裡一向沒什麼管束，不需要像其他同學一樣要在放學後趕到補習社溫習、或回家裡學鋼琴。

我從來都可以做喜歡的事。

因為從少到大，我的家就只有媽媽一個，給我精巧的手作，做盡費力的粗活。

就只為了養大我。

小時候，媽媽經常恨恨地說：「你真係同你個衰鬼老豆成個餅印咁！」，然後扭掐我的臉蛋。當時我還小，但看著媽媽的臉，我也知道她口中的爸爸，應該是她很愛的人罷。

所以，為什麼要分開？

媽媽沒有向年幼的我隱瞞離婚的原因，我們多年來也有共識不再提起這個人。

因為他就在兩歲的我面前，搞上了媽媽的好朋友。

他在自己的家，在自己的兒子面前，在那漆皮的黑沙發上，和另一個女人廝混。

不知何故，在我兩歲發生的事，我幾乎都不記得了，卻總能回憶起爸爸抱著陌生姨姨的這一幕。

我和媽媽都有共識，不需要再提起他。

直到大學聯招放榜，家住薄扶林的我考不上港大，雖然有兩科優等，但只有會計，還有完全和商業無關的中化科，我最終還是圓不了媽媽經常掛在口邊的夢。

最後我考上了城市大學，當時還未知道這學校在高登有那麼多的負評，只知道派給我的學位就只有這個了，就努力讀上去吧。

還記得離家的一天，一向寡言的媽媽要我陪她到酒樓喝早茶。那一頓飯她的話很多，常常不自覺的捉著我的手，桌子上的點心多得嚇人，她卻老是把菜往我的碗子裡塞。

我知道她不捨得我。

她下嫁爸爸時，應該也預料到會生孩子吧。那個年代生兒育女都是愈多愈好，如果不是爸爸出軌，也許我的童年會有弟弟陪我看Co-Co。

如果不是爸爸出軌，媽媽也不至於會孤零零一個人吧。

我搬進宿舍之後，媽媽就只能在狹少的公屋裡，坐在那殘舊的黑沙發，看著愈來愈沒趣的連續劇。

我曾經問過媽媽，為什麼不肯把沙發換掉。媽媽只是穩穩的坐在上面，打趣地說現在真皮造的沙發賣得好貴喔。

看著她的背影，我知道她捨不得的，不是買新沙發的錢。

她捨不得的，是那個和我長得好像的人。

被這樣傷害過，卻又依然深愛著對方。

我不能理解這樣的媽媽。

直到今天，宿舍的房間裡只剩下地上重重的禮物袋，還有我那睡得像昏掉的同房。

我開始有點了解媽媽的感覺，有時候，無論你多麼理性，是非對錯的概念都阻止不了你去愛一個人。

也許雪兒對狗公平都是一樣。

不講道理，就因為愛上了。

所以繼續愛。

這個比我高上半個頭的英俊男生，就是在Ocamp中擔任MC的老鬼，也是從入學起便跟我同住的同房。

頭髮永遠用髮泥弄得像箭豬，卻出奇地配合他。女生們都覺得子為很酷，所以兩年來他都不停地換女朋友。

子為是個受歡迎的人，也因為有這樣的同房，初初不善言談的我才可以交到朋友。

沒有他，我應該演不了舞台劇、拍不了宣傳片，也成不了現在呼朋引伴的自己。

「啊Jer，今次真係出事啦！」

子為按摩著紅腫起來的趾頭，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

啊Jer是他為我改的名字，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就只因為在入宿當日和他作自我介紹時，他用了半秒為我改的花名。

所以才會說自己和JJ有莫大關係。

「做乜春呢又？」

我把身子從他的體溫上退開，輕輕的揉了揉眼睛。

為什麼偏要坐在我的床上！

「屌，你明唔明，如果之前我無交學費差啲比學校Quit叫出事，今次呢單野直情係出搵左事！啊Jer

你到底明唔明？」

子為用力拍著我的頭，看來非常認真。

「唔明，完全唔明。」

「即係咁，我而家真係處於一個非常之咁兩難嘅狀態.....不過我真係唔知點講好，你比我組織下先！」

「唔駛，完全唔想知。」

我把被子披過自己的頭，不打算理會他不定期的心理癲癩。

我自己要煩的事還多著，哪有心機管你那些一男三女的四角大戰？

「喂，一場兄弟，唔係咁講野下話！」

他用力把被子掀起，看著癱軟在床上的我，忽然情緒不再那麼高漲。

他看到了我那哭腫的眼袋上，眼睛滿佈了血絲。

我迴避了他的眼神，急忙坐了起來。

我不想被人問候，我不要被人安慰。

我完全沒有問題。

「啊Jer，發生咩事？」

子為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語氣變得好凝重。

看著他還一手按摩著腳趾，我不由得笑了笑。

我知道我還有你這樣的朋友。

我知道的。

但我不想你知道這件事。

我不想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仿佛只要有人為我動氣，就證明了雪兒是個罪人。

我不想這樣。

子為見我垂下頭沒有答話，終究還是猜不到我低落的原因，只是拍了拍我的肩，靜靜地站了起來。

「Take care，兄弟。」

說罷，他拿起鞋櫃上的籃球，一臉認真的挑選合適的球鞋。

裝出一幅快要去練習的模樣。

他是想我自己靜一靜。

「今日難得好天，落場打到班友仆街回家劇啦！」

我沒有揭破，只是，再睡在床上，把印滿加菲貓圖案的被子摟得好緊。

子為，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想相信葉澄說的話。

還有那條銀色的Tiffany。

房間又回復寧靜，只要我不說話，這裡就剩下空調運作的呼呼聲。

只有我一個人。

再次落單，腦裡的映象又再次湧上眉頭。

才過了不夠一天，世界已經像換了顏色。

一件毛衣、一條頸鍊，還有一通電話。

便可以打破了我對雪兒的信任.....還有，對自己的信任。

這些東西統統不足以證明雪兒的不忠，我需要更多的證據，我不能現在便下判斷。

我需要的，是其他證據.....嗎？

兩年半以來的感情，過了短短一晚，我這個男朋友竟然千方百計打算要揭穿枕邊人所謂的真面目。

難道這些日子的感情都是她演出來的戲嗎？

我不能為了葉澄而懷疑雪兒。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她給了我一切，她給我幸運，她給我初吻，她給我纏綿，她給我所有所有的愛。

她給了我一切，一切。

我怎可以為了葉澄和狗公平質疑她的付出。

我把頭埋在鬆軟的枕頭上，房間的冷空氣和我臉上的溫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個在大特價時買來的枕頭，不只載過我入眠。

還有喜歡像樹熊一樣摟著我的雪兒。

每次和她上床之後，她都會留在這裡陪我一起睡。

每次我的手都會成了第二個枕頭，被她穩穩的睡得好麻。

每次我都會在半夜醒來，想用清醒緩和麻痺的感覺。

還有查看雪兒和狗公平的短訊紀錄。

我不知道我在懷疑的，是否就只有狗公平一個。

如果我對身邊的小樹熊有足夠的信心，也許我不會查得這樣認真。

也許我，一直都在懷疑雪兒。

看著老舊的牆，我把眉頭擡起，在被窩裡不斷回憶起以往和雪兒的回憶。

卻都滲雜了懷疑和問號。

我不知道為什麼兩年來的感覺竟然可以在一夜間變得這樣陌生。

我覺得可怕的不是雪兒，是從一開始便被那張心意卡打沉的自己。

想到這裡，心頭滋長的，不是破裂的信任。

是對自己的失望。

在這房間內，再沒有爽朗得過份的同房，沒有和我熱烈纏綿的女友。只剩下地上的禮物，還有再沒響過的手提電話。

空調的呼呼聲佔據了整個房間，世界像只能在這間不環保的密室停止轉動，所以什麼都不會發生。

直至我的手機再一次響起。

是雪兒的來電。

看著這個幾乎每都會接的號碼，忽爾覺得好緊張。

我覺得接電話的自己好陌生。

「BB！」

接通後，劈頭第一句，就是雪兒那熟悉的娃娃音。

一直以來，她都這樣稱呼我。

就只會這麼叫我一個。

只有我一個。

「我尋晚喺Bar度唔見左電話啊！去到Tina間House先發現自己漏左喺間房度！sad左成晚，好彩今朝負責Book房嘅組仔Facebook inbox我，話有Staff打比佢炸！唔係我都唔知點算！新手機嚟啦！How lucky！」

像好久沒和我說話，雪兒連珠炮發地不斷說話。

我知道統統都是葉澄的安排。

音頻好高的聲音。美式的英文發音。中英夾雜的說話方式。

這些一切一切，都和往常的二年來一樣。

完全沒變過。

所以，我為什麼會哭？

為什麼不敢靠近手機，把頭埋進枕頭裡哭？

聽到愛人的聲音，為什麼要哭？

「做咩啊BB？點解唔出聲嘅？What's wrong？Hey！」

可以不那麼溫柔嗎？可以不那麼自然嗎？

我不知道自己應否相信妳。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求求妳不要再說話，求求妳不要再說話。

「係唔係尋日間房太凍搞到你攝親啊？BB？Can you hear me？」

求求妳不要提起昨晚的事，我不要記起那件毛衣的觸感，我不要記起那條Tiffany。

我不要記起葉澄的話，我不要記起陪妳離開的狗公平！

求求妳不要再說話！

「做咩事啊？係咪你嗰邊收得唔好？BB？」

為什麼還要找我，妳不是有那個為妳添衣送暖的Kelvin了嗎？

妳不是有那條Tiffany了嗎？

還找我幹什麼！是要拿走屬於妳的頸鍊嗎？是要拿走他送妳的祝福嗎？

求求妳就這麼告訴我你們已經結合，我再不是妳的男朋友，我從今開始只是個局外人。

求求妳，求求妳不要再給我希望。

求求妳.....

手機再沒傳來雪兒的聲音，我把手機關掉，臉裁進悶熱的枕頭裡，抓著被吹得冰冷的床單，再不敢想起關於雪兒的事。

我不敢再承受希望。

現在的我，只卑微得哀求妳送的絕望。

第十章

升上大學之後，身邊很多朋友都和中學時代的伴侶分手。

分手的原因各異，但我知道，大學對大部分人來說並不是學習的地方，大學是一個階段。

一個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階段。

所以我們都會變。

在讀大學之前從來沒有戀愛經驗的我，體驗不了這個階段對一段關係的影響。

我只知道雪兒的出現，提示了我需要改變。

所以我可以接受自己的任何變化。

因為她也會和我一起變。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的關係會有一個盡頭，每次吵架她都會嚷著要分手，我都只會沉著氣，永遠都不會還口。

我知道這樣平凡的自己，竟然有機會和眼前這個漂亮的女生做情侶，已經是一個奇跡。

我還怎麼敢叫她傷心。

我們讀的系人數很多，消息卻異常地靈通。雪兒從來都不會避嫌，每一次都緊緊地拖著我的手上課。

她老是穿著她最喜歡的迷你裙，也從來不怕會走光。因為她知道我會為她把風，也知道我從不會管她的衣著。

因為我很聽話。

我還記得當日在斜坡上表白之後，她第一次拉著我的手走進演講廳，班上的同學那種不能置信的眼光。我知道能夠有這麼可人的女朋友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個當天的我卻高興不起來，手心不停的冒汗，不敢走在她的跟前，不敢讓人先看到我的臉。

我很平凡。

平凡得，黯淡得，只能把雪兒這顆星星映得更亮。

而平凡的我卻過份地幸運，竟然得到了她。

我記得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還沒接到多少補習。雖然我會計的成績很好，但我只喜歡計數，搞不懂怎麼取悅不喜歡會計的學生。媽媽是個圖書館管理員，掙的錢不多，但在大學聯招發布結果的那一天，她帶我到旺角添了幾套新衣。

買的全都不是名牌，但穿著她送的衣服，我可以很實在地感受到，我是她唯一的驕傲。因為媽媽是唯一會為我感到自豪的人。

雪兒穿的衣服都很性感，夏天她總不怕露出那永遠曬不黑的皮膚，即使在冬天她也只會穿著薄薄的絲襪為窄身裙下的雙腿保暖。她總是在尖沙咀置裝，那些看起來很普通的連身裙，索價卻接近二千元；她的手袋是我從未見過的牌子，但價錢可以比得上Gucci，甚至更高。

每次和她拖手走進時裝店，我都會覺得媽媽的驕傲變得很廉價。

也許不善言談的我應該改變。

改變一切，配不上雪兒的地方。

我開始主動接洽補習，除了會計，我也會為中小學生補習中英文。我不怕地方偏僻，我不怕價錢不高。

因為我需要錢。

需要錢去改變自己。

我還是買不起雪兒那些級數的時裝，但我終於開始認識同齡男生喜歡的品牌，：Chocoolate、Fred Perry、5cm、Tommy&Hilfiger.....其實I.T級數的衣服對雪兒來說也許只是當時還未流行的H&M，或者更低級。

不知不覺，媽媽買的衣服都被壓在衣櫃的底層，沾上點點的霉。

雪兒不是會瞧不起人的富家女，她只是對平民化的品牌沒有概念。她會對我新買的Fred Perry感到好奇，在她稱讚我的品味變得時尚的時候，其實她根本對我那耗上一千元的Polo沒有認識。

大學生最能賺錢的還是補習吧，幸運地我有三個讀預科的會計學生，一小時大概可以賺二百元。對只做過Pie&Tart的我，這實在是不能再好的待遇了。但我的收入永遠追不上雪兒，在中七便考上鋼琴演奏級的她一小時可以賺上三百元，她的高考成績亮麗得不應該留在城大，她購物用的是爸爸的附屬卡，從來都不需要顧忌價錢。

她很完美，完美得叫女人們都妒忌，但親和的性格卻叫人不能生厭。

她很完美，完美得叫男生們都甘之如飴地為她傾瀉沒有回報的愛。

雪兒是個交際手腕很好的人，她有很多很多朋友，但我從來也不會過問她的私人生活，因為只要她仍然願意待在我的身邊，我便已經很滿足。

她知道我很自卑，所以主動把Facebook的頭像換成我倆的合照，也把關係公開為「穩定交往中」。

雪兒總是盡力給我信心，但面對這樣完美的人，我只能在享受她的恩寵後，獨自承受彼此的落差。

其實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雪兒，我知道她不會走。

查看她的短訊紀錄也不過為了求一個理所當然的安心。我從不期待自己會找到什麼蛛絲馬跡，我只是習慣性地尋求未來不會改變的證明。

直到狗公平的出現。

Ocamp之前，子為打趣地告訴我今年雪兒的組仔質素不算高，但裡面有一個很出眾的人，著我千萬要小心。

當然我知道他只是和往常一樣要和我找碴，看著Camp Book那細小頭像我也沒有意識這個人會帶來什麼影響。

Ocamp開始時，在雪兒和其他組爸媽的帶領下，組子女們用力地Dem Beat。其中有一個男生長得很英俊，叫我的組女們吱吱不停的討論他的底細。從來都不乏俊朗男生追求的雪兒，又怎會為了這個男生離開我。

到了第二天，Andrea中途離營的晚上，他抱起雪兒一親香澤叫全部人都哄動。

直到半年前的謠言，直到昨晚的生日會。

直到如今，狗公平在我和雪兒之間，從來沒消失過。

因為我的內心，根本不想他消失。

因為我打從心底，認為雪兒值得有一個更好的人疼愛自己。

比我更好的人。

例如是，狗公平。

他很有品味，他很健談。即使我不想承認，但比我高上一截的他，的確是個很出眾的人。

比我要好得多。

我不是對雪兒沒信心。

我知道的，我從來都了解自己。

葉澄不是個簡單的人，甚至，我早就把她定性為壞人。

我知道她一定做了某些事，叫Andrea再忍受不了；她一定是某種人，叫女生們不能接受。

她一定有某種目的，才接近我。

我知道的，我怎會不知道。

雖然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愛狗公平，也不知道半年前和他上房的是否雪兒。老實說，現在回想起來，

除了葉澄的話和那條Tiffany，這半年來我根本一點端倪都找不到。

只是在我心底裡，一直都希望雪兒會離開我。

所以我願意相信心意卡上的Kelvin，還有葉澄口中的雪兒。

握著關掉的手機，在被窩裡溫熱的手心變得潮濕，被淚水染濕的枕頭卻把我的臉冰得很失真。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麼。

食指截斷的通話，卻接通到鏡子裡，把軟弱的我照得好清晰。

像把自己敲醒了一樣。

非常的，軟弱。

接下來的幾天，我都沒有聯絡過雪兒，她曾經到宿舍找我，但都被子為耍走了。

子為知道我需要自己冷靜一下。

我知道他也有很大的煩惱，自私的我卻依然得到他的體諒。

這幾天我沒有工作，沒有和任何人聯絡過，也離開過宿舍。

我只是瑟縮在床上，任由在冷空氣中冒汗的自己在密閉的綿被內發臭。

從那天起我再沒打開過手機，直到我擔心媽媽會找不到我，才慢慢把電源開啟。

開機的動畫看似前所未有的漫長，我的心跳得好慢好慢，像只要看到熟悉的桌面圖案便會立即窒息。

我好怕會見到雪兒的未接來電和短訊。

我好怕自己還連繫著這個完美的人。

結果短訊匣的清單告訴我，這段日子來最想找到我的，不是雪兒

是葉澄。

她傳了很多相同的短訊，要我立即和她聯絡。

我不自覺的跳過雪兒的訊息，直至葉澄的最新傳來短訊，為我帶來幾天來最大的衝擊。

「Contact me ASAP！如果唔係我會永遠消失，後果自負。」

短短的一句叫我感到莫名的不安，訊息紀錄只能顯示接收到的時間，我不能確定她傳來訊息的確實時間。

後果自負。

好不負責任的四個字，卻把所有責任交卸在我的身上。

像我必須要，迎合她那未明的要求。

手指良久沒有運動，只能帶著微震把電話接駁到葉澄所在的角落。

會有事發生。

我的直覺確實地告訴我。

通話接駁的聲音顯得很煩人，葉澄沒有如想象中立即回應我。

嘟，嘟。嘟，嘟。

「……喂？」

終於接通了。

通話對邊的葉澄沒有答話，默靜的背景沒有顯示她身處何方的證據。

我第一次覺得綿被內的世界不足以容納我的不安，我需要好好呼吸，用空氣沖淡我的鬱卒。

葉澄，求求妳快點說話吧。

「你終於肯打嚟。嘿，都未算遲。」

終於開口，但她的語氣聽起來很虛弱，像要用盡所有氣力都把字句逼出來。

這叫我有更多猜度，更加不安。

後.果.自.負。

「發生乜嘢事？你Message講嘅野係乜嘢意思？」

面對這樣的她我不想再轉彎抹角。

「你再遲啲打嚟，好快就會明。」

說罷，她傳來幾聲不自然的笑聲。

像嘲笑我的及時來電把災難不必要地延緩。

「你而家喺邊？」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葉澄。

我的心，忽爾跳得好快，好快。

葉澄沒有立即答話，手機只是連綿傳來物體碰傳的聲音。

我不能制止不安竄流進我的血管和神經。

我不能制止不安把我侵蝕。

「Jerry哥，我想見你。」

葉澄又變回原來的虛弱，微喘中，帶著命令的音頻。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拒絕。

後. 果. 自. 負。

「好，你想喺邊度、幾時，我即刻嚟。」

我急忙答應她的要求，因為我怕。

前所未有的怕。

怕這個叫人難以看穿的女人。

她運籌帷幄，她知道我逃不了。

即使我早就對她有所提防。

「今晚八點，九龍灣佐敦谷工廠大廈上面的公園。到咗我會打俾你，再見。」

我的瞳孔猛然放大，全身的皮膚收縮起來。

葉澄再沒說話，默默把通話截斷。

約定的地方，是半年我和狗公平見面的場地。

她對我的事，知得一清二楚。

第十一章

暖水滲進皮膚的感覺，叫血管慢慢放鬆。

花灑把我的劉海沖貼臉龐，我閉著眼，在霧白的蒸氣中一動不動。

我知道這一次見葉澄，和上一次在Starbucks的見面不一樣。

這次她有明確的目的。作為狗公平的女朋友，她有需要我協助完成的事。

直覺前所未有地警戒著我，這次會有事發生。

空氣在水溫中，變得很冷。

天氣稍微變得有點涼，穿著運動套裝，我提前到達了約定的地點。

半年前約見狗公平的公園。

當時在涼亭內的我，相信眼前的狗公平只是無辜受累。

我相信謠言的背後另有隱情。

還藏著一個人，控制大局。

只是到了今天，Tiffany頸鍊上的水晶，把真相映射得好迷離。

我不敢相信當時的自己。

葉澄沒有指明特定的見面地點，我只能在公園內漫無目的地等她的來電。

不能一直這樣被動，她一定另有所圖。

我不知道還可以相信什麼人。我不知道應否相信雪兒，我不知道應否相信狗公平。

還是，我應該相信的，反而是葉澄？

其實總有可疑的蛛絲馬跡，但我好怕自己踏得更深。

我可以當面質問雪兒，我可以好好教訓狗公平。

我知道我哭得太早、絕望得太早，放棄得太早。

但我好怕，好怕我會找到雪兒不忠的證明。

因為我沒有留住她的籌碼，我知道的，我什麼都不是。

不是能留住她的人。

這時候，口袋裡的手機再次傳來只用於雪兒來電的鈴聲。

看著這個熟悉的號碼，忽爾覺得好內疚。

今天的我，身處半年前同一個地方。

半年前來，是為了還雪兒一個清白。

今天，卻是為了證明她的不忠。

我覺得好奇怪。

按著中斷來電的按鈕，我合起雙眼，眉頭皺住了心酸。

我知道自己不可以再哭。

看著地上的石磚，等待葉澄的時間總叫人的心跳得好慢。

手上的分針指向十五分，她已經遲了十五分鐘。

她還是沒有出現。

我的心突然得有點慌。

後果自負。

對手是葉澄，我怕我玩不起。

這時候遠處一個穿著灰色牛仔褲的女生緩緩地向我招手。

終於來到了。

葉澄今天的衣著明顯比平常要保守得多，也許是天氣的關係，她的臉不像往常的紅潤。

她和平時完全不一樣。

不知不覺已經走到我的面前，披著中分長髮的她沒有化妝，失落的臉容卻美得叫人失神。

她美得好過份。

葉澄的肩上綁著那面熟的黑色毛衣，是我永遠忘不了的款式。

是狗公平的Burberry。

「唔好意思，我遲咗咁多。」

葉澄把頭髮甩到一邊，呼了口氣，定神地看著我的臉。

她的確有點奇怪。

「唔緊要。妳無事啊嘛？」

她眼袋下的黑眼圈，提示我她應該睡得比我更少。

「你仲肯打嚟，算係死唔去啦。」

葉澄眯起雙眼，笑笑地聳了聳肩。

.....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

「做咩啊？唔係好心急架咩？唔想知我搵你出嚟做乜咩？」

葉澄咧起泛白的嘴唇，一口說中了我的心聲。

她總是要我跟著她走。

「禮貌上都要問候聲嘅，死唔去嘅小姐。」

不能再被牽著鼻子。

我要知道真相。

「嘿，多得你啦Jerry哥.....」

「得啦，可以講重點未。」

「做咩啊？好心急？好多問題想問？」

「講夠未啊，入直路啦。」

我稍稍走前一步，盯著她蒼白的臉，態度前所未有地強硬。

這幾天來我已經想得好多，腦袋超載，受不起妳的冷言冷語。

葉澄沒有退縮，反而笑了笑，傾著頭瞪大眼睛看著我，完全不感到緊張。

因為面對我，她永遠都遊刃有餘。

「好，你咁想入正題，無問題吖。Jerry哥想我講咩先？講條鍊咩價錢？講Kelvin點溝到你條女？定係講你個條女點同我男朋友爆房啊？」

葉澄突然認真起來，連珠炮發地說出所有敏感的話題。

她抿著唇，把肩上的毛衣繫得更緊，像提示著我狗公平仍是她的男人。

錯的，是在酒吧裡披著它的雪兒。

「葉小姐，妳知幾多啊？有證據咩？妳憑咩要我信妳啊？」

妳到底知道什麼？葉澄。

現在就告訴我。

「乜你唔信我咩？唔信我，你又消失咗咁多日？唔信我，你又嚟呢度？你唔信我咩？做咩仲需要證據。」

面對我的質問，葉澄顯得很從容。

流露病態美的臉龐送我一個可悲的冷笑，嘲諷著我的矛盾。

她沒有說錯。

其實我一開始就沒有相信雪兒。

「唔好咁多廢話啦，妳叫我嚟做咩啊？」

不打算立即回答，她只是，慢慢地從我身邊退開，走向涼亭的方向。

她的確什麼都知道。

「我鐘意喺呢個涼亭傾計啊，你唔鐘意咪唔好跟嚟囉。」

說罷，她拉好白色的背心，慢步走到我半年前約見狗公平的地方。

又再回歸原點。

我擺脫不了她的掌握。

跟著她走到熟悉的涼亭，不自覺想起半年前在這裡質問狗公平，更差點和他開打。

那時候我相信他的話，相信和他上房的不是雪兒。

但眼前這個女人說的話，卻是完全背道而馳。

我討厭這樣容易被動搖的自己。

只是，我找不到葉澄要騙我的理由。因為這樣做，無論如何她都只會受害。

「妳到底想玩幾耐，我無耐性再同妳玩啦！」

看著葉澄興致勃勃地站在涼亭的中心，我再也忍受不了她的飄忽。

她皺著眉把臉別過去，深深呼了一口氣，然後合起了雙眼。

「我覺得自己而家同Kelvin做緊同一樣野。」

葉澄臉上的笑容，甜美得，不需要任何人提防。

甜美得好幸福。

「我話，我無興趣再同妳……」

「Jerry哥，你想知乜嘢？」

她伸了一個小小懶腰，把頭髮梳到耳後。白晰的臉忽然變得好認真。

終於都進入正題。

「點解妳咁肯定半年前同狗……同妳男朋友上房嘅係雪兒。」

這是最想問的問題。

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葉澄看著我，低著頭想了想，然後露出一個歎息的微笑。

「佢同我一齊之前，有一晚我地出嚟飲野，佢親口話我知佢同趙雪兒上過床。」

說罷，她攤開手掌，看著手心無力的笑了笑。

就這麼簡單？

葉澄和狗公平拍拖不是才最近的事嗎？如果狗公平對她有意，怎會透露自己的床事？更何況對象是同組的組媽。

這不是很可疑嗎？

「我知你諗緊乜，嗰陣佢唔知我鐘意佢。」

葉澄總猜到我的心思。

「係幾耐之前嘅事？」

「嘿，同你女朋友爆完房之後無耐啱？開學個排囉。」

說罷，她失聲地掩著嘴笑，像再也站不穩，一屁股坐在石椅上。

開學之後的事？

那他們豈不是，早就開始了？

聽罷我失神的晃後了幾步，視野開始被糊掉。

葉澄看見我的表情，笑得更加用力，仿佛這一刻我，已經太遲接受現實。

「單憑佢片面之詞？把口生嚟佢度，佢講咩都得架啦！」

妳要我這麼容易便相信雪兒對我不忠？

「咁Kelvin呢我有咩好處？佢會覺得好Proud of自己呢到我？」

葉澄根本不在意我的掙扎，她只想快點把話給說完。

是的，狗公平根來沒理由欺騙葉澄。作為男人，面對這種尤物怎會不想盡辦法搞上手？幹嗎要用謊言去壞自己好事。

狗公平不需要說謊。

「或者講大話嘅係妳呢，好組女。」

怎可能忽略這個可能性？

我不會忘記當日Andrea的表情，我不會忘記妳安排的那場灰姑娘被欺負的戲劇性場面。

當日妳心中一定有鬼，女生們都心中有數。

如今把一切和盤托出的妳，是否又懷著新的的心思？

這次我不介意妳有心造次。

求求妳騙我一次。

「你覺得我哋你嘅，你又點會嚟啊？唔好自己哋自己啦。我點解要講咁嘅大話，你女人係我組媽，你個好姦夫係我男朋友。我哋你？How ridiculous。」

葉澄顯得比往常激動，剛整理好的頭髮隨著身體的晃動漏到耳際，遮蓋了鮮黃色的耳環。

她每次都這麼肯定地指摘雪兒勾搭上狗公平，語氣自然得像事情早已發生，是無法斑駁的事實。

葉澄為什麼要騙我？一旦被揭破，她將一無所有。

她到底為什麼要騙我？

當晚接到她的來電，我也找不到她要說謊的理由。

也猜不到誰要用這麼昂貴的Tiffany去製造沒有人會得益的誤會。

因為找不到理由不相信她，我竟然選擇去懷疑雪兒。

懷疑著那個深愛著平凡的自己，高高在上的雪兒。

「妳咩證據都無，叫人點信妳啊！」

讓我再掙扎一次，求求妳。

「如果雪兒真係拆過盒Tiffany，點會咁失策唔帶走？唔好唔記得嗰晚將禮物袋俾我嘅，係妳啊！仲有，張心意卡係印出嚟，根本就證實唔到係你男朋友嘅字跡！」

我走近低頭無語的葉澄，將我心目中所有可能的疑點都說出來。

這些問題是這幾天我在被窩找到的最後希望。

是我最不想找到答案的謎團。

「仲有呢？有咩一次過講晒出嚟啦Jerry哥。」

葉澄明顯對我提出疑點興趣缺缺。

這是什麼態度？

「成件事由頭到尾都係妳主導我懷疑雪兒，係妳放盒Tiffany落個袋度，妳仲要屈雪兒同組仔上床！係唔係啊！」

找不到合理的理由。

連我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為什麼她要搞出這麼多問題去陷害雪兒。

如果說是一個佈局，她的設計不是疏漏得只能叫自己受苦嗎？

裝出一幅看穿真相的氣勢，其實我並不認為我會問到任何答案。

我只是不可以這麼簡單地接受這一切。

不能容忍這樣軟弱的自己。

「如果你咁堅持係我做嘅，好吖，你而家即刻攤條Tiffany同你女朋友對質，你而家即刻同我去見Kevin，我地四個今晚就攤牌囉！好唔好啊？」

葉澄猛地站起來，一步一步走向佯裝出自信的我。

風把她身上的Burberry毛衣吹得飄擺，這樣弱不禁風的女人卻叫我喘不過氣來。

因為她知道我不會，也不敢這樣做。

所以才會等到如今。

「面對現實啦，You' re not a child anymore！」

我們的臉前所未有地接近，葉澄走到我的面前，說出今晚最激動的說話。

激動得，叫我不能質疑她的絕望。

「係啊，好多疑點啊！咁你仲唔快啲去問下你個寶貝女朋友，問下佢有無同自己組仔搞野？快啲打俾佢啦，佢呢排唔係搵得你好辛苦咩？」

葉澄的頭髮隨著風披到我的臉上，我看著她的眼睛，忽爾說不出話來。

如果我相信雪兒，我不會來到這裡。

如果我相信雪兒，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求證。

如果我相信她，我又何須那些顯而易見的疑點？

如果我相信她，我怎會淪落到要追著疑點去找想要的真相。

「Knock it off，唔好同我講有咩咁可疑，你自己根本覺得你女朋友信唔過。」

說罷，葉澄對我報以可憐的微笑。

因為她看穿了我。

比我更早發現我的可悲。

我答不上話，只能站在原地失焦地看著葉澄的臉，不能繼續思考。

冷風穿透我的運動外套，滲進我的骨髓，冷得叫我清醒過來。

清醒地面對這樣無力的自己，即使雪兒沒有背叛我，其實我也沒資格要她留下來。

我不是輸給那條Tiffany。

其實我早就知道。

「我點會唔知有幾難受？」

說罷，葉澄遞起自己的左手。

露出了銀色手鐲下的傷痕。

那是自殺的痕跡。

「我約你出嚟，係想求你一件事。」

我的眼睛不由得跟著她的疤痕走，反而顧不得一直想知道的事。

晃神了一會，我才從那些傷口的震憾中抽離，面對她最後的要求。

「可唔可以唔好揭穿件事，俾我開開心心咁同Kelvin慶祝埋生日。」

葉澄蒼白的臉忽然劃上一筆筆的淚痕，淚珠被風吹得細細抖動，然後慢慢地，落在黑色的毛衣上。

「之後你想點樣我都唔會過問，我求下你，俾佢哋埋我呢個禮拜.....Please。」

看著她哭崩的臉，我知道我沒有拒絕的餘地。

因為我知道她不會介意在今晚多添幾道疤痕。

後果自負。

在這個冷得不合時令的晚上，我終於知道這句話的意思。

只是，我以為自己還有一個星期考慮大家的去向，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會一刀一刀，把雪兒的心劃得稀爛。

第十二章

回想起來，葉澄急著要見我其實不無道理。

她一開始就怕我會向雪兒質問狗公平的事，因為她還不想分手。

加上雪兒生日的正日也愈來愈接近，加上考試期的到來，我和雪兒一定會再碰頭。

如果不及時制止我，葉澄怕我和雪兒攤牌。

她很怕，很怕。

怕得要以自殺來威脅我。

這叫我覺得很可疑。

雪兒和狗公平的事疑點很多，我也知道我應該相信自己的女人。

但我不能完全把頸鍊和葉澄的話置之不理，因為我知道，面對狗公平這樣的對手。

我會輸，不是很正常嗎？

平凡的我已經享受了兩年半的幸運，現在她要走，難道我又有資格挽留？

我只想拖延面對現實的期限，即使，其實我根本對真相一無所知。

其實我一直都怕，比葉澄更甚，我怕分手。

我怕我會再次跌落，沒有雪兒的凡間。

雖然仍未提得起勁，但畢竟考試的日子快到了，我還是要上課聽聽Tutor的講解，還有向同學借筆記影印。我修的是會計，考試比較多，不是可以這樣懶散的學系。

子為和我同系，但修讀的科目多少有點不同。我們的Timetable往往不合，每次我要起床時他都在倒頭大睡，我得非常小心地整裝，盡量不要弄醒他。

陽光往往能穿透窗紗，每天的早上是我最平靜的時光。我可以不加思索，只須專心打扮。忽爾發現，在自我封閉的幾天裡，原來房間不知不覺放了很多陌生的東西。

都堆在子為的桌上。

手繪的木相架、少女風格的打氣卡還有大大小小的禮物盒。

很進取的女生啊。

子為的女人緣一直很好，兩年間他一腳踏沉了不知多少條青春小艇，但女生們還是湧到他的箭豬頭下

爭取那涼薄而短暫的愛。

這些年來他上過的美女何其多，有一段時間我老是不能回房裡去，因為他和忙著跟妃子們生兒育女，我也只好忍著繁殖的衝動陪雪兒到她最愛的尖沙咀Shopping。

但這個女生應該有點不一樣吧，子為一直希望但持單身形象，所以房間裡從來不放其他女生送的禮物。雖說宿舍有明文的門禁，但對夜夜笙歌的大學生來說，女生半夜進門已是平常事，子為又怎能不提防提防。

這次把對方的禮物擠滿那小小桌子上，應該是個美得足以收服他女生吧？

也許比葉澄還要迷人。

子為不是說過自己遇到很大的麻煩嗎？難道就在這幾天內做了決定？

顧不得這麼多，我看著鏡子，定形噴霧沙沙的落在頭上，要捉緊時間了。

你也許會問，要是這麼迫切，還搞什麼髮形襯什麼衣服？

同校同學大多都很會打扮，尤其是我讀的學系，大家都很時尚，一旦疏於打理，便會很明顯地被比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今天會遇到雪兒。

我不想和狗公平有太大距離。

學校的面積其實不大，但設計非常詭異，我每年都見到無數來面試的學生迷路。

所有老鬼早就找到去不同課室的捷徑，趕時間的我刻意走最遠的路。

我還未準備好。

急促的步伐泛起了微風，把我的臉吹得發麻。

因為我只會愈走愈近。

我很快便會見到雪兒。

繞再遠的路終究還是有個終點，看著課室的門牌，我不能置信地意識到自己和心愛的女人只隔了這麼一扇門。

我們之間卻是那麼的遙遠。

我把門推開，向講師點點頭為自己的遲到致歉。抬頭走上樓梯，卻一眼便發現身穿白色背心的雪兒。

四目交投，數天前才於床上纏綿的情侶卻在此刻無言。

我看著她那熟悉的劉海，新鮮地又找回了和她初見時的感覺。

她很漂亮。

卻又那麼陌生。

雪兒別過臉去，平常為我留下的鄰座被其他同學佔有，我只能在這偌大的課室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我不知道我們會變得陌生的原因。

朋友們都察覺到我們的不妥，這時當年的其中一個組員主動向我招手，最後我就坐在最後一行的角落，逃避著雪兒的目光。

組員不敢問我們的事，只是塔塔我的肩，然後把視線放回手上的筆記。

我點點頭，看著講師熟練地把有用的技巧化作無趣的內容，知道這將是最漫長的一課。

正當我埋怨課室的空調一年四季都冷得如此過份時，褲袋裡的手機傳來震動。

是雪兒。

「張韋晴，我仲以為你死咗tim」

每次吵架她都不會再叫我BB，她習慣喚我的名字，提示我她是認真生氣了。

看著她盤起來的棕色長髮，令白晰的頸項顯得更耀眼。

每次上床只要我吻她的項，雪兒的臉就會紅起來，很快便進入狀態。

不過是幾天前的事。

「我呢幾日唔舒服，sorry」

不久後她轉身盯著我，瞪起的大眼睛下，掛著好明顯的黑眼圈。

睡得不好.....嗎？

「病到我搵極都搵唔到你？真係好辛苦wor」

一時間不知怎樣應對，手機卻又收到她的訊息。

「我已經104個鐘無見過你無聽過你把聲，張韋晴你發咩神經！」

「你知唔知我好驚你有事」

「張韋晴，唔該你下次唔好再叫方子為講大話，佢d戲假到喊唔該」

「你鐘意點就點la，我唔會再理你！Never！！！！」

她生氣的時候打字總是特別快，我從來沒有回應的機會，只好等她的火下了，才乖乖地待在後面等她回頭。

一切是這麼的熟悉。

我不敢相信這樣的雪兒會對我不忠。

她怎可能會變。

「張韋晴你而家係唔係想唔要我啊，你講啊！」

手機的屏幕顯示著她最新傳來的短訊，她恨恨地看著角落中的我，眼睛變得好紅。

我把頭別過她的目光，發現自己是這麼的受不了她哭泣的表情。

這一刻課室內的同學和講師都成了這齣默劇的背景，我們總能在人群中找到對方，卻不能言語。

她旁邊的朋友輕輕地摟著她，像母親一樣撲撲她的髮髻，著她冷靜點冷靜點。

在這兩年多，我們吵過無數次架，但我從未見過雪兒這樣生氣。

這幾天她傳來的短訊超過三百個，所有我們的共同朋友都因為雪兒的異樣忙著找我。她從來注重形象，在這麼人面前主動和我對峙，這是頭一回。

「我好掛住你ar，正pk！」

眉頭再鎖不住淚水，我捂著口，把頭埋在桌子上，把這一課的講義染得迷濛。

嗚咽的聲音傳到附近的同學耳中，好奇的視線把我刺得好痛，但這一刻我竟然一點都不難受。

雪兒沒有變。

她完全沒有變。

這一次是我二十一年的人生裡，哭得最快樂的一次。

察覺到我的不妥，身旁的同學拍拍我的肩，說要陪我到洗手間洗一把臉。我沒有回答，只是，慢慢從抽搐的身體收回淚水，接過遞來的紙巾，臉被久違的冷空氣吹得好涼。

這時發現雪兒憂心忡忡地看著我，再次四目交投，我不再避開她的目光，我只能在抖動的唇勾出一個笑容，告訴她，相隔這104小時，我回來了。

我相信妳，雪兒。

無論心意卡上寫了什麼，葉澄說了什麼，我願意相信妳。

我把桌子上被淚水糊掉的筆記草草塞進背包裡，然後一股腦兒地衝出了課室。隱約見到雪兒一臉驚訝地看著跑出課室的我，我知道自己還有扳回分數的機會。

學校的走廊其實和課室一樣冷，我走到附近電榜附近的座位，把背包放在地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我握著手機，鼓起勇氣向雪兒傳了一個訊息。

趙雪兒，我不會讓妳成為我的前度。

「雪兒，我有嘢想同妳講！」

才剛按下傳送的按鈕，我開始組織如何向雪學解釋這幾天發生的事。

忽爾想起葉澄昨晚說的話。

我真的該把所有事說出來嗎？

現在就回去宿舍把那條Tiffany拿過來，然後向雪兒道明一切？

那豈不是在說明我對她的不信任嗎？

再者，葉澄暗示過，如果我在這星期壞了她的好事，她便會再次自殺。

現在真的最佳的時機？

不不不，我不應該告訴雪兒。

要再等一個星期。狗公平的生日過後我便可以當面和葉澄對質。

一切，一切都是葉澄搞的鬼.....

是吧？

否則什麼都解釋不了。

這時候雪兒回覆我的短訊：

「但係我無嘢想同你講wor張先生」

天啊，其實現在我也沒什麼可以向妳坦白。

「仲有啊，唔該張先生你唔好擺走晒我d生日禮物，唔該你比番我！」

生日禮物.....嗎？

又再想起那張心意卡的下款。

「love,
Kelvin」

心裡還是隱隱作痛。

這一刻見不到雪兒，腦裡的衝動慢慢被疑問推到手心。

不可以再想，我應該相信她。

我一定要相信她。

這樣愛美的她竟然為我得了雙黑眼圈，她的擔心怎可能是假的，這可以是哪門兒的演技？

我一定要相信她。

一切只是我多疑，只是我自卑。

一切都是葉澄搞的鬼。

眉頭一皺，又再記起葉澄那個叫人心寒的短訊。

後果自負。

為什麼要做到這一步？就只為了陷害雪兒？

我還是想不通。

看著冒汗的手心，我提醒自己，要記住在課室裡跑出來的勇氣，否則我和雪兒之間，只有絕路一條。

除了信任，我別無他選。

苦苦等了兩個小時，耳筒不停播著陳奕迅的〈失戀太少〉，提示自己只要走錯一步，雪兒和我便再沒有將來。

看著課室裡的同學緩緩走出來，卻沒有看見雪兒。

等了好一會，終於，穿著卡其色的熱褲，跟往常一樣衣著單薄的女生提著小小的背包，在朋友的陪伴下走到人群之中。

耳筒忽然失聲，手機直接傳來雪兒的特定鈴聲。

「你喺邊啊張韋晴，我啲禮物呢？」

看著她拿著同款的手機，四處張望要找出失蹤多日的男友，語氣雖然無禮，但事實上非常著緊。

這個口是心非的傻女人。

「做咩啊，好心急想搵到我咩？」

她還是東鑽西鑽地尋找我的身影，在隱蔽的不遠處，我不禁抱著背包發笑。

「Shut up！我係緊張自己啲禮物之嘛！你擺完比我好即刻消失添啊！」

現在是時候把禮物還給雪兒嗎？

如果所有事都是葉澄砌詞陷害，我又應否讓她看見那盒Tiffany？

不過，如果雪兒真的沒見過那條頸鍊和心意卡，她會有什麼反應？一旦她找狗公平和葉澄對質，葉澄會怎樣向我報復？

又再在她那動脈上多劃幾筆更深的刀痕嗎？

她肯定幹得出來，那些血痕深得不可能是一個玩笑。

這個星期最好還是按兵不動。

「我放咗喺屋企啊，而家點擺比妳啲。一係妳陪我番薄扶林囉！」

人群漸漸退散，有些同學發現我躲在一角，只好尷尬地對我報以微笑。

.....我剛才還是引人注目。

「喂啊！我仲未拆過啲禮物架！我好想知班組子女送咩比我啊！」

她一邊向朋友們揮手道別，一邊站在原地繼續搜索那個可惡的男朋友。

我知道她還是很生氣。

但那孩子氣的臉上，卻散發著兩小時前沒有的安心。

等等，雪兒沒有拆開過禮物？

在巴士上看見那個藍色錦盒時，包裝已明顯被拆開過，而且放在相當顯眼的地方。

所以我才會發現它。

這不是個很重要的矛盾嗎？如果雪兒沒有拆開過任何禮物，這盒Tiffany就是一個昂貴的陷阱，企圖要把雪兒和狗公平置諸死地。

雪兒是實話實說，還是在刻意試探我？

我的心忽爾寒起來。

因為看著這個深愛多年的初戀對象，我竟然如此深入地猜度她。

剛才一時的衝動和堅持，在葉澄昨晚的話和那條Tiffany底下，竟然這麼的吹彈可破。

彼此之間的信任，脆弱得叫人心痛。

「成大袋嘢塞比我，我托到番屋企已經好犀利啦！仲怨我！」

裝出故意頂撞的語氣，我慢慢走出匿藏的暗角，順勢把手機關掉。

看著嬉皮笑臉的我，雪兒垂下握著電話的手，漸漸溶解掉剛才潑辣的表情。

她失神地看著我的臉，緊緊抵起嘴唇，眼淚巴巴地流下來。

早上的校園內，走廊只剩下我們兩人，像往常一樣，舞台下從來沒有觀眾。

我和雪兒總有只屬於我們的劇情。

忽然變得不知所措，我沒有說話，看著把手機丟在地上跑過來的性感女生，我的心像被千萬根針扎穿一樣。

矮小的雪兒撲上來緊緊地抱著我，豐滿的乳房貼上我的身，眼淚將我襯衣染濕。咽哽中，她張口狠狠地咬著我的肩，直至氣力用光，她摟著我的腰高聲撒嬌：

「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你去咗邊度啊！你知唔知我幾驚你出事啊！」

說罷，雪兒把我抱得更緊，不斷用頭撞我的胸口，那蓬鬆的髮髻在搖昂中變得披散。

這個女生，想我想得好狼狽。

我應該相信她.....是吧？

她不是和以往一樣愛我嗎？

我把背包拋在地上，將這個可愛的女生高高抱起，被她用力地敲打自己的頭，慢慢回憶起失落了104小時的感覺。

陽光打不穿學校的圍牆，只有光管的照明，我根本看不清楚四周。

現在我的眼裡只有懷裡的這個小女人，也許，順其自然，我還可以多少再賒取到一點幸福。

打鬧了好一會，我還是決定不向雪兒透露葉澄和頸鍊的事。

我想好好珍惜這借來的福份，暫時不想打擾我們之間的快樂。

碰巧雪兒早年移民加拿大的親戚在今天回港探望，所以沒有盤問我的空間。臨行前她拾回地上被刮花的手機，笑言我得好好賠償後便急急跑回家裡。

回到宿舍，坐在床上盯著那盒Tiffany，忽爾覺得今天的情緒很波動。

和雪兒的和好，是來得這樣的迅速，卻又完全沒有實感。

像是一時湧現的衝動把我短暫帶回美好的過去，卻又立刻被自己打落地獄。

迴避掉這幾天和她失去聯絡的事，我佯裝和平常一樣，回覆著雪兒比以往更加頻密的短訊。

葉澄的說話，她手上的疤痕，認真得叫我難以相信她的一切言行只是惡性的玩笑。也許昨夜沒有見過葉澄的話，我還能在這幾天從單單一條Tiffany頸鍊裡恢復過來。

絕望、恐懼，以及希望。這一切一切都來得太突然，快得叫我喘不了氣，難以適從葉澄指揮的節奏。

我懷疑的不只是雪兒，我懷疑狗公平，也懷疑葉澄。在這麼多資訊圍攻下，我只敢相信懷疑一切的自己。

因為我害怕會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失去一切。

看著手機裡我跟雪兒上千張的合照，回憶起一千天以來的悲歡喜樂，所有經歷在這一刻都變得如此陌生而迷人。

這時候訊息的提示音打斷我的思路，畫面彈出一個短訊。

來自只在半年前聯絡過的沒記錄號碼。

「不如今晚出嚟見下面，9點，門口Bookstore等」

發信人，是將於下星期迎來生日的一年級生。

第十三章

看著屏幕上的短訊，我緊握著手機，提醒自己不要緊張。

雖然不知道狗公平約我的意圖，但他的主動參與不是令事情有了進展嗎？

至少我不用再聽葉澄的片面之詞，這次我可以憑自己，證實雪兒的清白。

半年前你說的話孰真孰假，我現在可以置諸腦後。

但今天我絕不會再讓你逃掉。

即使被你打得遍體鱗傷，我也要迫你說出真相。

我這次什麼都不怕，因為再沒什麼，比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叫人心寒。

到底說謊的人是你，還是葉澄？

今晚我就要知道答案。

把紙袋裡的Tiffany禮盒放進背包，我整理好衣裝便離開了宿舍。

必要時拿這條頸鍊出來，多少會迫出點線索吧。

不過這次我得非常小心，因為即使這次和狗公平的見面是個大好機會，我也並非毫無顧慮。

頸鍊的事和葉澄提供的敏感情報我要絕口不提，否則狗公平日後有了異樣，怪罪於我的葉澄不知會做出什麼來。

那幾道足以叫她輕微貧血的刀痕，沒有足夠的絕望是刻不進手腕的。

葉澄絕對敢自殺，對這樣的她，我開不起輕率的玩笑。

為了守護妳最後一星期的幸福，還真多謝套在我身上的這幅枷鎖，叫我在享有自由的同時動彈不得。

因為宿舍和學校的書店還是有段距離，路上我一直思索著盤問狗公平的對策。

遺憾是所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都被葉澄封鎖著，我這次得步步為營，對於主動邀約的狗公平，說不定我早就居於下風。

他約我的動機是什麼？

要宣告他得到雪兒的勝利？如果葉澄所言屬實，那狗公平要向我道明真相的事，肯定隱要瞞著雪兒。

不過，若雪兒和狗公平早成一對，她今天花了這麼多狠勁演一個野蠻女友，還真是多餘得過份。

撇開葉澄的話不管，如果不是為了雪兒的事，狗公平有什麼需要和我見面？

除了就讀同一學系，我和他的關係網根本完全隔離，退一萬步來說，他也不過是我女朋友的其中一個組子女。

加上半年前的事如此敏感，我們到底有什麼見面的必要？

嘿，能叫我想這麼多，其實他早就領先一著了嘛。

還是到碰面再算吧。

事情總會自然地發展。

放學後的校園人流大減，除了部分一身居家打扮在忙功課的同學，入夜後的Campus根本沒有人會有興趣踏足。

看著手錶顯示的時間，和約見葉澄時一樣，我又再比預定更早來到。

還未接近公開考試，來學校溫書的中學生不多，偶爾穿梭的只是準備回家的同學和捧著手提電腦的莘莘學子。

相隔一分鐘我便忍不住再看錶，才明白到打算順其自然的自己是多麼的不自然。

心跳得好慢，撲通，撲，通。

這感覺比半年前更強烈，相較之下，更像和葉澄對話的節奏。

這點你們倒是很匹配嘛，混蛋夫妻。

這時候，穿過短短的走廊，不遠處一個穿著短袖白色恤衫的高大男生推開了厚重的玻璃門。

終於來了。

向他招招手，我握著背包的帶子，不由得有點緊張。

他瞥了瞥我的臉，低著頭，緩緩地走到我的面前。

和半年前一樣的感覺。

「我仲以為我早到有排等，點知你都咁早就到。」

擺出一幅客套的笑容，我不想一開始便把氣氛弄僵。

不能著急，一步一步來吧。

看他想要什麼把戲。

「……嗯。」

狗公平一臉鬱卒地低下頭，似乎很沒精神。

「咁急要見我，應該係緊要事啦。」

他不置可否地點點頭，仍不算答話。

「做咩事啊，咁down咁嘅？同女朋友鬧交？」

我笑著拍了拍他的肩，盡量不表現出惡意。

先提起葉澄試試他的反應吧。

「啊澄係唔係搵過你？」

他忽然抬起頭，直接切入正題。

原來跟葉澄有關。

「做咩咁問？你地係咪鬧……」

「即係有定無？」

狗公平斬釘截鐵地打斷了我的話，似乎不打算扮客套了。

正合我意。

「有又點，無又點？你女朋友嘅嘢，你咪自己走去問佢囉。」

刺激一下他吧。

「我叫你答我，啊澄有無搵過你啊！」

他突然推前了一步，聲量大得嚇人。

看來真的很著急，再帶他遊遊花園罷。

「佢係有搵過我，咪兩個禮拜前你地Plan緊雪兒生日Party嗰排囉。」

「之後呢？」

「無啦，我地都唔熟。」

說罷，我聳聳肩，一臉無辜地笑了笑。

「之後你地無見過面？你想呢邊個啊！」

狗公平情緒變得更激動，拳頭握得緊緊，像隨時要和我開打。

和半年前不同，這次他不再被動。

這樣說來，他肯定察覺到葉澄聯絡過我。導致葉澄不得不找上我的理由一定和狗公平有關吧。

這正是關鍵。如果狗公平在意的事和葉澄昨晚說的相符，那她便沒有說謊。

雪兒背叛了我。

問題是，狗公平緊張的是什麼？他已經知道我們曾經見面，不能用這點再拖下去。

狗公平對葉澄的未知，就是我的籌碼。

「係，佢尋晚係搵過我，仲約埋喺半年前個公園添。」

我就要你知道，葉澄對你這傢伙一直瞭如指掌。

「……咁佢講過啲咩？」

狗公平皺著眉，忽然把視線別開。

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到底有多聰明。

「你覺得佢會講啲咩？」

「我叫你講啊！」

「做咩啊？你係佢條仔，咁想知點解唔自己問佢？」

終於忍受不了我的囂張，狗公平捉住我的衣領，微微喘著氣。

和我半年前一樣。

「我唔得閒同你玩啊！佢係唔係講過我同雪兒媽嘅事？」

竟然主動提起雪兒？

他已經知道葉澄察覺到他們之間的關係嗎？不，等等，先不要下定論。

如果雪兒和狗公平實屬無辜，葉澄可以察覺到什麼？

雪兒和狗公平之間，一定有足以令葉澄起疑的連繫。

再說，葉澄一口咬定半年前和他上房的是雪兒，加上我背包裡的Tiffany頸鍊，一切不是葉澄一個人的疑心便能夠解釋。

葉澄、雪兒和狗公平，誰在說謊？

「雪兒係我女朋友，你同佢可以有啲咩事？」

我捉著他的手，對上他的視線，不打算退讓。

先不要暴露我知道什麼，還是再套套他的話吧。

「都話唔使再試我！你知唔知而家啊澄好有問題，前幾日佢仲send啲自殺嘅相比我，佢而家顛咗啊你知唔知啊！」

扯著我衣領的手力度變得更大，我根本拉不開他。

狗公平知道葉澄自殺，應該也知道葉澄自殺的原因吧？正常推論下，狗公平發覺到葉澄對雪兒和自己起疑，甚至偏激得要自殺，他理應可以猜中葉澄察覺到什麼吧？

這樣狗公平又何須見我？

原因只有一個，他不知道葉澄想利用我做什麼。

我要保守的秘密界線很高，可以說的根本不多，要用情報套狗公平的話根本不足夠。

不過現在著急的是他，我人就在這裡，我只需要等。

等他說出我想知道的事。

「即係你覺得葉澄自殺關雪兒事啦，唔係你搵我做咩？」

繼續下去，狗公平應該也不想再和我兜圈了吧。

抿著唇，像要好好整理情緒，他呼了口重重的氣，捉著我的我緩緩地放鬆起來。

「啊澄懷疑我對佢唔住，同左雪兒媽一齊。」

什麼？他根本知道葉澄懷疑自己的事？這樣說，對於葉澄，我們知道的事根本完全對等。

再說，狗公平忽然對我坦白的意圖是什麼？是要我相信自己是無辜？

還是要先發制人，叫我不能再生疑？

如果我決定相信他，相信雪兒，是否就落入了他的圈套？

現在狗公平尚未提及的，只有頸鍊和半年前的事。

如果現在把頸鍊拿出來和他當面對質，應該便可以得到結論了吧。

但是，一旦葉澄發現我毀約，當日便再度自殺，我又可以負擔得起責任嗎？

不可以說不可以說，再忍耐一星期。

一星期之後葉澄也不會制止我向雪兒和狗公平攤牌，這樣說，在這一星期騙倒我有什麼用？

不過，即使想不出結論，我現在可以做的事，就只有保守昨晚的秘密。

但這並不代表我會繼續被動。

「葉澄係有同我提過你同雪兒嘅事，但係佢根本咩證據都無，我點會信佢。」

證據。

葉澄有的證據就是半年前的事，以及Tiffany頸鍊上的心意卡。

如果這些是葉澄指證狗公平和雪兒的證據，狗公平又可以怎樣證明自己的清白？

狗公平的手慢慢放開，態度明顯放緩。

他皺著眉看著我的臉，似乎思索著什麼。

「啊澄淨係同你講佢覺得我同雪兒媽有嘢，之後就咩都無講？」

「係。你覺得佢仲可以講啲咩？」

可惡，現在是否把頸鍊拿出來的時機？

可惡！

狗公平知道我在套話，別過頭去沒有作聲。

「葉澄實牙實齒話你同雪兒一齊咗，仲比埋佢手嘅傷口我睇。老實講我唔明點解佢會咁肯定你地係有嘢，但係我絕對會相信雪兒。」

說罷，心突然緊縮一下，揪得很痛。

「其實你根本咩都知啦，你知道葉澄懷疑緊啲乜，你又知道佢見過我。佢見得我你都預咗佢會同我講你地嘅事，咁你仲嚟搵我做咩？捉住我想打咁，想咁樣證明你係無辜？」

我要捉緊這個節奏。

光告訴我葉澄現在發了瘋，根本解釋不了我背包裡的事實。

我現在根本沒辦法相信你，還有雪兒。

狗公平回過頭來，視線卻從我面上別開。

沉默了好一會，他再次握緊雙手，抬頭看著我說：

「我諗你都知道，我一直都鐘意雪兒媽。」

皮膚猛地縮起來，我不禁瞪大了眼睛。

他為什麼在這時候坦白？這對要證明自身清白的他，不是最壞的決定嗎？

他打算要這樣換取我的信任？

有必要做到這一步嗎？

「當然。不過我對自己女朋友有信心。」

「我承認我係有追過雪兒媽，但係佢一直都無接受我。」

等等，我搞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坦白？是想要證明葉澄的擔憂都只是多疑？再者，半年前的事和錦盒裡心意卡根本不可能因為他的這番話作廢。

說謊的是誰？是狗公平，還是葉澄？

「咁點解你仲要同葉澄一齊？」

要找個突破口，先引導到葉澄身上吧。

「本來我以為佢係Play Girl，點估到佢對以前嘅嘢咁執著……」

「就係咁簡單？因為佢睇唔開，所以就自殺？」

這段時間，根據雪兒手機的紀錄，狗公平的確沒有再聯絡雪兒。不過葉澄在Party當日不就偷偷比對過狗公平和雪兒的訊息紀錄了嗎？

問題是我根本沒看過狗公平的手機，葉澄的話怎能作準？

現在就要他拿出手機對質嗎？沒有用吧，這樣做只會打草驚蛇，加上事情已經發展到他察覺到葉澄的行動，有可能不刪掉可疑的訊息嗎？

「女人一起疑心，所有人都唔會係清白。」

狗公平，歎了口氣，失神地盯著地上。

這麼簡單的一句，卻是這樣有說服力。

豈止女人，我不也是一樣嗎？對雪兒、對葉澄，對狗公平，我對所有人都起了疑心，每次都把人家的

話鑽到最深處，非要證明對方說謊不可。

直到現在我又證實過什麼？只證實了我能信任的只有自己。

我不就跟他口中的葉澄一樣嗎？

「總之，我今日嚟係想同你講，啊澄而家諗野鑽晒牛角尖，好唔rational。希望你同雪兒媽唔好俾佢嘅說話影響到。」

狗公平歎息地笑了笑，像沒氣力再爭論下去，草草地把對話完結。

他指一指我的衣領，笑了笑，提示我應該先整理好行裝。

「呢段時間我同啊澄搞到好僵，你都見啦，係Party上面我地真係零交流。點講都好，頭先咁激動，好對唔住。」

狗公平曲著身子，低頭為剛才的事致歉。

怎麼了？這樣就完結了？他有什麼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半年前的事就這樣留著不提？怎麼絕口不提頸鍊的事？他不知道自己送的禮物已經被拆開了嗎？

說起來，拆開包裝的人是誰？是雪兒嗎？不過，如果她真的搞上了狗公平，怎會放心要我帶走她不忠的罪證？

這樣說最可疑的不就是葉澄嗎？先拆開包裝，再把心意卡放進禮物盒裡，然後親手把偽造的贓物交給我。

偷走雪兒的電話也是為了避免我和雪兒直接對質？

但葉澄有做到這一步的必要嗎？單純是因為質疑狗公平和雪兒？如果只因為起了疑心，她又有必要製造雪兒不忠的罪證嗎？我不相信雪兒對她有什麼好處？

「Anyway，唔好信啊澄講嘅嘢。我會好好Take Care佢，再見。」

說罷，狗公平向我做手勢示意要走，然後轉身走到出口的方向。

看著狗公平的背影，這一刻的我反而不知所措。一切不是有了個合情合理的解釋了嗎？葉澄因為妒忌，所以製造雪兒不忠的證據，偷走她手機、約見我時說的一切，所有所有最近發生的事都由她而起。

只要我相信眼前這個向我坦白一切的一年級生，我便可以重新得到自由。只要相信狗公平，我便不需要再質疑雪兒對我的愛，不需要再質疑葉澄所說的話，不需要再在真相和現實之間無止境地拉扯。

到了這一刻，最好的選擇，竟然是相信這個一直追求自己女朋友的賤人？

哪裡有這樣的道理。

背包裡的小小的一盒Tiffany，忽爾變得很沉重。

說來可笑，最想打算要操控大局的我最後反而被狗公平的說話牽著走。但只要相信他的話，所有事情都有得到完滿的解釋。

怎麼我還會這樣不安？

將一切一切的疑點歸咎於葉澄的精神問題，難道就只有這種方法可以把所有事情扳回正軌？

在空調依然強得過份的大堂內，狗公平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見。

現在的我只期望，眼前的玻璃門就是出口，只要我願意走，就可以離開這裡。

明明以為已經走到絕對的盡頭，眼前卻只剩下，地獄的關口。

第十四章

直到現在，牽涉在事件中的人有三個，狗公平、葉澄，還有雪兒。

葉澄和狗公平說的話完全背道而馳，原本以為是鐵證的Tiffany頸鍊在種種未知下，忽爾變得很無力。

狗公平說的話打出了很大的缺口，只要把一切理解為葉澄過於嫉妒而作出的發洩行為，所有事情便有了個合理的解釋。

不過，狗公平值得我相信嗎？如果說一切都是葉澄的計劃，這實在是粗疏得詭異；但是，狗公平提出的說法在Tiffany的對比下卻顯得更不實在。

如果說所有問題只在乎我的決定，現在的我根本沒有足夠的理據去相信任何人。

甚至是雪兒。

現在不能相信葉澄和狗公平，我需要更多時間。

我需要一個真正的突破點。

在宿舍的走廊裡總是碰到不同的人，他們像永遠不需要睡眠，決心在這三年燒光所有青春。

所以我很喜歡住在這裡。

說起來這段時間也太麻煩子為了，不想再在無答案的問題裡糾纏，反正也做不了什麼，就好好放鬆一下，請子為去吃飯罷。

我的房間在走廊的盡頭，心情現在難得地振奮，我加快了腳步，正當我打算像往常一樣推開房門，裡頭的叫聲卻令我停步。

我的房間裡有人在做愛。

急忙將電話拿出來，嘎，果然錯過了子為的短訊。

我們要用到房間，總會在事前通知對方一聲，他怎可能違背這個慣例。

房間內的嬌喘聲和我袴下的生理反應提示著我，這幾天以來我竟然傷心得失去了性慾。

噢，這段時間房間裡不是有很多禮物嗎？難道就是這個女生？終於有人能夠征服我的萬人迷同房，還真是可喜可賀。

突然想起雪兒，現在的我還有面目和她纏綿嗎？帶著懷疑的吻痕只會灼傷對方。

等等，這個女生的聲音.....我肯定有聽過！絕對不是陌生人！肯定是我們的同學！

明明有很深印象，霎時間卻想不出來。是哪位漂亮的女生？讀法律的Christine？修Art的巧雯？

我就這樣呆呆地站在房門前，裡頭卻傳出身體激烈碰撞的聲音和女生的浪叫聲，場面顯得十分微妙。

最後等不了多久，還是想不出是裡頭的女生是誰。和朋友到又一城吃過晚餐後，子為和那個女生都已經走了。

這時候手機鈴聲響起，是雪兒。

「BB！聽日我地Day Off喎！不如出嚟行街囉！」

一切像若無其事地回復正常。

卻很不自然。

「去尖沙咀？」

「Sure！一係去中環都得！」

不可以就這麼到旺角走走，陪我看看喜歡的模型，挑一間普通的時裝店，讓我抬頭挺胸地為妳結賬嗎？

為什麼總是要我陪妳逛妳想逛的街。

「不如去旺角？子為話有間泰國嘢好好味.....」

「What？食泰國嘢點解唔去尖沙咀嗰間？上次你都係好味架！」

電話裡頭的雪兒聽到旺角兩個字，便急不及待要打斷我的話。

是多麼的理直氣壯。

這是兩年來，我第一次要決定約會地點。

卻換來一聲，What。

「算啦，無嘢。聽日一點九龍塘站，C出口等。」

「做咩啊BB？你真係好想去旺角？咁唔去尖沙咀，去旺角囉好唔好？」

妳根本不明白我。

從來都不明白我。

「唔駛啦，我好眼瞓，聽日見。」

「喂！張韋晴！」

快要掛線時，擴音器傳來雪兒的叫罵聲。

有完沒完啊。

「張韋晴！你唔好得寸進尺！你以為我已經撈完你哪？你呢幾日死咗去邊？點解要扮唔喺Hall啊？仲有啊，我的禮物呢？比番啲禮物我啊！」

這是為了誰啊？不是為了妳身邊的組子女，我會這樣麻煩嗎？

就只會想著禮物。

禮物，禮物。為什麼不說明白點？妳是想要那條Tiffany！

「妳煩夠未啊趙雪兒！」

「而家我煩定你煩啊！張韋晴！」

「次次都去尖沙咀中環，陪我去一次旺角得唔得啊！」

「我咪話可以囉！係你自己無啦啦發脾氣之嘛！」

電話傳來雪兒的啞鳴聲。每次吵架，大大小小的事，她都會哭。

我每次也只能認錯。

只為了不讓她離開我。

「張韋晴！我忍夠啦！」

這句對白，我到底聽過多少遍？

她又說過多少遍？

想過多少遍？

「所以呢？」

忍夠了，然後呢？

我不想再為你們三個的事煩下去，妳替我下決定吧

妳忍受夠了，面對我這個男朋友，現在妳有什麼打算？

忍夠了，然後呢？

「衰人！衰人！衰人！張韋晴你正衰人！」

她的聲音大得刺耳。

明明這一句在中午甜得叫我快要溶掉。

現在我卻顯得這樣無動於衷。

「聽日唔見啦！以後都唔見啦！永遠都唔見啦！」

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她耍性子。

這次聽來卻是如此真實。

再也不見了嗎？不再在尖沙咀陪妳買我永遠買不起的裙、不再在中環吃我自己不敢點餐的晚飯、不再在妳的家樓下停步，就因為怕被妳爸見到我了嗎？

再也不見了嗎？

可以嗎？

咔嚓。

雪兒沒有等我的回答便掛了線，她最後的話仿佛成了自然的句號。

這樣的兒戲，卻又叫人難受。

這一刻我的腦袋放空，好久沒有試過這樣釋懷。

也許，就這樣不清不楚地完結吧。不需要結論，不需要答案。

不明不白地結束，初戀不都這樣嗎？

握著的電話微微發燙，卻不能蒸發手心的汗。

怎可能永遠都不見面，總有要上的課要考的試，總有要見面的理由。

「咦，開咗燈嘅？頭先無熄咩？」

此時，門外傳來子為疑惑的聲音。

「係咪你大蝦炸傻豬！」

傻豬？喂喂，子為不是受不了這種稱呼嗎？

是剛才和子為上床的女生吧，怎麼突然折返了？

「無可能嘅！頭先我一定有.....噢！啊Jer！你番咗嚟啦？」

穿著Camp Tee的子為打開門，愕然地看著坐在床上的我。

有什麼好奇怪，這是我們的房間對不對！

「係啊傻豬，帶埋啊嫂入嚟啦仆街仔。」

第一次見到子為這樣張惶的模樣，他以往都會很神氣地向我展視他最新的女友，這回卻是如此的忌諱。

到底是哪位不知名的美女啊？

子為推開了門，靦覷地向我笑了笑，然後示意要身後的女生進來。

接下來，我終於明白到他之前在為什麼會這樣困擾。

「Hello.....你好啊，Jerry哥。」

眼前這個胖胖的女生，站在子為的身邊顯得好矮小。明顯是最近才護理過的燙直長髮叫她的油亮的臉顯得更胖。

難怪我覺得她的聲音這麼耳熟。

她是Andrea。

「噢！我記得妳！Andrea吖嘛！」

極力用開朗的語調掩蓋我的驚訝，我不想讓她和子為難堪。

不想讓他們察覺到，他們是這麼的不相襯。

「哈哈.....我明嘅.....」

Andrea尷尬地笑了笑，似乎誤會了我的意思。

等等，我不是在挖苦妳啊！

子為看穿我的心思，一手把女友攙過來，向我打了個眼色。

碰。

這時候門清脆地關上了。

沉默了好一段時間，子為抱著Andrea坐在床上，不知不覺我們成了在房間兩側對望的奇妙場面。

子為知道有我在場，Andrea會變得很敏感，所以示意我先不要說話，就繼續坐在這裡，等他主導氣氛。

也難怪，Andrea在Ocamp的事實在太轟動，現在我說什麼都像會觸動她的神經。

子為對女生的要求不是很高嗎？怎麼會搞上了這個技蘭？

更叫我驚訝的是，他竟然會讓一個女人名正言順地留在房間裡，還顯得這麼親熱。

他這一回好認真。

「喂，死仔，俾你撞到正添！」

好，就順著這個氣氛走吧。

「叫我唔好番房住，唔通做功課咩你！一早估到啦，成屋都係禮物！」

「妖，你夠搞到成房都係雪兒啲禮物啦！」

說罷，子為才發現自己溜嘴了，一時忘記了我和雪兒吵架的事。

他瞥了瞥地上的紙袋，笑著開脫：

「啊Jer，你呢一期就富貴啦，幾時請食飯先！」

「你就富貴！頭先去食老麥炸！」

「仲扮嘢！買咗咁大袋嘢都叫窮？咁我破產都唔掂啦！」

.....天啊，這些都是Andrea組員送給雪兒的禮物，你這次踩中地雷了。

「幫人Keep住架炸仆街仔！話時話，幾時開始架你地！」

子為看了看女友的臉，似乎不太方便說起這個問題。

「關你鬼事！係啲啊Jer，做咩咁大手筆嘅？係啲.....雪兒生日就到，難怪啦！」

什麼？什麼大手筆？

「你喺乜啊子為哥？」

「你仲扮嘢！條Tiffany頸鍊啊！至少一萬蚊啦，仲話窮！」

他怎麼會知道.....等等，我的確有在房間裡打開過那個禮物盒，是放在床上時被他發現嗎？去你的，我太失策了。

「你誤會咗啦，條鍊唔係我架！係雪兒班組子女送架！」

算了，乾脆不要瞞下去，不然Andrea只會更難堪。

「哇，邊個組仔女咁有心啊！我啲組仔女送波衫炸！」

正當子為想為剛才的事打圓場，Andrea坐忽然皺起眉頭，定神地看著我。

我也想知道是誰要送雪兒這份昂貴的驚喜，不過Andrea這是什麼意思？

「Jerry哥，你話我啲Groupmate送咗條Tiffany頸鍊比雪兒媽？」

她的反應認真得過份，忽爾叫我有點緊張。

妳要我怎麼回答啊？我也未搞清楚送禮的人是不是狗公平。

「係啊，佢地真係有錢，哈哈……」

「係邊個送架？咩款式架？」

Andrea突然站起來，眼袋不自覺地跳動，凝重地盯著我的臉。

為什麼這樣在意？

子為察覺到有不妥，立即起身安撫Andrea，但這刻的她顯然不受落。

「我唔記得啦……」

「你未俾番雪兒媽架嘛？你俾我睇下啦！求下你吖！」

Andrea捉著我的肩用力搖動，雖然這叫我無名火起，但總不能在子為面前發難吧。

怎能給妳看啊，裡頭的心意卡有狗公平的名字，一旦事情被揭發了，不知道葉澄又會怎樣嚇破我的膽。

「呢啲係雪兒私人嘢嚟架，點可以亂咁俾人架。子為，你快啲買番條周大福比啊嫂啦！」

快點開脫過去吧。

「喂Good Idea啲！就咁話啦！好啦好啦，豬豬妳坐低先啦，唔好咁啦！」

子為急忙拉開Andrea，希望快點叫她回復冷靜。

房間內的氣氛變得異常地凝重，我們萬萬想不到一條Tiffany會莫名地挑起Andrea的情緒。他們之間的拉扯叫場面變得非常難堪。

Andrea深知我們對她的疑惑，拍了拍子為的手，輕輕地點點頭。

深呼吸了一口氣，她緊握著拳頭，凝神地看著我：

「Jerry哥，求下你話我知係邊個送Tiffany比雪兒媽啦！好重要架！」

「唔係啊，連我自己都唔……」

「如果條鍊係一年前嘅款，鑲粉鑽嘅，就一定係葉澄個死八婆！正Cheap精！」

Andrea情緒再度激動起來，把我的臉噴得好濕。

等等，為什麼她這樣清楚那條Tiffany頸鍊的式樣？再說，為什麼她覺得送頸鍊的人是葉澄？

最重要的是，這頸鍊跟她有什麼關係？

「啊嫂，點解你咁肯定係葉澄送條鍊比雪兒？」

Andrea恨恨地皺著眉，盯著我張聲大叫：

「條Tiffany係我好姊妹買比佢男朋友架！係葉澄個死八婆撬佢牆腳炸！」

子為立即拉開Andrea，我抬頭看著她那認真的表情，嘴角不禁勾出微笑。

我知道，Andrea就是所有謎題的突破點。

第十五章

看著眼前這個快要發飆的技蘭，我知道事情終於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無從取利的人永遠最為可靠。葉澄也許有騙我的需要、狗公平也可以說謊。

但Andrea沒有隱瞞真相的理由。

這一次我可以相信她。

「條鍊係妳好姊妹買嚟送比男朋友嘅.....咁關葉澄咩事呢？」

告訴我，妳對她記恨的理由。

「得啦得啦，唔駛咁驚！我唔會食人嘅！」

Andrea掙開子為的手，看了看的臉，重重地呼了口氣。

子為在旁無力地攤攤手，皺著眉向我苦笑。

現在沒有人可以平伏Andrea的情緒。

「頭先我已經講過，係條死八婆撬牆腳！」

不行，妳還未夠激動。

「吓.....我唔明㗎，咁就算葉澄係有咁做，都唔關係鍊事架。妳話條鍊係妳好姊妹個男朋友買嘅，就話關事啫！」

「頂！乜你咁蠢架！頭先.....」

說到中途，Andrea發現自己的失態，一臉靦靦地打住了話。

對了，就要妳這樣。

「哈哈，唔駛介意，好小事啫啊嫂。」

揚了揚手示意要她坐下，有子為陪著她應該可以安心說更多了吧。

「嗯.....啊嫂，照妳咁講，即使條鍊係妳好姊妹買嘅.....咁佢男朋友就送咗俾葉澄？」

這也是惟一合理的解釋，否則Andrea替好姊妹氣什麼。

「Jerry哥，你終於都明啦！To be exact，係葉澄個死八婆主動引佢男朋友，又要佢請食飯又要佢請睇戲，最後個男仔中晒招，咪連條鍊都比埋個八婆囉！明唔明啊！」

真是個爽直得可以的人，收斂過後還是會失言。

也許子為就喜歡她這模樣。

不過，事情不是很奇怪嗎？那條頸鍊分明是女裝的款式，Andrea的姊妹為什麼要送男朋友女裝的Tiffany？

「條鍊係你好姊妹買嚟比自己，然後話係男朋友送比佢？」

聽到我的話，Andrea下意識地避開我的目光，然後緊緊地捉著子為的手。

猜對了。

「嗯.....差唔多啦.....」

Bingo！不過有一點還是很奇怪。

「吓！Tiffany頸鍊喎！點解妳個Friend唔問條仔擺番？」

子為拍拍Andrea的肩，提出了和我相同的疑問。

「人地又唔係無錢買！仲有啊，無啦啦搞大件事咪盞無面！」

堂堂一萬元的頸鍊竟然可以視如無物，女生們還真愛面子。

說起來，如果錯不在葉澄，Ocamp的時候她們怎會搞得這樣僵？

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不過！條八婆都唔係完全無錯囉！係，條鍊係我姊妹買嚟晒命，咁講到都尾都係因為條八婆搞到佢無安全感啫！」

她還在抗辯什麼？

其實那個女生只要相信自己的男朋友，便犯不著搞這場大戲吧？其實.....

其實我又有什麼資格批評其他人。

「咁葉澄做錯啲咩令妳咁憎佢？聽妳咁講，妳係Ocamp之前已經唔鐘意佢架啦？」

終於可以提起Ocamp這個敏感詞。現在是時候進入正題了。

「喂大佬！唔好話你知唔知條鍊係人地女朋友買嘅，咁你唔鐘意人，都唔好收人咁貴嘅禮物啦！呢啲正一貪錢港女！而家仲要送人地條鍊比雪兒媽搞豪氣，Stop la啦！」

說罷，Andrea用力一拍子為的腳，沒理會反應誇張的子為，忿忿地別過頭去。

「咁都未至於要當眾鬧佢吖.....搞到大家咁僵.....」

再刺激一下她吧。

「等陣先！邊個話我係因為咁發癲？你根本咩都唔知！」

甩開子為捉著她的手，Andrea顯得前所未有的激動。

這樣就好。

「你知唔知佢幾賤啊！我呢世都記得，第一日大家攞住件Camp Tee去換衫，個個女仔都無問題，係得佢一個嫌件衫太大件！大姐，S碼嚟架啦！咩意思先？之後就整呢整路，著到成隻雞咁！」

就算刺到她的痛處也不成當眾發難的理由吧。

「你唔開心個日係Day2，即係Day1有事發生？」

我記得她當時明言，Day1的晚上葉澄向其他組仔說過她的壞話。

應該是玩房Game的時候。

Andrea合上雙眼，面上的油光明顯比之前更盛。

她好想安撫自己的情緒。

無論如何她應該真的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否則怎會不智到當眾指摘自己的組員？

現在還是應該相信她吧。

「夜晚，凌晨三點幾，我真係頂唔順，話劫啦要去瞓。咁雪兒媽佢地都話無問題，劫就去休息啦。點知個八婆陰啲陰啲咁同班組仔講咩，吓，咁早就訓咁lup？之後我望一望佢，佢仲可以笑笑口懶好人咁同我講Byebye！」

一邊模仿葉澄的語氣，Andrea一邊掐著子為的大腿，痛得他呱呱大叫。

然後就是重點了吧。

「點知第二朝我起身食早餐，成班組仔見到我係lobby即刻就笑！大佬，傻嘅都估到有嘢啦！之後有個組女問番其他人，先知道條八婆係背後話我似蘇絲黃！又話我係TB！呢啲我都算，我自己知自己事！」

這時候她的眼睛滲出了淚水，子為立即提她抱得好緊，好緊，生怕她會傷心。

忽爾覺得他們好幸福。

「係啊！我知啊！我係樣衰，我係肥！我無佢咁靚女無佢咁受男仔歡迎！我估我唔知咩！我有幾唔掂，幾.....幾樣衰，你估我唔知咩！但係佢唔可以話我好姊妹！」

葉澄是會說女生閒話的人嗎？竟然笨得向組仔說她壞話？

不過當晚有很多組爸私下和組子女飲酒，也許是酒精的作用？

Andrea抹一把眼淚後，咽嗚著把話接下去：

「佢地嗰晚傾大家嘅戀愛史，佢話自己係A4，拍過四次拖，話咩而家無暫對象。之後班組仔問起有無人追佢，佢就話有！仲話有個傻仔送條Tiffany俾自己，話佢個豬扒女朋友管佢唔住都唔好呢啲宅男出嚟害人！佢仲開埋幅相搞到佢比人笑！我好姊妹嚟架！佢憑咩話人啊！佢憑咩啊！正八.....」

說未說完，子為把她的頭埋在胸前，輕輕地拍拍Andrea的頭。喘著氣努力地想把話說下去，Andrea卻只能泣不成聲。

Ocamp的事終於真相大白。

葉澄也許想像不到，那一個傻傻的觀音兵竟然把Andrea帶到自己的計劃當中，叫妒忌的她把圍牆搗破，叫真相逼不得已地被展露。

如果Andrea沒有說謊，葉澄的話便不攻自破成了最虛偽的耳語。只是我還搞不清楚，她到底有什麼必要陷害雪兒和狗公平，純粹出於多疑？多疑得自殘，多疑得籌劃這麼多去威脅我？

如果事實正如Andrea所言，那麼一切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

我應該擯破葉澄的話，相信狗公平的清白，然後向雪兒道明一切？

我不能相信的，就只有葉澄一個嗎？

看著眼前相擁的男女，世俗的眼光沒能扯開相擁的手。哭泣聲在冷空氣中動動，卻毫不悲哀。

幸福的人，眼睛只看見叫自己幸福的人。

不會看見我眼中的疑問。

Andrea沒再追問Tiffany頸鍊的事，只依依地拉著子為的手回家。

也許她是子為外形最差的女友，但從來沒一個女生能令他的笑容變得如此噁心。

第一次，我衷心期望他們能開花結果。

也許路會很難走，難得再走不下去。但曾經不顧一切地愛一個人，一輩子總應該試一次吧。

雪兒當時接受我也是懷著這種心情嗎？

雖然眼前的我長相不怎麼樣，但感覺來了，認定了，就這麼相信自己一次吧。

如此走來，這一千天就因為一個葉澄而即刻變成回憶？

你要我怎麼接受。

這段時間我對雪兒的冷淡，已經把她的心剖得碎爛，痛得不能入眠了吧？

我的一句對不起，就可以把她淌血的傷口縫合嗎？

撕破彼此間信任的人，是我嗎？

真的能全數推諉給葉澄嗎？

雪兒沒接我的來電，也沒回覆我的短訊。當我一個人冷得過份的房間內，捧著手提電腦百無聊賴地登入Facebook，下一秒，心卻突然被扯下來。

「Shirley Chiu把感情狀態設定為：『單身』」

這是兩年以來，雪兒第一次解除我們的交往關係。

她在電話裡頭說的話，並不是一時意氣嗎？

不安的感覺流進血管，叫我的皮膚猛地抽搐。眼袋微微抖動，卻沒法移開焦點。

這卻只是，災難的開端。

第十六章

這兩年來我和雪兒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有爭執，每一次她都意氣用事地跟我說分手。

但她從未試過在Facebook解除交往關係，因為她知道這是我安全感的來源。

雪兒這次可不是鬧著玩。

關係近況下有很多關心的留言，但雪兒統統都沒有回覆。

果然是因為我最近的異樣嗎？

我已經撥了十多次電話，雪兒卻一個都不肯接。

不安感前所未有地沉重。這次真的出問題了。

不停寄出一個又一個的短訊，卻一直等不到雪兒的回覆。

她這次可認真得很。

看著床邊的背包，忽爾覺得這段時間的自己很可笑。

以為自己像個偵探，能查證所有問題的源頭。猜忌雪兒，猜忌葉澄，猜忌狗公平。

我猜忌所有人，卻沒發現最可疑的是盲目地要找出真相的自己。

最真誠的愛不就在我面前嗎，我還憑什麼去拆穿這赤裸裸的心。

所有問題的起源是葉澄。

這個女人別有用心，她做的一切一切已經超越了惡作劇的程度。

全都是有系統的計劃，一心要把雪兒推落深谷，摔至粉身粹骨。

最可笑的卻是，親手為葉澄執刑的劊子手，竟然是我自己。

葉澄，我要妳把這筆債，本利歸還。

一整晚，雪兒都沒回覆過我的來電和短訊。

Facebook上的留言不斷增加，卻等不到雪兒的答覆。這一晚，向來沉迷社交網站的雪兒一反常態，完全沒用過Facebook，只留下叫人絕望的關係狀態。

本著最壞的打算，我曾經懷疑過她已經把我封鎖，但透過子為和Andrea的帳號，卻完全否定了這個

可能性。

我只想在她的舉止，找出那麼一點點的希望，卻無能為力。

現在的我只能守在她居住的獨立洋房門前，期望她會出現。

我只求妳聽我的解釋，即使妳不能接受這種可恥的情有可原，也至少讓我用男朋友的身份見妳最後一面。

我不想我們之間淪落得，只需要在Facebook上解除關係便化為烏有。

求求妳，讓我見妳一面。

手機偶爾會收到子為的訊息，雖然毫不知情，但他由衷地希望我和雪兒能重修舊好。

我還記得我告白成功那一天，深夜回到房間忍不住叫醒這個老友報喜，他好歹一個大男人，卻竟然為我喜極而泣。

因為他知道我有多愛這個女生。

連旁人都可以無條件支持我的幸福，怎麼我卻要一手把它給毀爛。

看著這木製大門上的浮雕，想起每一次我牽著雪兒的手送她回家，每每都在這門前止步。

我跨不進這門檻。我不敢帶著這個軀體走進她的家，仿佛我的一呼一吸都會和那光潔的地磚起化學作用，散發窮酸的腐臭。

每一次在這裡，我都只能輕輕抱著她，然後不留痕跡地消散。

已經把她帶到我這個不堪的世界，我又怎麼敢踏足她那華美的空間。

這一刻，執著懷疑，忘卻珍惜的自己，卻毫無廉恥地期望有奇跡的出現。

還有什麼可以讓我變得更難堪。

看著二樓窗內關掉的窗紗，陽光透射不出雪兒那細細的身影，以為早已流乾的淚水卻凝在睫毛上，提醒我根本沒有竊看的資格。

這時候手中的電話連綿震動，來電的人正是一切事情的始作俑者。

「嘿，趙雪兒嘅好男朋友，我仲以為你會自己搵我添。」

電話傳來葉澄那低沉的笑聲，這叫我不自禁地握緊了拳頭。

把我害成這樣，妳竟然還可以如此輕鬆自若？

「點解我要搵妳？因為雪兒喺Facebook公布分手？」

先不拆穿妳，看看葉小姐妳還有什麼把戲耍耍。

「無啦啦點會同你分手，原因得一個，就係趙雪兒已經決定咗揀Kelvin，而唔係你。」

「佢想分手係因為我呢幾日對佢唔好，耍下花槍啫，唔輪到妳擔心。」

妳當然不會知道當年的貪念會神推鬼擁，耍Andrea把妳的陰謀擢破。

由現在開始，我不會再任由妳擺佈。

即使妳要多添幾筆刀痕，一切與我無關。

「嘿，點解到呢一刻你都仲唔肯接受現實，such an idiot！」

「不如咁樣，我將所事講俾雪兒聽，可能成件事會唔同晒呢？」

葉澄，我就要妳知道，現在我已經失去了雪兒。

所以我誰都不怕。

「你敢咩？你咁做即係話比佢聽你從來都唔相信佢！」

葉澄的語調不再那樣自信，現在急著要打停我，證明她開始緊張了。

說謊的人，總是會心虛。

「之前唔講，係因為我怕雪兒會同我分手。而家搞到咁，我仲有咩好怕？」

語畢，葉澄一時間沒有答話，擴音器只傳來沉重的吐息。

她應該自信滿滿地，以為自己還有可以攔截我的皇牌。

我現在身處雪兒的家門前，跟我最愛的女人只有一牆之隔。到了這一刻，我腦袋前所未有的清晰。

我要相信的，不是那些所謂的疑點。

「你唔好唔記得，你之前應承過我啲咩！如果你而家反口，我就.....」

「你就會點？又會再自殺？」

我要相信我自己。

「葉澄，如果妳真係好想死，唔駛通知我，Just go ahead！」

我即使怕，也只怕雪兒會離開我。

「點解你可以咁蠢！Kelvin同趙雪兒一早就一齊咗架啦！你醒下啦！」

葉澄也不打算再演下去，乾脆直接向我破口大罵。

現在就要撕破妳偽善的面具！

「妳憑咩要我信妳啊？憑妳一句說話，我就要信雪兒同隻死狗公上過床？定係憑妳一張print出嚟嘅心意卡，就信條鍊係狗公平送比雪兒啊？」

「你唔信，你就唔會搞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啦！」

葉澄對著電話破口大罵，開始失去控制。

現在，就揭出底牌吧。

「信，我當然信。我就係蠢到信妳，先會搞到呢個地步。但係，如果條鍊係狗公平送嘅，佢點會唔知條鍊未到雪兒手？仲有，如果雪兒真係同佢有路，又點會白白比我擺走個袋啊！」

沒等她回應，我便把話接下去：

「理由好簡單，狗公平送俾雪兒嘅並唔係Tiffany。而放條鍊入去嘅就係妳，葉澄！」

我們就這樣把所有底牌翻開吧。

電話對邊的葉澄一時答不上話，靜止了好一會。

她的呼吸聲，沒有規律地漸漸變得粗重。

她在想辦法開脫。

「你頭先講嘅嘢，兩日之前你已經講過。我亦都一樣，要講嘅兩日前已經講晒。你鐘意做傻仔，我唔理。但係你而家要破壞約定，我就唔可以唔理！」

葉澄似乎已經回復冷靜，試圖把話題的焦點移開。

這時候雪兒的家傳出大力踩踏樓梯的聲音，是雪兒嗎？

心忽爾跳得好慢、好慢。

「葉澄，妳記唔記得邊個係Andrea？」

握著電話的手滲出了微汗，溫熱的金屬緊緊貼著濕潤的手心，教我覺得好不自然。

到底有誰在屋子裡？

緊緊盯著雪兒房間的窗，我同時等待著藏在單位裡的聲音，還有葉澄的回應。

攤牌吧。

「你想講乜嘢？Ocamp？」

「我講嘅係，Tiffany。嗰一條舊款嘅Tiffany。」

我加重這個討厭品牌的尾音，期待著她的無力還擊。

葉澄，妳永遠不能料想到Ocamp當時的小小失言，會把妳安排的計劃全盤打亂。

小心眼的人又豈只美人，誰都有痛處，當時的妳也不知道竟然會開罪方子為的未來女友。

這世界可小得很。

葉澄猜不到箇中關係，默靜無語。因為她知道無知的時候，多說多錯。

但很抱歉，現在靜觀其變已不可能為妳帶來任何好處。

我已經不再信任妳。

「下一次要講大話，記得量力而為。買唔起，都唔好用人地嘅禮物。」

妳已經沒戲可唱了，葉澄。

即使妳執意要糾纏，我也沒有興趣陪妳玩下去。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唔好再打俾我，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否則，後果自負。」

這四個字，我現在原原本本地還給妳，瘋女人。

用力按著中斷對話的按鈕，我看著雪兒家那造功精細的大門，耳邊只傳來汽車颯過的聲音。

葉澄到了最後，面對我的反抗竟然如此沉默。

這段時間，腦裡全是對身邊人的猜度。

也許由葉澄而起，但時至此刻，我不想由葉澄作結。

讓我再見妳一面吧，雪兒。

我要好好告訴妳一切一切，無論妳想聽的、不想聽的，我什麼都會說。

我不要我們之間，再留存任何秘密。

葉澄沒再來電，我她之間的關係仿佛就似有還無地，再回歸到原點，互不相干。

雪兒的家傳來雜亂的聲音，隱約聽到有一把低沉的中年男聲，卻沒聽到雪兒那高亢的嗓音。

直到物件拖行的聲音愈來愈接近，我下意識退後了一步，此時木門被應聲推開，一個高大健碩的西裝男人拉著及腰的行李箱，緩緩地步出了身後的奢華大宅。

雪兒曾經給我看過她的全家幅，我認得這個男人。

他是雪兒的爸爸！

像聽到我腦裡的驚呼，他別過頭來，皺著眉盯著我的臉，若有所思地望向雪兒的房間。

「你好。」

他向我客套地點點頭，得體卻帶著無形的距離感。

「Uncle你好，我係……」

「我知，我知你係邊個。啊雪唔喺度，你唔駛再等。」

語音剛落，雪兒的爸爸無視急忙上前的我，徑自走向屋外的白色寶馬房車。

等等，雪兒不在家裡？除了到宿舍陪我，她幾乎每晚都會回家。怎麼現在會……

難道因為和我分手，怕父母擔心所以到朋友的家留宿？

雪兒的爸爸用遙控把座駕解鎖後，向我點點頭，便揚長而去。此時只剩下站在門前，微笑著的雍容女士，看著絕塵離去的丈夫捲起的點點煙塵，甚至沒正眼望過我。

然後厚重的木門緩緩地關上，我就留在這片被太陽照得發燙的石屎地上，從未停留過在他們兩人的瞳孔之中。

這一秒鐘，我才真正意識到，即使我衝破障礙，挽著雪兒的手跨進那棕紅的門檻，我也不值得殘留在他們的記憶裡。

無力感驟然襲來，此時電話再次震動，但來電的不是葉澄。

竟然是方子為。

「喂……喂！啊Jer！大獲啦，今次你仆得街啦！」

子為顯得非常匆忙。

發生了什麼事？

「冷靜啲先，發生咩事啊？」

「雪兒喺Facebook屌尻你，話你對佢唔住啊！快啲番嚟啦，你今次大獲啦！」

子為背後傳來沙沙的雜音，喘著氣對著電話大喊。

什麼？我對雪兒不忠？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十七章

雪兒怎麼會覺得我對她不忠？

一直以來不都是我在胡思亂想嗎？

利用Tiffany頸鍊令我陷入混亂，繼而對雪兒起疑.....一切一切不都是葉澄的計劃嗎？

怎麼到頭來，雪兒會認為我們之間有第三者？

「等陣先，子為，你而家喺邊？」

「啊Jer你而家喺雪兒屋企？咁你快啲番嚟Hall先啦！我而家都即刻番去！」

握著手機，我走到馬路旁的斜坡，離開了雪兒的家。

兩年前，我就站在同一處地方，第一次抱著雪兒。

「你覺唔覺單嘢好唔妥？我身邊嘅女仔佢全部都識，我日日就係補習同見佢，得鬼閒搞女人咩！」

「我點知啫屌你！番嚟從長計議啦！」

正當我跑下斜坡，打算中斷對話的時候，子為忽爾凝重地說：

「啊Jer，我唔知發生咗乜嘢事，不過有咩要我幫手嘅，實撐你。」

太陽把無形的空氣蒸得沸騰，隨腳步刮在我身上的風都顯得發燙。

兩年前怎預計得到，有這麼一天，我會在這斜坡跑得如此狼狽。

但無論如何，我也總有回去的地方吧。

「收到啦，兄弟，喺房等。」

因為我和子為的房間在走廊的尾段，所以每次回到宿舍，總藉口房間很遠便跑到Common area跟大伙兒發瘋，這時候總會發現子為其實也沒待在房裡。

這小小的房間從來都如此混亂，除了供我們睡覺和跟女友上床，這偌大的空間根本形同虛設。

這段日子我是頭一回，對它覺得有歸宿的感覺。

甫打開房門，已見到坐在床上的子為，還有Andrea。

「啊Jer，我諗佢會幫到手嘅。」

真聰明。

向Andrea點點頭後，我關上房門，坐在椅子上。

Andrea還可以證實到什麼？

「啊嫂，記唔記得嗰條Tiffany頸鍊？」

時間無多，直接入正題罷。

Andrea的眼眯得更細，自信地露出微微泛黃的牙。

其實她多少亦心中有數吧，這件事和葉澄有關。

「真係條八婆送嘅？一早估到啦！」

我客套地給她一個大姆指，然後打開床邊的背包，拿出了那沉重的藍色錦盒。

這條頸鍊還透露了什麼？

求求妳告訴我。

因為已經沒有隱瞞的必要，我向子為和Andrea透露了所有事，包括跟葉澄和狗公平的兩次見面。

一時間，子為顯然還未搞得懂箇中的關係，但坐在他膝上的Andrea似乎非常明白。

拿著盒子內的心意卡，她若有所思地用指甲刮著上面燙金的字。

「我肯定呢條鍊係我姊妹嗰條。」

子為大惑不解，急忙抱著女友的腰追問。

「佢咁有錢，都唔自在條鍊啦！同埋佢都唔想搞大件事，費時自己無面，所以無追究落去啦！」

等等，重點不是它的來由，到底葉澄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Andrea，妳都覺得葉澄想用條Tiffany屈雪兒同狗公平有嘢？」

她比我更了解葉澄，會想到其他答案嗎？

Andrea合上盒子，粗魯地拋在床上，輕輕揮動著手上的心意卡。

「Jerry哥，我都係一個女人，如果我懷疑男朋友同另一個女人一齊，我會用盡方法搵證據揭發佢地。」

說罷，她狠狠地瞪著身後的子為，沒理會他嚇破膽的臉，轉過頭來把話接下去：

「最大問題係，點解要印張卡出嚟搞咁多嘢？就算我點樣懷疑佢，我都唔會做到呢個地步。」

Andrea一臉凝重地盯著我的臉，然後把心意卡掉在地上。

葉澄不是打算要令我相信她，才會冒充狗公平嗎？

還可以有什麼打算？

「仲有，Jerry哥你話條八婆由生日會到而家，都好驚你講件事出去，係咪？」

妳又想到了什麼？

「佢話想同狗公平過埋呢個生日先攤牌，其實咁都合理嘅……」

「問題就喺呢度。如果個八婆咁鐘意Kelvin，點解仲要偽造證據？」

Andrea低頭握著腰上子為的手，沉沉地說：

「女人愛一個人，本來就好痛苦。驚佢會走、驚佢花心、驚佢對自己唔好、驚佢忘記唔到前度……無論對方係點，我地永遠都會懷疑呢樣，懷疑個樣。」

這是什麼意思？

「我寧願捉姦在床，我都唔要冒佢身份同第二個女人講我愛妳。呢個係作為女人，自尊嘅底線。」

說罷，她提起子為的手，幽幽地輕吻他的手心。

這一吻，莫名地有著離別的味道。

「妳意思係……妳覺得葉澄無講大話？」

但除了她，還有誰會這樣做？

「我唔知道。喺，講明先，呢個八婆肯定信唔過架啦！但係……我覺得佢咁做好奇怪。」

等等，這不是早就有了定案嗎？頸鍊來自Andrea的朋友，心意卡則是葉澄刻意偽造。這不是暫時最好的解釋嗎？

還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有咩咁奇怪？佢想我信佢，方便佢之後威脅我……」

「呢點我明啊！」

Andrea忍不住要中斷我的話，顯得有點不耐煩。

「條八婆如果唔肯定件事，我覺得無可能整呢張卡囉！It' s so weird！」

語畢便發現自己失言，她慌張地別過頭去，不敢再看著我。

「我唔知點解釋.....但係我覺得佢唔會無啦啦整張卡出嚟屈Kelvin.....同雪兒媽.....」

提起雪兒，Andrea刻意把聲調降得好低。

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雪兒和狗公平真的有染，所有事情才算合情合理？這是什麼屁直覺？

這麼難得才有了結論，現在憑妳一個莫明其妙的女人第六感，就要所有事情重新洗牌？

還可以有更荒謬的事嗎？

「等陣先，等陣先！Calm down，ok？」

子為察覺到氣氛開始不妙，急忙為我們打圓場。

「頭先佢咁講無特別意思，啊Jer你都唔好咁敏感。無事，無事，純粹討論，OK？」

造了一個為難的表情，子為把頭貼在Andrea的肩上向我發了個眼色。

我沒有說話，只是閉上眼歎了口重重的氣。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

在這一刻，生Andrea的氣根本沒意義。

「算啦唔好再諗理條鍊嘅事啦！而家雪兒無啦啦係Facebook話有第三者先大獲！」

回歸就這一點吧，也不好要子為難做。

似乎來到了他能理解的話題，子為瞪起眼睛大聲地塔起話來：

「一定又係條大波妹搞風搞雨啦屌！」

說罷，他的腰被Andrea用手肘猛力一撞，痛得哇哇大叫。

明明是這麼滑稽的一幕，我卻笑不出來。

今次也是葉澄作怪嗎？為什麼要這樣做？

「佢咁做有咩好處？」

「整散你同雪兒囉！」

「佢而家懷疑雪兒同狗公平有路，係都整散佢地先啦！」

「又.....好似係喎，哈哈！」

聽到我的反駁，子為一時語塞，便作勢把頭埋在Andrea的臉上，不再插話。

如果始作俑者是葉澄，這樣做又有什麼意義？唆擺雪兒和我分手也不代表她會跟狗公平斷絕來往。

這一個星期的約定，就是為了方便她在這時候無風起浪嗎？

「可能.....」

Andrea不好意思塔話，靦腆地看著地上的禮物袋，不敢正眼看我。

「可能條八婆想懲罰雪兒媽，所以先會咁做。」

.....懲罰？

為什麼要懲罰雪兒？就因為她搶走了狗公平？

再者，如果雪兒真的搞上了狗公平，她怎會對葉澄沒有戒心？會隨便相信她的話嗎？

Andrea也沒有足夠的理據，凝神想了一會，還是想不出更有說服力的理由。

雪兒在Facebook的奇怪舉動叫我們摸不著頭腦，卻沒能找到合理的解釋。房間內沒有人再發言，伴隨呼吸，只剩下空調運作的聲音。

良久的沉默叫氣氛變得尷尬，子為示意要Andrea坐在床上，拿起了桌子上的手提電腦，企圖轉移她的注意力。

明明是為了我才留在這裡，卻因為我的私事要他們變得如此沒趣。

慚愧的感覺湧到心頭，不想再打擾子為和Andrea，正當我打算起身離開時，子為卻把電腦轉到我的方向，顯得十分張惶：

「啊Jer.....你過嚟睇下！」

字體太小，我走近子為的床邊，一不小心踏中了地上的心意卡。

這沒能叫我慌張起來，因為更震撼的事正烙在眼前的屏幕上。

「Shirley Chiu：原諒我的身材不夠豐滿，原諒我不夠年輕，原諒我不夠漂亮。
原諒我管不住自己的男朋友，原諒我以為妳是個好組女。
原諒我以為付出所有，就可以換到你的愛。」

雪兒的近況在短時間內引來了大量慰問，而她只像昨晚一樣沒有回應，只留下耐人尋味的指紋，然後

消失無蹤。

這算什麼意思？我出軌的對象是雪兒的組女？她憑什麼判我死刑？那個人可以是誰？

「雪兒媽唔通係講緊……」

Andrea尷尬地指著雪兒的近況，卻不敢把話接下去。

其實按常理推斷，Andrea所指的對象也清楚不過。

這時候，直覺提示我，這一次謠言的風浪會比半年前大得多。

而將要席捲，勢要淹沒至死的對象，竟然是我和葉澄。

第十八章

記得在Year2的時候，因為補習過勞而長了胃炎。那段時間吃什麼都得上吐下瀉，卻得忍著不讓雪兒擔心。

直至一次測驗，我在竟然在中途早退，雪兒才意識到我的身體開始出了毛病。

那時候她一直逼到我養和醫院找她之前的家庭醫生診症，我卻賴著不去，說診所開的藥已經很好，把整個療程完成後再作決定罷。

她嚙著嘴，眼睛氣得紅紅，死扯著我的衣擺，說我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我在養和醫院的網頁上查到照胃鏡和住院的價錢，竟然超過我整整一個月的收入。

我不敢告訴雪兒，我怕要用她的信用卡結帳才能離開養和；更不敢告訴她，到底為了什麼，我才工作得捱出病來。

某一個下午，當我把影印好的會計試卷放進背包，準備要出門補習的時候，雪兒來到了宿舍，妝容被汗水和濕透的劉海糊掉，恨恨地要我留在房間裡，不準去補習。

那時候她揪著八公斤裝的白米，還有家庭裝的粗鹽。她從來只需要埋怨家傭的手不夠媽媽的巧，卻從未煮過一碗白粥。

最後我還是在Pantry把午餐煮好，重重的白米放在腳邊，我忙著用碗將白粥盛好，雪兒卻從身後緊緊地抱著我，臉頰輕輕地拭著我冒汗的背。

白粥沸騰的聲音成了唯一個佈景，那一天我沒有工作，只看著米水凝成薄衣，把無語的炎熱下午，永恆地留在素白的餐碗裡。

一個月後，胃炎慢慢好轉，她也不過來了這麼一趟。直到某天我睡醒的時候發現她坐在枕邊，提著我的被角，柔柔地盯著我的睡相。在惺忪之間，她俯下身，劉海擦過我的臉，在我的額上輕輕一吻。

那一天並非她最在意的特別日子，也許只是心血來潮，但她就是那麼任性地使開了熟睡的子為，漫無目的地，留在我的身邊。

當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未來會有任何改變。

雪兒在Facebook上留下耐人尋味的近況後，如同昨晚一樣消失不見。無論我用任何方法，還是聯絡不上她。

直至凌晨，手機忽然作動，卻只看見葉澄的短訊：

「It's too late.」

看著她這樣簡單的一句，我卻沒如往常一樣揣摩她的意思。我只想好好睡一覺，什麼都不想再追問。

夢中隱隱地聽到米包在走廊拖行的聲音，臉上忽然騷癢，又嗅到莫名奇妙的白粥香。

徐徐又傳來手臂被拍打的感覺，下意識跳彈起床，矇矓間卻只見到一頭亂髮的子為。

「啊Jer，起身啦。」

我沒有回話，扯著被子又想回到被窩裡，卻被他一手拉住。

「頂，今日有Assembly啊，Professor講明唔去就扣分架！起身啦！」

「你幫我簽名啦！」

「仆你個街，我夠想搵人幫我簽啦！今次係睇學生證點名架！」

子為是剛起床時會十分暴躁的類型，他現在顯然是生氣了。

我用力搖搖頭，心頭一震，張開眼瞪著子為的臉。這一刻我們同時意識到一件事。

今天會碰見雪兒！

「頂，你仲唔快啲手執正個Look去見佢！爽手啦屌！」

沒時間回話，我用力向他壯實的手臂打上一拳，便拿起浴巾衝出房門去。

什麼都別想了！總之今天會碰到雪兒，就好好地向她解釋吧！我什麼都不怕，就怕見不到她！

急忙整裝後，子為卻忙著替頭髮造型。等得不耐煩的我，決定先到Assembly的會場，希望盡快找到雪兒。

一路上心跳十分緩慢，呼吸變得好重。卻又忍不住可以再見雪兒的激動，嘴角勾起的笑容，忽爾十分精神。

只要見到雪兒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一定可以。

不自覺走到會場，或許是疑心作祟，總覺得同學們的眼光變得異樣，叫我不敢像以往一樣走進人群裡。

熟悉的朋友、當年Ocamp的組員，甚至是素不相談的同學，似乎都對我的到來感到十分驚訝。在我到達會場的一刻，吵雜的人聲自然地靜了下來，隨著他們的目光，我知道半年前加諸在雪兒身上的壓力是怎麼樣的沉重。

這一刻才明白她為什麼總要和我待在一起，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不放。

因為在這種的視線中，一個人總是寸步難行。

重重地呼了口氣，我佯裝沒有發現大氣中的不自然，掛上笑容在人潮裡穿梭，卻未能找到雪兒熟悉的身影。

我所到之處，四周的人總變得默靜無語，迎著我那靦腆的微笑，他們報以那麼一個客套的招呼，卻叫我們之間顯得更疏離。

正當Professor的秘書粗野地用英語要所有同學拿出學生證的時候，遠處緩緩走來三個女生。

站在中間的女生和我的目光相接，急急低下頭，在朋友的身後避開。

她是雪兒。

到底是什麼回事？就不問情由地把我定罪？就這麼討厭見到我嗎？

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我奮力踏著步，穿過無語的人群跑到雪兒的方向。這時候，她的朋友擋著窩在後方的雪兒，不許我和她對話。

沒有理會我的叫喊，她們一行三人加快了腳步走向點名處，我只能逆回方向，再次走向人群之中。

「雪兒！雪兒！妳做咩事啊？雪兒！」

雪兒沒有回應我的呼叫，只到把頭埋在朋友們的背後。隱約看到她大大的眼睛下掛著比兩天前更明顯的黑眼圈，頭髮也顯然沒如以往一樣紮起。

這兩年來，她從未如此憔悴。

「雪兒！發生乜嘢事啊？妳聽我解釋先啦！雪兒！」

「你唔好再煩佢啦！」

正好又走向人群裡，視線集中在我們的身上。此時其中一個女生走前一步，示意要我離開。

「係誤會嚟架！雪兒，妳聽我講先啦！」

沒理會她，我順勢走到雪兒的身邊，用力地捉著背心露出的雙肩。

隨著我的動作，她張惶地向後退了一步，急忙閉上眼用力把我甩開。

「妳冷靜啲先啦，雪兒！其實全部.....」

「Shut up！你收聲你收聲你收聲你收聲你收聲你收聲啊！」

雪兒捂著雙耳，猛然蹲在地上，低頭向著冰冷的階磚大叫。

身邊的兩個女生嚇得呆站在原地，此時大堂內鴉雀無聲，只剩下雪兒抖動的餘韻，慢慢地在冷空氣中消散。

為什麼要怕？為什麼要怕？

「唔好咁樣啦！妳聽我講，妳聽我講！雪兒！妳聽吓我解釋先啦！」

我單膝跪在地上，用力地拉開她的手腕，卻被她猛力推開。

雪兒輕跌在地上，眼淚巴巴地落下，桃紅色的帆布鞋不斷往後划。她狠狠地哭泣，只求從我身上退開。

「雪兒，到底發生咩事……」

「I said shut up！唔好再同我講嘢，張韋晴你即刻同我消失啊！Get out！走啊！走啊！」

雪兒忽然停下，滿佈血絲的雙眼恨恨地盯著我，在近百人的包圍下和我對峙。

她把雙手貼在地上，櫻唇微微抖動，一呼一吸都清晰地從空氣中盪開。

「你仲想點啊！張韋晴！夠啦！你俾我走得唔得啊！」

大堂內的所有人，都屏息地等待我和雪兒鬧出更大的新聞，沒有人張聲，沒有人靠近。

雪兒的頭髮披散得凌亂不散，即使在床上，我也從來見過她這麼失色的模樣。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雪兒。

「係咪有人同妳講咗啲咩啊？妳聽我解釋啦！」

我不自禁地喘著氣，慢慢爬向雪兒，好怕她又再逃跑。

「解釋？你話解釋？」

雪兒單手撐起了身子，失重地站在我的跟前。劉海落在她白晰的臉上，隨她的呼吸細細飄動。

「妳搞我組女，妳仲要我聽你解釋！要解釋，你同啊平解釋！要解釋，你叫葉澄嚟同我解釋！」

場內迴盪著她奮力的叫囂，所有人的焦點落在我的身上，叫我動彈不得。

怎麼會突然……提起狗公平？為什麼妳可以這麼輕易地把指定葉澄？

「妳講咩啊！我同葉澄無嘢架！」

「張韋晴！呢兩年嚟當我愛錯咗你，你走啊！」

雪兒提起落在地上的青色，向兩位朋友示意要走。

此時，子為正好趕到會場，察覺勢色不對，急忙跑到我的身邊將我扶起。

場內的人漸漸往登記處點名，慢慢又再傳來雜亂的人聲。只剩下我和子為站在原地，沒有辯解的機會，我就這麼當眾被判下死刑。

擠湧的人群中，雪兒皺著眉回望我茫然的臉，張口造了無聲的口形。

子為忙不迭問我事情的由來，我只是呆呆地看著轉身離開的雪兒，在大門閉上的一刻，接受她正式成為我的前度。

那張被我吻過千百次的軟唇，說著她撒嬌時最當聽到的一句。

「Sorry。」

子為堅持要留下來陪我，但他的成績和出席率出已經到達臨界點，實在不好意思在這種關頭麻煩他。

接連收到子為和朋友們的短訊，我把手機放在褲袋著，沒有回覆，只由它不定時地震動，提醒我世界並不只有雪兒一個。

冷水把我的臉淋得濕透，劉海滴下的雨點敲響了洗手盤上的小湖，滴答，滴答，叫湖面不再平靜，只能和應無聲的餘波。

水停留在睫毛上，我半開著眼，凝視著鏡中的自己，竟然是這樣的清晰。

心境出奇地平靜。

我知道自己對雪兒失常的舉動，應該有很多疑問。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在疑惑——葉澄的企圖是什麼？狗公平的目的是什麼？還有，很多很多。

但隨著雪兒臨行前的一個唇語，像一切終於有了最合情合理的解釋。

這一刻的我竟然擠不出一滴淚水。也許該流的淚早就被哭光，淚腺竟然在這麼不恰當的時候休養生息。

一直以來的疑慮，現在卻成了最佳的心理準備。臉上的水珠慢慢蒸散，小湖退回大海裡，一切又回歸到原點。

我們戀愛的舞台在閉幕前的一場，竟然座無虛席。頻道接通到世界每個角落，宣告這續演一千天的愛情悲劇收場。

也許這一刻不夠平靜，明日逼近的海嘯便會顯得失色。

諷刺的是，即將與我共死的，竟然只剩下我最提防的葉澄。

【微電影台前幕後招募詳情】

好榮幸可以喺度向大家公布！多得大家嘅支持，《你永遠要提防女朋友的身邊人》將會被製作成微電影！

多謝電影人Bailey嘅團隊不怕中伏嘅冒險精神，呢個故竟然可以有機會變成微電影，小弟真係好感動

不過，要製作一套微電影，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如果各位巴絲，有興趣參演，甚至成為男女主角，歡迎就唔好放過呢個大好嘅演出機會啦！

製作電影，除外台前，仲有非常重要嘅幕後！如果各位巴絲，有興趣協力製作：化妝、造形指導、燈光、聲效及後期製作等等，就一定要聯絡我地啦！

呢個高登製作，希望盡量由高登仔/女組成拍攝隊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無論係想參與台前定幕後，歡迎大家係我個Page度inbox我或者留言，我都會立即回覆大家！

=14px唔好意思，咁遲先覆大家！

=14px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以下係今次製作所需嘅台前同幕後人員名單：

=14px如果對台前演出/=14px幕後製作有興趣嘅朋友，歡迎Send Email比jerryfilmmaking@gmail.com！

=14px有興趣參演台前嘅朋友請連同：

=14px1. 正、側面照

=14px2. 身高同年齡

=14px3. 預期可參與時間

=14px4. 有興趣演出的角色

=14px5. 聯絡電話及Facebook

※台前：

男演員：

【Jerry-張韋晴】(男主角)

身高：173~178cm

特徵：斯文、幽鬱

【方子為】

身高：173~180cm

特徵：健碩、陽光

【Kelvin-歐陽瀚平】

身高：173~180cm

特徵：健碩、俊朗

【花生友】xN

身高：不限

特徵：不限

女演員：

【葉澄】(女主角)

身高：160~173cm

特徵：豐滿、攻心計、嫵媚

特別要求：英語流利

【Shirley-趙雪兒】

身高：150~163cm

特徵：貴氣、可愛、野蠻

特別要求：英語流利

【Andrea】

身高：160~170cm

特徵：自卑、內向

有興趣參演幕後嘅朋友請連同：

1. 有興趣參與之崗位
2. 相關專長
3. 相關經驗
4. 聯絡電話及Facebook

※幕後人員

化妝及造形指導X2

燈光師x2

後期製作(聲效、音效、特技)X2

場務xN(其實全部人都係場務哈哈)

VIDEOMANx1

剪片x1

如果有興趣嘅朋友，歡迎大家參與我地呢套短片製作，多謝大家支持！

有無經驗，其實唔重要，最重要係大家有心參與！

希望呢個唔係我一個人嘅夢，希望呢套短片可以成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Let' s work it out together!!!!!!!!!!!!!!!!!!!!!!

第十九章

一段感情，可以有終結的理由，但並不一定有一個，終結的期限。

以前我一直以為，愛一個人，只要全心全意，就可以換到對等的愛。

卻沒發現，如果感情不可以放到未來，所有過去都會成為負累。

爾後，所謂的未來，都會潰爛得不堪入目。

到了這一刻，才真正明白到雪兒半年前的感受。

無論走都哪裡，都可以感受到眾人的目光。當上了不必要的主角，承受所有人的虛偽，就只為了令這場失實的鬧劇變得更精彩。

不知從何時開始，竟然傳出半年前在九龍塘上房的人其實是我和葉澄，對於我這樣平凡的人，能同時搞上雪兒和葉澄兩個美人，還真是無上的嘉許。只可惜我未成熟得可以藉此自娛。

過了半個月，謠言已經發展得叫我難以想像。同系的女生對我明顯地反感，也許我還該慶幸Group Project的季節已成過去，否則我要找一組只有男生的組別似乎會顯得強人所難。

臨近考試期，Final

Year的學生沒有避課的權利，無論多無聊的課也得全數出席，就怕那麼一不小心行差踏錯，畢業便成了個難題。上課時難免會碰到雪兒，她現在還樂意為我耗費心神，繞一點遠路避開我，或當眾露出逼不得已的大方，向我打一個客套的招呼。

只是，過了這麼十數天，每一次和雪兒碰面，她都不敢看著我的眼。

我知道，現在的她，前所來有地害怕見到我。

這段時間常常收到匿名的來電，但對方總在我接通之後掛線。我曾經幻想那個人也許是雪兒，但每當我提到這一點子為便會拍拍我的肩，提醒我應該向前看。

對吧，無論如果，也只得向前走。

即使，我的未來再沒有趙雪兒，也總得要走。

每天還是如常上學、補習，然而，每當我打算擺出一幅若無其事地走到Common Area跟大夥兒耍樂的時候，所有人的反應都在提示我，經過雪兒在教學大樓的精彩演出，我的存在就這樣的不自然。

但凡有人的地方，我就應該消失。

沒有探聽的理由，也沒有主動向我匯報的朋友，現在的我只能偶爾在Facebook看到雪兒的朋友調刺

我的status，還有雪兒Ocamp REU那些再沒葉澄的合照。

這段時間，葉澄沒有聯絡過我，子為有一科Elective跟葉澄同班，在這兩個星期卻也從未見過她。

她就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在永遠扭曲的真實之中。

Andrea似乎對葉澄的失蹤很雀躍，也許對她來說，葉澄被雪兒砌詞陷害，不過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下場。

因為葉澄是奸角，所以大家都樂意欣賞她的不得好死。

每次看見Andrea提起葉澄的得意模樣，我只能聯想到在其他人的口中，或許我也不過是個應該慘死的奸角，在為我受罪的雪兒和狗公平面前不得善終。

原來在大家的心目中，我跟葉澄都一樣。

事發之後，子為曾經衝動得捉著我，要我跟雪兒對質。我只好拉著門柄死命不從，看著他那氣炸的臉，我知道和她去見雪兒，根本沒有意思。

何況在人前人後，雪兒選擇要演這場戲，又怎會因為我而改變初衷？

沒有證據而生的謠言，也不會因為證據而亡。

大家也許並不因為相信雪兒而判我死罪，或只因為樂於見證口耳相傳的悲劇下有奸角毒發而亡，於是我再參與這齣戲，只會叫我死得更加難看。

說謊的是雪兒，又何必再相信我？

掙扎下去，根本毫無意義。

只是，看著狗公平和雪兒更新Facebook，聲言要重新開始，便覺得處心積累要置雪兒於死地的葉澄，竟然和她最後的短訊一樣，It's too late。

子為知道我主意已決，不打算再干預我的決定。宿舍的人給我面色，他也給他們面色，自從Common Area少了我們兩個，大家其實同樣快變，每晚通頂劈酒打牌。

誰沒了誰會不行？誰都可以生活下去。

只是，每次見到一向呼朋引伴的子為要和我一樣窩在房裡，便覺得好慚愧。

他根本沒有淪落至此的理由。

「喂，子為，不如你落去睇波啦，我想打下飛機啊！」

「咁啊，啊Jer你落去打飛機啦，順便話我知阿仙奴又輸幾多粒。」

「屌你阿仙奴實輸架咩！」

「咁你夠唔夠膽買三千蚊阿仙奴贏吖？」

「屌你，我睇波唔賭波嘅，精神上支持就夠啦！」

這樣沒營養地打哈了一會，子為把體育雜誌翻了又翻，終於按捺不住，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膝頭。

「屌！真係好搵煩啊！」

「做咩啊？」

「唉屌，無嘢！」

子為把手上的體育雜誌準繩地拋進垃圾筒裡，然後一鼓氣把綿被掀過自己的頭，無聲地宣告我得關燈入眠。

他天生就是個派對動物，也許，終於忍受不了這樣生活罷。

其實，他也沒必要陪我在房裡自閉。

牆上的合照在雪兒發難的當日便被我摘下來，房裡的禮物、擺設，一切一切，就被放在桌子下的大紙盒裡。

本來打算一口氣把它們統統丟掉，卻在Pantry的垃圾筒前卻步。

一放手，可以叫我想起她的一切，就會從此消失無蹤。

放手，不放手。

看著黑色的垃圾袋，那有限的深度卻成了無涯洞。

一放手，就回不了頭。

但就這麼放手，一切就成為過去嗎？

看著手上重甸甸的紙盒，一張又一張的明信片，數不盡的昂貴玩意，一千天的回憶，這麼一個黑色膠袋盛載得了嗎？

想真正放手，要丟掉的，又豈止一個紙箱。

最後它還是徒勞無功地回到我的桌子下，每次看到它便會覺得這個房間好空洞。像一切一切，都只由雪兒帶給我。

忽然回溯起和她的所有，發現原來起源就在於一個Ocamp。也許愛情本身就是這樣的輕易，所以雪兒和狗公平當晚的那個吻，已經足夠植下往後的根。

他帶走了雪兒，帶走了所有，所有。

忽爾回想起葉澄的話，或許，繼續執迷於誰作主動，已經毫無意義。

雪兒不動心，誰又可以帶走她。

女人的心就是那樣難捉摸嗎？這半年來我們不是和往常一樣嗎？在床上她還是那樣的沉迷和主動，每一吻都濕潤而催情。每次交合後，她總是睡在我那並不壯實的臂上輕撫著我的臉，然後不停地用舌頭舔我的頸，直至我再起了反應，便次抱著她再纏綿一回。

每一個吻，每個動作，每聲嬌喘，所有細節都和狗公平出現之前一樣。

我曾經以為我見證過她所有不為一知的一面，高貴的她在我的房間裡是如此的浪盪，待人寬厚的她面對我的善忘卻又執著得叫人厭煩。

半年前，謠言的事叫她流了好多好多的淚。我也天真地以為這是她最脆弱的一面。

在人群中的那種不安，緊掐著我手臂留下的指痕，一切一切的張惶和脆弱，原來統統都只是一場戲嗎？

那段時間我鼓起了所有我認為是一個男人該有的體諒和勇氣，我要在所有人面前，無聲地表明她是我唯一的女人，無論她多麼頻繁地外出，我也不哼半聲，只求她可以在狂歡的一夜裡得到舒解。

雪兒當日的Sorry，已說明了所有我曾大惑不解的事。除了Tiffany的事，我以為我可以完全地相信葉澄的話，狗公平和雪兒早就在半年前塔上，謠言根本屬實。

曾經我以為自己最像一個男人，最能配得起雪兒的日子，竟然就只成了為她的不忠開脫的劇情。

即使我可以接受她對我造成的一切一切，唯獨這件事，我想知道真相。

握著手機，看著在「最愛的聯絡人」一欄高据榜首的雪兒，才發現原來年輕的戀愛是這麼諷刺的一回事。

原來接受最愛的人終究會成為過去，滿懷完結的打算才能成熟地愛人。

原來發現愛情並不真實才是現實。

原來我根本從未真正成長。

在那一夜，凌晨的二時十六分，我撥出了和雪兒最後的通話。

每個等待聆聲都顯得，特別地漫長。

嘟，嘟。嘟嘟，嘟，嘟。

我竟然衝動得打算要雪兒親口承認出軌。

如果妳我要承受的酷刑是永無止盡，求求妳親手為我行刑。

別給我一點點重回人間的希望。

「喂？」

等待聆聲突然中斷，電話傳來雪兒的聲音。

是這樣的陌生，卻又叫人難忘。

「喂喂？係咪……啊晴？」

雪兒的聲音在這無聲的房間顯得好冰冷。

我不再是她口中那過份暱稱的BB，也不再是她衝口而出的張韋晴。

現在的她想叫我的名字，竟然要那麼地猶豫。

「雪兒，妳而家喺邊啊？」

「……點解咁問？」

「妳而家喺邊啊？喺屋企？喺街？喺……」

話再也接不下去，嘴巴不停抖震，我捂著嘴，眼淚不停把枕頭染濕，鼻淚流在我的指間，我只能強忍著啞鳴的聲音，失聲的把頭埋進枕頭裡。

我好想在她面前堅強最後一次。

不要哭，不要哭。

「你有無事啊？啊晴，Are you alright？」

她那焦急的語氣，好熟悉，好熟悉。

每次我失意的時候她總著急地問我，Are you alright。

聽著她的聲音我只能喘著氣讓淚水和鼻涕把臉抹濕，然後說不出半句話來。

我真的好想妳。

「可唔可以出嚟陪吓我？」

雪兒沒等我答話，便接著說出最殘忍的一句：

「BB，我好掛住你吖。」

這一句打破了所有開關，我的淚腺一下子失控，臉部的神經猛地麻痺起來，心跳得好快快快。

她竟然可以如此滿不在乎地，把我帶回最痛苦的回憶裡。

「你記唔記得你兩年前喺邊度同我表白吖？我喺嗰度等你，不見不散。」

說罷，雪兒便中斷了對話。

她的語調竟然可以這樣輕鬆，如同我們從未分手，仿佛這不過是一個最簡單的約定。

不見不散。

見了，然後，還會再見嗎？

這時候才發現子為早已醒來，多少猜到事情發展，沒有光源，我看不見他的臉，只能從那穩約的人形中，聽到他沉沉的一句：

「你同我快啲死出去，我想打飛機。」

只記得那時候隔壁傳來一陣叫罵聲，那個夜晚，阿仙奴果然大比數落敗。作為球迷，我流了一生中，最多的淚。

九龍塘的高尚住宅區其實都只是個堆滿獨立屋和私人樓的山頭，也許有錢人就喜歡買需要用車代步的麻煩，證明自己在飛馳下山的那一刻和步行的我相比，是如此的高人一等。

今晚吹著與天氣預報不符的冷風，叫穿著T-shirt的我顯得好單薄。

一步一步，從安全島轉入格局統一的住宅區，一條長長的斜塔落在馬路旁，這個時分人跡罕至，只有我一個走在路上。

冷風涼涼地吹，劉海隨風打著我的臉，每一次提步都被寒意割穿我的腿，叫我走得好艱難。

當年和雪兒表白的時候，也是行得這麼慢。不知道她的家在哪裡，只怕路會很快走完，所走得特別慢，特別慢。

話題明明早已聊光，步伐也慢得如此的不自然。只記得每次看著她的側面，都覺得她好美。

牙齒白得發亮，大大的眼睛被高考磨練出來的眼袋托得像會笑。當時的她不太懂化妝，胭脂撲得太濃，叫她那胖胖的腮顯得更圓潤。

那時候正值夏炎，深夜的風都括著熱氣，微微的汗把她的劉海沾濕，叫她耍了一回小小的性子。

當時如果我沒有鼓起勇氣向她表白，今天的我們，又會活得怎樣？

斜坡還是迂迴得像走不完，像她只能在某個角落不經意地出現，然後又會在轉角消失。

現在的我卻已不可能再把她留下。

走著，走著，正走到那棵枯老的大樹下，踏碎了的黃葉沙沙作響。

這一刻她站在我的跟前，和兩年前不同，她再也不須抬起頭看我。

雪兒穿著白色的連身長裙，披著輕軟的黃色毛衣。棕色的長髮順風吹得飄散，她用手扶著眉際的劉海，笑得好甜美。

她的笑容從來都這樣迷人。

「屋企出嚟都著到咁靚，誇張得妳吖。」

在她的面前停下腳步，我和她，只剩下伸手可及的距離。

「要見你吖嘛。」

這段日子以來，第一次再對上她的眼睛。

她沒有再迴避我的視線，只是微笑著，那鼓氣的腮沒再被胭脂染紅，蒼白的她比兩年前，更加成熟。

也許這兩年來，我也沒留意過她換了多少回的化妝品。

「今晚凍到呢，早知著多件衫啦！」

「你個人咁弱雞，小心俾風吹一吹又病啊！」

「我病會自己睇醫生架啦，無妳咁幸福去養和！」

「養和都無我咁我好服務啊！本小姐親自下廚煲……」

雪兒提起當年的事，忽爾失神地說不出話。

回憶突然擴散，她的手再扶不穩長長的頭髮，劉海隨風拍打她白晰的臉，再沒有張聲。

去年的事，現在提及竟然覺得這樣遙遠。

「嗰次係我自己煮架！妳淨係負責食，又嫌三嫌四！咁白粥就梗係……」

「張韋晴。」

「等我講埋先！妳食慣啲啲……」

「張韋晴！」

「都話等……」

「張韋晴我好掛住你吖！」

雪兒撲在我身上，緊緊地抱著我的腰，用力把頭埋在我的胸膛。

「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

她的頭髮吹到我的臉上，她的擁抱溫熱著我身上單薄的T-Shirt，口上不停叫著撒嬌時最愛說的口頭禪。

看著懷中那矮小的她，此情此景和兩年前一樣。

為什麼我竟然想要哭。

「張韋晴你正衰人！」

胸口傳來濕潤的觸感，雪兒猛地把頭壓在我身上，將眼淚印在我的衣服裡。

「妳.....妳唔好咁啦。」

「你正衰人啊！唔同你講嘢！」

「唔好咁啦，雪兒！夠啦！」

「我話我唔聽啊我唔聽啊！你收聲啊張韋晴！」

「要收聲嘅係妳啊！趙雪兒！」

我用力把她推到臂長的距離，竭力向她作出最後的反抗。

不可以再沉迷在她的溫暖。

「搞到今時今日咁，係因為邊個啊！係因為妳啊！」

她的劉海披得凌亂，哭得通紅的眼張惶地看著我的臉。

一切，終需有個結局。

「我咁愛妳點解妳要呃我啊！點解啊！」

「係咪因為我窮！係咪因為我唔夠好！」

「妳以為妳好好啊？妳一啲都唔好啊！大小姐脾氣！煮嘢又難食！乜嘢都嫌三嫌四！」

說著說著，眼淚巴巴地流下來，被冷風吹得緩緩抖動。

「我同妳講我最憎就係次次出街都去尖沙咀！最憎次次都要陪妳買衫！最憎妳唔肯同我行旺角！我最

憎就係.....我最憎就係妳啊！」

雙腿乏力地往後退，身體輕微地抽搐，看著雪兒的身影愈來愈遠，眼淚不停地冒出眼眶。

雪兒看著我哭泣的臉，雙手掩著嘴，同時泣不成聲。

相愛的人，在故地對望，卻是這樣的孤悲。

雪兒單薄的身軀被長裙輕輕裹著，隨風刮起那蓬鬆的白色長紗，看起來是這樣的柔弱。

現在的我卻沒有再保護她的理由。

「趙雪兒！我地分手啦！」

我立定在原地，用力喊出兩星期前早已成真的事實。

我和她，早已不成伴侶。

「以後妳要同邊個一齊都唔關我事！我地分咗手架啦！」

她沒有作聲，只是把頭埋在掌心裡，不讓我看到她啜泣的臉。

我們再沒有說話，到了這一刻，除了哭泣，我們做什麼都無能為力。

原來對雪兒來說，愛一個人很容易，但只愛一個人卻很難。

明明她是那麼冷血地在我的身上捅上一刀又一刀，現在的她卻表現得如此痛苦。

就像無辜的犯人，永遠不能責怪無情的劊子手。

「雪兒，我而家問妳最後一個問題。妳要老老實實咁答我。」

我緊握著拳頭，再次走到她的面前。她意識到我愈走愈近，慢慢止住了哭泣，從指縫間窺看我的表情。

「半年前，妳有無同狗公平上床！冇定無！妳講啊！」

雪兒沒有作聲，只是把手緩緩放下。臉上的妝容被淚水割花，像可憐得值得任何人原諒。

她不敢對上我的視線，只是浮遊在我的腳上那雙她精心挑選的Niki球鞋。

心忽然跳得好慢，只聽到血管收縮擴張的聲音。

面對這個答案，像永遠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對唔住。」

雪兒抬頭看著我的臉，眉頭輕輕鎖住了淚水，嘴巴清脆地哼出簡單的三個字。

這時候一輛汽車從身邊駛過，如同兩年前一樣，我戀愛的舞台沒有觀眾，只能等待雪兒給我的訊號，這場戲也能演下去。

停留在原地，我花光所有的眼淚，卻只換到她送的絕望。

隨著那黑色房車刮起的風，我和她的初戀，遲來地灰飛煙滅。

第二十章

還記得大學的迎新營有一個遊戲，稱作「一生人一次」。每年總會有新生在玩過後哭得要命，嚇得組爸媽們不知所措。

兩年前，當我還是個新鮮人，看著場內一個組女哇啦哇啦地哭著，組媽拍拍她的肩，呵著說，不要緊不要緊，一生人才一次嘛。看，也不是每個人都哭著，這不過是場遊戲嘛。

找誰來告訴我，如果初戀誰都要經歷一回，不要緊，不要緊。

這不過是場遊戲，看開一點罷。

=====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子為已經非常有桃花運。長得異常高大的他，在新生註冊日的就被宿舍的老鬼當成目標，遊說他一定要住Hall，還有一定要上宿生會。

那時候的子為不習慣和女性接觸，只喜歡埋首按著手機，然後看著屏幕傻傻地笑。

開學後的十月，我第一次親眼見到他的女朋友，她比子為矮上了一截，胖胖的手拖著男友，犯傻的笑容和子為好匹配。

當時宿舍裡有一個修市場學的女生很喜歡子為，有事沒事都愛黏著他。

那個女生好漂亮，也很時髦，但子為總對她愛理不理，慢慢他們的事淪為宿生們偶爾調侃的趣聞，再沒有人留意事情的發展。

第一個學期完結後，子為的女友再沒來過我們的房，也沒聽子為再提起她。

漸漸子為的打扮變得時尚起來，修了一頭清爽的短髮，每個早上都忙著為頭髮定型。看著他穿了耳環，笑容不再那樣傻氣，也珍而重之地套上Agnes.b的戒指。

隔了不久，子為開始用短訊提醒我不要回房裡去。那時候沒有留神，只是在想也許他和女友和好了吧。過了一星期後，卻在子為的桌子上發現他和一個眼熟女生的親密合照。

我一眼便記得，那個梳著平劉海的白晰少女，正是當年市場學系的系花。

子為沒解釋什麼，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拖著她的手走進房裡去。一個月後，他們便無聲無聲地分手了。

女方在Facebook上罵得很兇，子為並沒有回應，由得謠言作祟，慢慢，又結交了新的她。

子為的初戀，慢慢在燈紅酒綠的生活裡氧化，殘留，然後消失。

也許子為並不把那個胖胖的女生當成遊戲，也許面對很多事情他都無能為力。只知道子為把那再也不見的純真笑容留給了初戀，然後馬不停蹄地忙著繼續出發。

我曾經以為我那貼滿合照的牆會一直待到畢業，在這三年前反射子為那牆空禿的壁布，然後宣告幸福收場。

兩星期前，親手把我和雪兒的遺物一張一張撕下來，才發現原來一切幸福的打算，在成真之前都只屬妄想。這一刻，忙著處理初戀的身後事，也於我和身後的子為根本沒有分別。

電視劇裡，總有情侶分手的場面。和雪兒的最後一次擁抱，開始的場地，卻同時象徵了終結。也許我們的再見存有一點戲劇性的悲哀，初戀就這樣罷，一生人一次，應該有點不平凡。

沒有道別，我看著雪兒精緻的臉，親切卻又非常陌生。我知道繼續留在原地面對她，將來只會寸步難行。抹乾眼淚，我們就在初戀開始的地方，無聲地為過去的幸福印上休止符。

殘留的自尊是，即使日後被留戀侵蝕，也不可以死在她的面前。

這陣子都不敢接媽媽的來電。我怕她太了解我，會輕易地察覺我和雪兒分手的事。

更怕她再次發現，愛情原來只是個詛咒，我們兩母子注定要她死去活來。

漸漸再沒收到媽媽的電話，訊息匣裡擠滿了朋友的短訊，再不見一直名列前茅的媽媽。

直到別過雪兒後，在那冷得要命的房間裡一覺醒來，發現媽媽連連撥了幾次來電，更傳來十數個訊息。

她怕打擾我睡覺，所以從不在十時前找我。這一次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

是她的身體出毛病了嗎？

嘟、嘟，呿。

「喂？媽咪妳……」

「啊晴！你而家喺邊度啊？今日得唔得閒？」

媽媽很快便接過來電，語調顯得十分焦急。

「我而家喺Hall啊，今日下晝要補習囉。發生咩事啊？」

「今日可唔可以陪下我？」

媽媽一直都不會向我要求任何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梗係得啦！妳想去邊吖？食飯？睇戲？不如我帶妳去旺角間書店吖，有好多叔本華嘅書架！」

電話傳來拉動拉鏈的聲音...媽媽沒有立即回話，沉默了半晌才把話接下去：

「可唔可以陪我去東區醫院？」

這一天我才發現，原來在這二十一年裡，我從未真正認識過把我養大成人的媽媽。

而把我帶到媽媽身邊的人，竟然是造成這個破碎家庭的真正元兇。

=====

趕到醫院的正門，媽媽穿著那套她珍而重之的套裝，頭髮燙成貼服油亮的波浪。手提著鼓脹的黑色運動袋，和她一身端莊的打扮微妙地不合襯。

媽媽表現得很緊張，什麼都沒說，擦了擦手心的汗便牽著我的手走向升降機。

一路上她沒有說話，寧靜成為背景，呼吸聲沙沙的在我耳邊迴響。

直至我們走到臨床腫瘤科的病房，我才發現，其實說到底，能令媽媽如此著緊的人，還不只有他。

見習護士把我們帶到其中一間病房，輕輕地拉開白色的圍布。徐徐露出一個蒼白的長髮老人，雙手交疊，穩重地敞在床上。

我只在十九年前看過他的臉，現在覺得陌生，也無可奈何罷。

「好耐無見。」

媽媽把黑色運動袋放在病床邊的椅子上，看著床上的老人，露出一個複雜的笑容。

「嗯。真係好耐無見。」

老人用力攙起身體，搖頭拒絕急著幫忙的媽媽，無力地看著我的臉。

醫院的空氣總摻雜化學品的味道，他身上卻傳來奇異的清新。

也許在我記不起的童年，也曾聞著這種氣味，被捧到他天般高的頭上，看還最好的景色。

自此，他們沒再說話。媽媽把他的被子掀好，將枕頭貼在牆上在方便他倚在床頭。他偶爾會笑著對我點點頭，被皺紋包裹的雙眼，彎彎地笑得好柔和。

媽媽打開沉甸甸的袋子，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日用品。霎時間，床上佈滿了雪白的毛巾、牙刷、拖鞋，還有很多很多的盒裝紙巾。

也許媽媽的工夫太周到，他忍不住抬頭笑了笑，媽媽也靦靦地扶著床邊的圍欄，溫婉的傾著頭，仔細地看那張多年未見的臉，原來從不陌生。

直至媽媽掏出一件灰綠色的綿襖，稍稍撲鬆後，柔柔地披在老人的身上。他摸著身上的綿襖，昂首望著媽媽的眼，皺著眉，沒有說話。

這時候媽媽把老人耳際垂下的長髮掃到耳後，無聲地點點頭，摸著那把長長的黑髮，掃著，掃著。

黑色運動袋忽然變得空虛，多年不見的夫婦不發一言，床上散滿了過多的日用品。

也許構圖的美感不足，但這個沉默的場面，卻成為我們最後的全家幅。

=====

回家的路上，挽著空空的袋子，我沒有問媽媽，為什麼到現在才帶我見他。

也沒有問，為什麼十九年前的那件綿襖，會簇新地留在我們的家。

坐在小巴上，媽媽輕輕地握著我的手，望向窗外的風景，沒有張聲，沒有抬頭。最愛的人留在這純白的圍城內，也許，往後再也不見。

小巴總是行駛得這樣快，一路上，媽媽的拳心溫溫地貼在我的手背上，閉著眼，隨車廂的震動搖晃。

也許她很怕我望到她的眼，很怕我拆穿那沉默背後的一切一切。

直至小巴快要到站，我輕輕拍了拍她的肩，醒來吧，醒來吧。媽媽惶忪地看著我的臉，把頭埋在我的肩上，眼淚輕輕地，流到我的掌心裡。

我們沒有下車，只是，循環地又繞了一圈，再次經駛過那個人身處的天堂，沒有張聲，沒有抬頭，靜靜的，最後又回到我們的家。

打開家門，媽媽重重地呼了口氣，舒坦的攤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旁邊的書櫃還是放滿了我小時候的課本，還有高考的補習筆記。

這個小小的家，接過媽媽為我落下的指甲，也勾走她最烏黑的髮絲。就這樣徐徐地滋養著程度漸長的課文和筆記，我亦無聲無息地長大成人。

我撲了撲媽媽燙貼的曲髮，輕輕按著她的太陽穴。

小時候她總是塞我五塊錢，要我在沙發上替她按摩，適時要用力一點，適時要放慢一點。

我知道我永遠做得不夠好，因為她只想借我那雙小小的手，記憶起某個不復彌留的人，曾經如斯細緻地呵護著她。

「媽咪，不如我地換過張新梳化囉。」

「做咩無啦啦要換啊？你又唔係成日番。」

「買張新啲嘅，妳都坐得舒服啲吖嘛！」

「傻嘅，坐慣坐熟，無端端換過第二張，實坐到我腰痠骨痛。」

媽媽摸著扶手上的黑色漆皮，莫名奇妙地笑了笑。

「次次叫你換你就咁多藉口。」

看著她珍愛地按著枕墊裡的綿花，指頭漫無目的地在沙發的牛皮上遊走。我撥好媽媽的頭髮，忽爾想起醫院裡她們的表情。

「媽咪啊，其實個梳化咁大，屋企又唔係好多位，點解唔掉啫？」

媽媽拍了拍我的手，轉身看著我的臉，幽幽的笑了笑：

「一早就掉過啦！不過掉完之後，又係唔捨得！唉，撞鬼，又要搬番入嚟。」

送我一個前所未見的開朗笑容，她倚著沙發的扶手站了起來，緩緩地走到廚房的方向。

「啊晴，可能到你之後結婚生仔搬埋出去住，我想掉囉，咪會掉囉。」

回頭望著留下那小小背影的媽媽，原來曾是我最可靠的巨人。

留在這偌大的斗室裡，這張黑色沙發，也許永遠無法移除。

=====

好久沒在家裡吃晚飯，媽媽還是準備得過份豐盛。在地鐵站我攜著她熬的湯，只聯想起子為那張興奮的臉。也許他比我更喜歡媽媽的手藝。

回到宿舍，本來打算拿出湯壺給子為一個驚喜，卻在開門的時候看見Andrea正坐在他的床上，房間內瀰漫著凝重的氣氛。

知道在這種時候拿出袋子裡的老火湯實在太過不識時務，正打算放下背包離開的時候，子為卻把我叫停：

「喂！啊Jer！等陣先！」

子為跑過來，用力把門關上。他閉著眼沉沉地呼了一口氣，揚手示意要我坐下。

這時候Andrea靦靦地瞥了瞥我的臉，沒有說話，只是把綿被掀過自己的腿，然後把頭別向窗邊。

這是什麼氛圍，在鬧情緒嗎？兩小口耍耍性子，犯不著要用上我這個失戀同房啊。

此時子為走過來，塔了塔我的肩，沉重地宣告最難堪的消息：

「Andrea收到風，葉澄諗住今晚自殺。」

=====

【你永遠要提防女朋友的身邊人】-結局倒數，最後兩集。

痛苦過後，只有沉溺，還有成長。

能拯救葉澄的人，只有一個。

第二十一章

小學五年級時，喜歡上鄰座的女生，放學時臉紅紅的拖著媽媽，問可以和她結婚嗎？

媽媽只是笑著摸摸我的頭，手握得好緊，拖著我走在那長長的梯級上，慢慢又回到我們的家。

和雪兒相戀一個月的紀念日，她說到我喜歡的餐廳慶祝罷。最後我帶著她走上花園餐廳，看著雪兒握著油膩的餐刀，眉頭皺得好緊，我下定決心，結婚後一定要讓她過幸福的生活。

爾後，我們再沒到過旺角，開始流連在奢華的尖沙咀街頭，每個吻都帶著微溫的紅酒香。

我曾經幻想過，有一天可以買下那Chanel的婚紗，從她的爸爸面前接過雪兒的手，宣布從此再沒難關，她將永遠成為我的女人。

我從不認為每個擁抱都是理所當然，或許我亦早有預感，高不可攀的雪兒終有一天會離開我。

雪兒在教學大樓那無聲的道歉，叫我意識到，一個人的愛成熟後便會凋零。

愛自己多一點，更愛自己一樣。

然後，最簡單的愛情終告消亡。

=====

計程車停在天逸邨的停車場，草草把錢付給司機，我便捧著紙箱跑到子為給我的地址。

一定要趕上，一定要趕上。

這不是我第一次到天水圍，因為我什麼價錢的補習也得接，也從不計較地區遠近，所以這兩年來我也經常穿梭不同的區域。

天水圍其實從不悲情。在這片彈丸之地，誰又可以活在圍城之外？

困縛自己的人，其實誰都可悲。

葉澄是BBA數一數二的美女，要說實在，她比雪兒實在高出很多級數。她穿著的從不缺名貴的名牌，但出眾的她卻來沒流露過一點雪兒的貴氣。

有些氣質全憑天賜厚福，在這個小小的屋邨，生活也許早已壓碎了她的翅膀。

葉澄飛不起，所以只能做個最好的凡人。

不熟悉這個屋邨，急忙向人問路，繞了幾回我才在這個圍城找到她的所在地。

幸而保安員正昏昏欲睡，尾隨回家的住客，總算安全混進了葉澄居住的大廈。

手上的紙箱好重、好重，看著不斷上升的樓層，離心力漸漸減弱，老舊的升降機停在12樓，敞開的

門叫微冷的空氣被扯到我的臉上。

我不了解葉澄，也不信任葉澄。

她不算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敵人。

但到了這一刻，同為是非所傷，同命鳥怎能落單自殘。

她所住的單位在佈滿揮春的大門之中十分顯眼，沒有陳設，沒有地墊，只有發黃的門鈴落在鐵閘的旁邊，單調得像間空屋。

叮噹，叮噹。

沙啞的鈴聲在單位內交響回盪，只期望能從這雜音中聽到一點人聲，告訴我這個城府太深的女人還有一線生機。

鈴聲回落，鐵閘後的木門被拉開，隨即展露在我面前的人，卻並非葉澄。

「先生，你搵……邊個？」

一個滿頭亂髮的老伯推著門，抬起蒼白的臉，身體微微地抖震。

是葉澄的親人麼？

「伯伯，我係啊澄大學同學啊，我想問佢係唔係度啊？」

這時候，他皺著眉，若有所思地盯著我臉。打抖的手緩緩地把鐵閘拉開，示意要我進去。

葉澄的家比我想像中更殘舊，牆邊的書櫃裡放滿外國的名著和叔本華的書，櫃上鋪著大大小小的獎盃和合照。

屋內散發著老人特有的味道，沒有年輕女人閨室的感覺。

在大廳裡看不見葉澄的蹤影，老人看穿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腿，指著一度緊閉的門，搖頭歎了口氣。

葉澄就在裡面？

子為說過，自從雪兒在教學大樓發難之後，葉澄便再沒到學校上課，甚至同班的Andrea也再沒見過她。

直到今天，Andrea從同組的組仔口中得知葉澄打算在今晚自殺，子為猜到事情跟雪兒有關，才忍不住要通知我。

老伯的反應如此平靜，應該還未出事吧？

我把紙箱於在房前，輕輕敲了敲房門。

「葉澄，我係Jerry。」

沒有人答話，門後只傳來玻璃碰撞的聲音。

葉澄在酗酒？

「葉澄，妳喺唔喺度？」

接連幾下碰撞聲後，房內再沒傳來聲音。

看著這殘破的棕色木門，上頭的Melody貼紙已泛黃，漸漸從門邊脫落。

忽然傳來掀動被鋪的摩擦聲，木門被輕輕推了一下。

「你嚟呢度做咩。」

終於開口。

「睇下妳死得未啫。」

葉澄沒有答話，我蹲坐在門前，笑著把話接下去：

「我尋晚見過雪兒，佢話晒俾我知啦。」

房門微微震動，隔著門，我看不見葉澄，只能從裡面聲音猜度她的動靜。

這女人就一直要我摸不透她。

「趙雪兒講咗啲咩？」

果然有反應。

「妳想聽啲咩？想知佢鐘意咩款嘅Tiffany？」

「如果你無重要事唔該快啲走，唔好煩我。」

葉澄似乎不打算欣賞我難得的黑色幽默。

「重要，點會唔重要。唔重要妳就唔會用條鍊呃我啦。」

「到咗呢一刻，你仲覺得我有呃你？」

她沙啞的嗓音忽然顯得激動，卻像沒動多餘的力為我動氣。

她現在十分虛弱。

「除咗條鍊，應該就無啦。」

「點解你仲去見趙雪兒？」

「因為我想親口問佢一個問題。」

說罷，我打開原本放在宿舍書桌下的紙箱，把裡頭其中一張我和雪兒的合照從地上的門縫塞進房裡。

刻意留在視線內的相片角落隨即消失不見，知道葉澄已經拿起合照，我把頭貼在門上，沉沉地把話接下去：

「呢張相，係半年前我地慶祝相識紀念日嗰陣影嘅。嗰陣啱啱傳出雪兒同狗公平上床嘅事，因為驚佢唔開心，所以買咗部即影即有相機俾佢。呢張就係嗰陣影架啦！」

「可唔可以講重點？」

對我和雪兒的往事沒有興趣，葉澄硬生生打斷了我的話。

「當時我好開心，嗰陣咁大件事，覺得惟有我先可以令佢笑得咁甜。」

門後傳來一聲冷笑，繼而聽到水在瓶中晃動的聲音。

「天真。」

「我知。後嚟我先發現，原來雪兒幾時都可以笑得咁甜。原來.....原來佢隨時都可以喊，隨時都可以笑。」

「因為佢係一個Liar。」

「No，係因為佢鐘意我。」

語畢，我把幾張不同的合照推進門內。

「雪兒好鐘意睇我影相嗰陣咬我隻手架，妳睇下，佢真係痴痴地，佢話佢好鐘意睇住我為佢受苦嘅表情，所以.....」

「Stop it！」

葉澄受不了我的話，張聲打斷了我的話。

「搞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你竟然仲鐘意佢？你係咪顛咗啊？」

傳來照片撕裂的聲音，葉澄顯得愈來愈激動。

我從紙箱裡拿出雪兒送我的手錶，閉著眼，背靠著門，低頭笑了笑。

「係啊，我仲好鐘意佢。我淨係鐘意佢。」

忽爾想起雪兒送我手錶時，我自作聰明地說這是法國的品牌，卻被她訕笑我沒有見識。

到了今天，我還是唸不出這句西班牙文，只記得雪兒解釋過它的意思。

時間永不停步。

「葉澄，到咗而家，妳仲鐘唔鐘意狗公平？」

又傳來骨骨的水聲，她重重地把玻璃瓶放在地上，敲出高亢的撞擊聲。

「Not at all.」

「講大話。」

「我無，Please don't judge me.」

「妳唔愛佢，點解要鎖自己喺房？點解要自殺？點解唔去考試？」

把手錶放在地上，看著大廳的時鐘，原來已經到了深夜時分。

剛才的老伯坐在沙發上，憂心忡忡地向我點點頭，擠出牽強的微笑。

這時才發現，書櫃上的照片裡，葉澄沒現時的漂亮，衣著甚至有點土氣。但當時的她卻笑得很甜。

「我想點係我嘅事，唔輪到你理。」

「咁我想相信雪兒，都係我嘅事，點解妳又做咁多嘢要干涉我？」

聽罷，葉澄一時語塞，沒有答話。

看著紙箱裡的Tiffany錦盒，忽爾明白，也許她和我都一樣。

愛上了，所以不顧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繼續愛。

「葉澄，你覺得雪兒會唔會同狗公平一齊？」

我敲了敲她的門催促她回應我。

沉默了好一會，葉澄終於張聲：

「就算一齊，都唔會俾人知。」

一如所料，她真的好了解雪兒。

早在Outback慶祝的時候，雪兒已經企圖試探我，否則怎會在這種特別日子忽然提起狗公平。

她早就計算好一切。

「妳知唔知狗公平之後有約過我？」

「幾時嘅事？」

「嘿，就係妳約我去公園之後嗰日。」

說罷，還真忍不住要嘲笑自己的愚笨，竟然還一鼓腦兒想去證明雪兒的清白，有哪麼一刻認為狗公平是個好人。

「Jerry哥，你個寶貝Ex真係好聰明。」

說罷，葉澄誇張的笑了笑。

只希望是她的腦筋轉得太快，我卻竟然到雪兒道歉的一刻才明白事情的全部。

「Kelvin係無可能得到趙雪兒。由一開始就注定無可能。」

「點解？半年前佢一早就做到啦！」

「如果Kelvin之後無搵過你，或者佢都仲有機會。」

雪兒半年前願意和狗公平上床，我不早就輸了嗎？葉澄還憑什麼論斷狗公平的失敗？

「當女人愛一個人，係咩都唔會諗。」

沒等我提問，葉澄在門後低聲地自說自話：

「問題只係，佢夠唔夠愛你。」

門內退出了幾張被撕碎的合照，葉澄淒然笑了笑，然後再沒說話。

愛得不夠.....嗎？

雪兒如果夠愛我，她不會和狗公平上床，也不會陷害我和葉澄。

她愛我，但她更愛自己。

原來我永遠牽不緊她的手，因為我們都比對方更愛自己。

自愛太忙，來不及奮不顧身。

「所以狗公平唔係自己想搵我，係雪兒叫佢嚟？」

「Jerry哥，你話呢？」

「咁我算唔算為雪兒做咗最後一件事啊？」

看著地上的合照，雪兒的臉被撕得破爛不堪，旁邊的我卻笑得，像得到全宇宙所有的幸福。

原來各自深愛自己，也可以笑得這樣幸福。

在狗公平和葉澄出現之前，我也許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個，自愛和自欺的，小小謎題。

這一千天，即使只剩下我和雪兒，我們之間也永遠隔著小小的距離。

由我一手建立的圍牆，叫我只能愛得幸福，從未愛得坦誠。

原來這段初戀，愛到結尾，我才第一次為她愛得這樣徹底。

雪兒從狗公平口中得知我還未了解所有真相，所以狠下心腸，要搶先一步。

要所有人判我死罪，要葉澄這個公敵陪葬。

只要我夠愛她，這個可人的小公主，便可以清白地活到最後。

每次我和雪兒有爭執，無論誰對誰輸，她從來不會道歉，我只能等她把氣都吐光，再執著她的手走下去。

她從來都不愛輸。

最後自愛的人，卻全都輸給自己。

「葉澄，點解妳唔復仇？」

忽爾安心下來，我什麼都想問，什麼都想知道。

現在才明白，我和葉澄真的好相似。

「復仇？點復仇啊？係咪要學你嘅寶貝雪兒，喊住口屈Kelvin同Andrea上床？」

說罷，她高亢地冷笑了幾聲。

其實，我們淪落至此，原因都一樣。

「好叻啦。」

把玩著地上的錶盒，我抬頭望望大廳的鐘，原來已經十二時。

這樣又過了一天。

「嗯。」

她就這麼冷冷地哼了一聲，像什麼都不要管，什麼都不想知道。

累了。

讓自己這樣愛下去吧。

直到愛得累了，就放下吧。

「妳知唔知有人同我講，話妳要自殺？」

忍不住笑了一會，我看著那殘破的木門，輕輕的敲了敲。

門後又傳來葉澄的失笑聲，沙啞，卻又放鬆。

「咁你又知唔知有人同我講，話我地有路？講真吖，連我自己都唔知！」

我們的笑聲就隔著這麼一扇門，我和葉澄看不見對方的臉，卻只能互相依賴，在對方的眼中發現自己。

也許我們一直以來，都帶著懷疑去愛。所以這一次，就什麼都不去想，就這麼不回頭地愛一次吧。

愛夠了，便昏了頭，便不怕痛。

痛夠了，才會放手。

「喂，我山長水遠嚟到，開一開門得唔得啊？」

「No way！」

她忽然用力的推著門，叫靠在我的我嚇得彈跳起來。

「後日要考試，睇下撞唔撞到你啦。」

葉澄的聲調，變得有點羞澀。

還會再見吧。

「我擺咗成箱嘢過嚟喎！妳幫我掉咗佢啦！」

看著散落一地的照片碎，其實也不過是這兩年來的一小塊。

行李仍然這麼重。

「你捨得咩？」

不打算回應輕佻的葉澄，我把雪兒破爛的臉一塊一塊放在掌心裡。

撕得再碎，那張臉也只能如此清晰。

彎身搬起這重重的行囊，現在的我還不能對這些碎片置之不理。

「捨得嗰陣，就會掉。」

轉身別過的老伯，我走向剛才走過的那一扇門。

有些東西，放下了，卻還留在心裡。

像家裡的黑色沙發，永遠彌留在某個角落。

媽媽卻只能在這零散的回憶裡棲息。

大結局

在探病之後的第四天，無聲無息地，爸爸在病床上辭世。

在喪禮上，其中一個僧人握著媽媽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說，世上有很多儀式，有喜宴也有喪禮。但當你接受一切總會留在過去，所有的結束和開始，都毋須儀式作為紀念。

看著沉默不語的我，他點點頭，露出一個祥和的笑容。

雙手合十，僧人說，如果必須分離，緊記笑著道別。

Final Year的大學生只有兩種煩惱，一是畢業旅行，二是就業。

好友和情侶們早在考試期前便計劃好旅行的地點和詳情，作為學生生涯的最後一次旅行，大家都不惜工本，紛紛訂購了遠行的套票。

在上一個學期仍然為旅費煩惱的我，現在卻落得一身輕鬆。

反正我也沒有同遊的伴，還不如快點找工作罷。

兩年來，只跟雪兒到過澳門和日本。因為去歐洲的機票太貴，我負擔不起兩人的份，最後只敢到附近的地方去。

雖然歐洲對她而言其實與台灣無異，但真的好想帶她到芬蘭的聖誕老人村，看看承諾要送她的風景。

在我的眼裡，我和雪兒的將來曾經是這樣的遙遠。

遠得，像沒有盡頭。

爸爸在我不懂性的時離家，又在我成人時辭世。曾期望過他可以康復出院，至少可以看著我畢業，親眼圓他小時候的夢。

我知道他一走，家裡的黑色沙發便不會挪動。它會寄居在我家牆邊，直到某年某月。

喪禮過後，雪兒曾經來電慰問。那段時間勾起了心癢，每天總想找個理由再見她，卻得提醒自己，留戀在過去，便永遠不能道別。

那時開始，雪兒和我又開始偶爾的短訊聯絡，知道她打算到歐洲Gra Trip，我也不便問得太仔細，怕萬一問出了伴遊的人，又會叫自己白白難受一回。

有時收到她的短訊，那種曖昧的關懷，卻叫人好窩心。

總有些人，盛載著曾經美好的你，叫你永遠恨不來。

最近Andrea和子為似乎狠狠地吵了一架，他沒主動和我提起，我也不打算干涉人家的私事，慢慢事情就放淡了。

有時也很好奇，這些年迷上子為的女生可多著，幾乎每個都對他死心塌地。就只有這個小胖妹敢向他耍性子，卻又把子為治得貼貼服服。

每次看著子為過份癡纏地和Andrea通電話，臉上那傻傻的笑容都叫人好懷念。

像我們入學的那個九月，他總笑得像個傻子，只懂埋頭向電話裡的女友報到，卻又甘之如飴。

還記得Andrea尾隨子為進門的一刻，那種感覺好熟悉，像當時子為握著初戀女友的手，世上永遠有不相襯的幸福。

「啊Jer，諗住搵咩工啊？想做Audi定Account？」

子為坐在地上，置身一堆堆紙皮箱的中心，大口大口的灌著啤酒。

「之前實習間公司請人，如果請我嘅叫做番Account囉，你呢？」

「唔想做嘢住，想玩多一年。」

說罷，子為把雪櫃裡的青島拋給我。

「你屋企有錢，梗係唔駛做啦仆街仔.....哇哇哇！」

甫打開，氣泡猛地冒出，沾濕了我的手和褲子，嚇得我哇哇大叫。

子為用力搖了搖另一罐啤酒，立即對準我拉開，卻又不慎把酒噴在自己的身上。

看著對方的溫稽模樣，我們像小學生們般捧著肚子大笑。不知過了多久，沒有說話，房間裡的空調忽爾又吹來離別的氣味。

即將畢業，這個相交三年的同房，轉眼又要走。

「啊Jer，一定要頂住吖。」

「突然咁Gay，嚇撻到我.....」

「屌，你聽我講啦仆街！」

子為把啤酒罐放在地上，大聲把我叫停。

「如果你要我同班白癡仔喺Common Area圍威喂，我寧願匿喺房同你吹水。」

用腳將空罐掃開，他坐在床上，一把抱著Andrea在年宵買的猩猩玩偶。

「朋友我大把，兄弟就得一個。」

子為不是那種事事開口的類型，即使在錦標賽受傷，他只會咬著牙拼下去，心裡話就只放在心裡。

也許要離別了，不吐不快，就這麼一次，肉麻一點，把想說的都說出來。

這三年來，他就像我的家人，比起朋友，我更想叫他兄弟。

什麼都有他給擋著，無論如何都為我挺身而出。

不知道這些年頭，我到底為他做過什麼。只知道這個學期，他不再流連在宿舍的Common Area，幾乎每天都滾下床陪我上課，卻又在堂上睡昏了頭。

這一刻，忽爾酸了鼻頭，竟然有點想哭。

「屌你，講呢啲。」

把手上冒著冷汗的啤酒一飲而盡，我低著頭，不敢望著這個同房。

整個大學生涯，就賺到你這個好朋友。

「子為，不如今晚啤啤佢啦屌你老味！」

我用力把空罐拋在地上，張聲高呼最後的派對即將開始。

「一早飲撚晒啦，你去買！」

「屌，點解要係我？我出錢，你買！」

「我出Double！啊Jer你買！」

兩個大男人忽爾殘廢，半醉未到，這個不醉無歸的狂歡之夜就這樣胎死腹中。

的確，有些儀式，實在太不必要。

=====

葉澄始終缺席了考試，加上出席率不足的問題，這個學期其中三科成績全數作廢。幾經辛苦才爭取到重修學分，但下一年的她將非常難捱。

明明學校佔地之小已是多年的笑柄，在校園內我卻再沒見過葉澄。

Andrea力證，在課堂上葉澄是如何若無其事地和男生們打成一片，那張恨恨的臉，似乎足以證明葉澄曾經出現在她的面前。

葉澄，就用妳的方式挺下去罷。

她手上的刀傷又會比那時多一點，為他流的血又多了一趟。不知道狗公平再見到葉澄是什麼感受，會嚇一跳嗎？

三年級的學生快將畢業，除了畢業典禮，雪兒已不會再回來。她要演的戲就到此為止，狗公平卻要在這整整三年面對同系的葉澄。

即使戲演得下去，他又會比葉澄好過麼？

最輕鬆的，永遠是她口中的趙雪兒。

最近雪兒傳來的短訊愈來愈多，有時更有仍未分手的錯覺。

仿佛又回到入學時和雪兒曖昧的時候，像吹起綿絮，它只能輕輕飄起，卻又縈繞在你的眼神，叫你迷亂得不能自己。

我不知道對她而言，現在的張韋晴還算什麼。一個難以割斷的前度，還是她於心有愧的對象？

每次我認為自己已經有足夠的決心把那紙箱掉棄，她的訊息總把回憶帶到我面前。

這個城市有多大，哪裡沒留下我們的足跡。

走到哪裡，看見什麼，我都可以想起她。

原來前度就這麼回事，離開了，然後一直遺患。

爸爸過世後，媽媽看似沒有異樣，仿佛應流的淚早在靈壇前滴光，現在再沒傷心的配額。

不過，這段日子媽媽總是很恍神，時時在歸家時迷路，也經常忘掉最近的事。反正我留在宿舍也只能寄求職信，還是早點搬回家裡吧。

執拾雜物時，看著這三年留下來的遺物，原來曾經送我生日禮物的朋友，早就在教學大樓的事之後便失去聯絡。那些生日卡留下的小小祝福，慢慢在那嘈雜的人聲中消逝。

瞥了瞥又回歸到桌下的那個紙箱，才發現原來到了這一天，我竟然還不忍心把她放下。

雖然彌留在回憶的幸福，只會侵蝕自己的未來。

這時候手機響起聆聲，這沒紀錄的號碼，卻又如此熟悉。

埋在混亂雜物當中，只有過去的痕跡，雪兒竟然在這一刻來電。

「喂……啊晴？」

這嗓音，就要甜蜜得這樣殘酷嗎？

是否曾經幸福過的，就不可以成為過去？

「嗯。」

「你而家得唔得閒？」

「我執緊嘢，想今晚Quit Hall。」

聽罷，雪兒沒有答話，擴音器放大了沉默，叫時間靜止下來。

我今晚就要離開這所大學，離開最接近妳的九龍塘。

今晚就要離開。

「咁你留喺度等我，我而家喺Lobby。」

隨著升降機門打開的聲音，雪兒草草地掛了線。

本來想藉今天的機會，把這箱回憶留下來。

以為再看不見，便會灰飛煙滅。

碰巧子為要回家慶祝妹妹生日，這一晚都不會留在宿舍。

以往聽到這樣的消息，我一定會很亢奮，把雪兒接過來然後纏綿一整夜。

現在獨處一室，等待她的到來卻是如此難受。

這是最後一次見面罷。

木門被徐徐打開，隨之出現在光線中的臉，曾經和我這樣的接近。

「Hi，入嚟先啦。」

房間內已經沒有可以讓她好好坐下的空間，隨著門把走廊的光線隔開，房間內就只剩下我們兩人。

披著寬鬆的露肩T-shirt，穿起緊身短裙的她，像比以往高了一點。

原來一個月不見，感覺就可以如此陌生。

「啊晴，你今晚就走？」

「嗯，所以要快啲手先得。」

「今晚就走，你執得晒架啦？」

環顧四周，她再也找不到自己留下的痕跡。那泛黃的牆再沒我們的合照，放滿擺設的桌子現在只塞滿一堆堆的膠袋和雜物。

「執唔晒都要執，因為我點都要走。」

「點解要走得咁急？」

「就算今晚唔走，我又可以留到幾時？」

執亂的房間叫塵埃亂飄，雪兒輕輕咳了幾聲，握著手上的紙袋，又抬起頭看著我。

眉頭間的皺摺，鎖住了一千天的時光。

已經不能回頭。

「我可唔可以攞住你？」

說罷，她跨過地上的執物，一把抱著混身汗臭的我。

「張韋晴，你唔準答唔得。」

懷內這個女生，竟然還行使著野蠻的權利。

像我們從未分開，這不過是漫長日子的其中一天。

這一刻我竟然沒有抱她的勇氣，雙手就癱軟地垂直，只留下她愈抱愈緊，使勁地把頭埋在我的胸口。

「雪兒，不如算啦。」

「唔得！唔得！我要攞埋呢一次！」

「妳已經揀咗啦，做咩仲要番嚟。」

我向後退了一步，穿著高跟鞋的雪兒失重地捉著我的腰，抬頭露出那小巧的臉。

怎麼這張臉，可以變得如此陌生。

怎麼我再沒有衝動把她抱起。

怎麼我們會落得如斯田地。

「我無揀佢，我真係無揀佢……」

雪兒失神地搖著頭，避過我的視線。

已經無可救藥。

「妳無揀佢，妳亦無揀我。妳係揀咗妳自己。」

用力把她推開，站在這不能敞下的床邊，原來就只剩下這個立足點。

怎可以回頭。

「或者我要多謝葉澄……」

我轉身把桌子下的紙箱捧起，然後把所有東西傾倒在地上。驟眼間，遍地佈滿我們的合照和她送的禮物，只要我們一提步，相片便會染污，擺設便會碎爛。

「唔係多得佢用條Tiffany屈狗公平，妳就唔會驚！驚妳同佢上床嘅事會俾我發現！」

在雜物裡，藏著葉澄交給我的藍色錦盒。

不需要等妳選擇，我就這樣下我的決定。

「嗰一日妳同我和好，就係為咗令我信狗公平！嗰晚佢試到我唔信葉澄，妳就決定要將所有嘢推落我同葉澄身上！」

雪兒沒有說話，只是蹲下來，像聽不到我的聲音，慌忙地把地上的合照一張張疊好。

直至看到被葉澄撕爛的碎片，才停下來，捂著嘴不敢再抬頭。

「妳知道我信妳！點解唔繼續呢我啊！點解啊！」

我一腳把她面前的音樂盒踏碎，抓狂地扯走她手上的照片。

雪兒用力把照片捉住，卻被我一手搶過，然後撕成碎片。

「如果妳繼續呢我，我一定會信妳架！點解妳唔呢我啊！點解啊！」

說罷，雙腳忽然癱軟，只能無力地坐在地上。

這一刻和她的視線相對，在毀爛的過去中，我們竟然愛得這樣悲涼。

雪兒看著我的臉，哭得叫妝溶掉，緊緊掩著合不起來的嘴巴，任由鼻涕在她的指縫間流過。

「其實我……其實我……」

嗚咽的聲音打斷了雪兒的話，她搖搖頭，用力把眼睛閉上。

「我真係好……好鐘意你……好鐘意好鐘意好鐘意……」

哭得再沒力氣，雪兒屈膝坐在碎片之中喘息。

落在地上，她從帶來的小紙袋中，端出兩張白色的紙。

那是預約機票的文件。

目的地，是聖誕老人村所在的芬蘭。我們相戀一週年當日，約定要拍婚紗照的芬蘭。

沒有接過雪兒最後的邀約，她的手就這樣緩緩地垂下來，預約證從她的手上慢慢鬆脫，飄到碎紙堆裡。

我們的眼淚沒有在這刻流乾，只知道在愛過的人面前，散落一地的回憶終能成為過去。

我們的故事，就這樣成為往事。

=====

搬回家裡，每天只能等公司的回信，希望能求個和大學本科有關的職位。

忙著整理我帶來的雜物，媽媽似乎開始有了生氣。晚飯還是豐盛得過份，像那缺席至今的老人還陪著我們進餐，這家的飯菜總是多了一人的份。

過了沒久，也快到了離宿的期限。一向購物成狂的子為終於向我求救，他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擺平擠滿房間的大小東西。

這時候，難得收到葉澄的短訊，沒兩句開場白，她便要求我把那條Tiffany物歸原主。

而最好的中間人，當然是Andrea。

對正處於冷戰的子為和Andrea而言，這不是絕妙的契機嗎？由子為親手把項鍊交到她手上，一切就這麼合理和自然。

兩個人，只要感覺猶在，就沒有分開的理由。

把那藍色錦盒放在背包裡，忽爾想起它曾經是何等的沉重。

竟然打算用偽造的證據去證明事實，也許現在的葉澄永遠不會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面對這條Tiffany。

她在仿造狗公平的心意卡時，也幻想過他為自己戴上頸鍊的一刻嗎？

如果生日會當晚葉澄沒有生事，便不會驚動到雪兒和狗公平，事情也不會發展到今時今日。

把真相逼出來的，竟然是葉澄的謊言。

提著背包，踏出老舊的升降機，腦內忙著設計最佳的對白說服子為和Andrea和好。

當時的我沒有發現，佈滿鐵鏽的信箱裡，藏著一張來自芬蘭的明信片。

【你永遠要提防女朋友的身邊人—完】

【後記】

後記：

一直以嚟，好多謝大家嘅支持。

我知道我出文係比較慢，同文章結構問題，我一定要一集一集出，唔可以斬件分開上。

成日要大家等，真係非常抱歉。其實都係嗰句，有人肯等一無是處嘅自己，已經好幸福。

好多謝大家頂得順我嘅寫作方式，對白唔多，內心讀白仲多過衝上雲霄嘅感情線。有時我自己Proof-read嗰陣都睇到睇馴，真係多得大家一個月嚟咁樣折磨自己。

呢一個故寫咗幾多字我無統計過，應該差唔多八、九萬字啦我諗。因為番工比較忙，加上身體唔好，所以出文都好慢，喺度而次向大家致歉。

其實喺我心目中，呢個故嘅女主角唔係戲份最多嘅雪兒，而係葉澄。

你永遠要提防男/女朋友的身邊人，Jerry提防狗公平，葉澄提防雪兒。但到頭嚟係愛情信唔過定未遇到啱啱對象，我想留俾大家想像。

由一開始，葉澄想用Tiffany屈雪兒同狗公平，到被雪兒反將一軍，到自殺、再到Jerry同佢傾計，直至最後想條Tiffany物歸原主。其實無論Jerry定葉澄，都有啲背叛中成長。

其實係雪兒貪玩，定一直太自悲嘅Jerry留佢唔住，其實係唔會有定論。事實上雪兒係好愛Jerry，呢個悲劇，亦出於所有人都愛錯方法。

狗公平只顧自己，所以有得食就食，最後傷咗葉澄又傷咗自己；葉澄太愛狗公平，又留唔到狗公平，最後扭曲咗性格，害人害己。Jerry同雪兒都太自愛，最後大家都受傷。

另外想提一提子為，其實佢係咪真係愛Andrea呢？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最後，有關呢個故短片化(好抱歉，之前用咗微電影呢個赤化字，今後都會用番短片呢個稱謂)事，今日一點，就會進行Casting。我知道講故台有好多故，比呢個故更受歡迎，更有資格得到更多機會。

我自問能力有限，但嚟到呢一步，我會盡力去做好，希望留到呢一刻嘅大家，可以一齊期待呢個小小嘅夢變大，然後成真。

我好愛你地，真架。

【謝謝妳送我的Kitty地獄】-萌生

房間內的空調像永遠精力過盛，即使把力度調到最低，這偌大的空間卻永遠像個冰牢。

換了最新型號的手機，也買了全新的床單。

最近買了好多非必要的小玩意，手提電腦的保護殼、手製的音樂盒，還有Backstreet Boys的海報，還有好多好多。

開支是增加了這麼多，補習賺來的收入卻像永遠花不完。

一個月前明明是這樣的財困。

我就這麼一張粗舌頭，習慣街頭小食的味精，嚐不起諾士佛臺頂級扒房的西冷肉汁。升上大學以來，就這個月吃得最痛快。

這段時間見得最多的是子為，他家裡是有點錢，但也未至於可以閑得每天跟著我這個同房四處盪。為我冷落了Andrea，我可擔帶不來。

其實我怎麼會怕孤獨，誰都不需擔心我會孤獨。

十六歲那一年，會考成績不好，得留在家裡自修。每天就只見到我媽，偶爾還會跟以往的朋友打哈，但日子總得一個人過。

每個人都在前進，我已經墮後，所以更加要習慣一個人走。

有些路總得一個人走，怎能害怕孤獨。

書桌上放滿了雜物，除了我最喜歡的龍騎和Batman Figure，最近莫名其妙地混雜了不同打扮的Hello Kitty。

有跳草裙舞的Kitty、有打Golf的Kitty，總之有很多很多的Kitty。

都來自同一個人。

手機的提示音和以往不同，一時間還是不能習慣。其實不用看也猜得到，這種時候還閒得可以不停寄短訊的人，就只有她。

「Tracy Chow：
Jerry仔^^ 馴咗未吖？」

「Tracy Chow：
唔覆機！衰人！」

「Tracy Chow：
喂啊！今晚有校服Party啊！come and join us！」

難怪會計行都看請女生當秘書，她們天生就有打字的才能。

懶懶地看了看她傳來的一連串短訊，我把手機塞到枕頭後，轉身掀起綿被。

正當我打算在沒有光源的房間找出拖鞋的時候，房間被咩一聲打開。還好子為今晚跟Andrea到長洲旅行，否則他一定會找狂不停爆粗直至開門的人跑回媽媽的子宮去。

「張韋晴！都估到你未訓架啦！」

一個穿著白色連身校裙的矮小女生單手撐著門，走廊的燈光把她的黑色馬尾照得微微泛黃。

這個粗野的女生就是打字很快的Tracy Chow。

「我去Toilet唔駛通知妳吓嘛？」

多得她打開了門，我終於找到了地上的拖鞋。

「喂啊，成班人去晒Common Area啦！快啲換衫出嚟啦！」

強行打開房間裡的燈，她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校裙向後退，露出雪白的腿。

這個皮膚好得難以置信的女生鼓著氣，七三分的劉海後，燙曲的長髮被紮成馬尾。

「金魚妳好煩啊！校服Party年年都玩架啦，一年玩幾次添！下年到妳升Year 2，妳就唔會想再去架啦！」

我把拖鞋套上左腳，右邊的鞋卻被金魚用力踢走。

回頭瞪著她，卻被送上一個得意的表情。

金魚是Year1修創意媒體的Freshman，雖然她在Ocamp的時候堅定地自稱Tracy，不過眾人在事後欣賞合照時卻發現她永遠嚙著金魚嘴，所以從來沒有人叫她Tracy。

「你根本就係驚！我都唔知你驚乜！大家咁Friend，點會因為咁小事排斥你啊！」

「我好眼瞓，想瞓教！唔知妳講緊乜！」

「都過咗成個月啦！啲人亂講嘢你咪由得佢地囉！」

「唔知唔知唔知啊！唔知妳講乜Q，快啲走啊周曉靜！」

我站起來把她拉到床邊，然後作勢要敲她的頭。

金魚顯然不受落，一臉輕鬆地晃著頭等我下手。

天，哪裡來這個煩人的女生。

「金魚，我真係唔想去啊.....唔好迫我啦。」

這樣俯視著她，才發現她的眼睛好大。

大得，有點攝人。

「你唔去，我都唔去啦！我留嚟度陪你！」

金魚沒有脫下黑色皮鞋，直接在子為的床上盤著腿，然後一把抱住他的枕頭。

這個女生還真任性得可以。

這樣叫我也不好意思離開房間，歎了口氣，只好又乖乖坐回自己的床上。

金魚沒有說話，恨恨地盯著我的臉，臉蛋鼓起了紅紅的包包，像快要把子為的枕頭扯爛。

僵持了好一回，看著這個Year 1的電波少女，才發現她總做著莫明其妙的事，卻不會叫人困擾。

不久之前雪兒當眾和我分手，整個學系都在談論我和葉澄出軌的事。在這種時勢金魚卻老是往我這邊跑，還真不知道人言可畏

「喂，金魚。妳唔驚咩？」

「驚？驚咩啊？驚人地話你溝埋我啊？」

金魚隨手拋開了子為的枕頭，一臉自信的皺著眉。

「我唔驚嗚！」

說罷，她咧起嘴巴，眯著眼笑得好燦爛。

眼前這個女不太懂人情世故，人緣也不算特別好。不過在開學入宿時為她搬過行李，她竟然拉著媽媽四處問我的房號，就只為了送我一張Hello Kitt貼紙。

從那時開始，她每次碰見我都會大喊我的名字。也許Jerry和啊Jer實在太易上口，除了雪兒，其實也沒誰會叫我張韋晴。

後來她參選宿生會，每天就窩在宿舍裡混。雖然心直口快的性格叫她與部分莊員關係不太好，但外形甜美的金魚仍然是宿舍活動和宣傳片的司儀首選。她的曝光率很高，這一點和雪兒十分相似。

在第一個學期，金魚在其中一科Elective認識了雪兒。雖然說不上交情很好的朋友，不過在Facebook卻往往見到她們的合照。

直至一個月前，雪兒在教學大樓的大堂指責我搞上了葉澄，引發了軒然大波。同學們表面上和我相處得跟以往一樣，但背後的是非吸收了眾人的惡意，滋長得愈來愈茁壯。

哥兒們其實也懶理這些謠言，只是女生們都有意無意避開和我獨處，我也只好乖乖在下課後趕到學生的家補習。逼不得已工作得更勤了，收入增長，想買點奢侈品發洩一下，最終卻只買了海報和音樂盒這種玩意。

原來當一個人習慣了收斂，會花費不來。

這時候，幾乎每一次在Hong Kong Hunt式補習後，魂不附身地回到宿舍，卻總發現房間裡詭異地多了各式各樣的Hello Kitty。

每次Kitty大家庭又添新丁，我都總會收到金魚的一堆堆短訊，我也只能好氣沒氣地回她簡單的符號。

我不想拖累她。

這種十八歲還沉迷無口貓的爽直女生，頭腦太簡單，處理不了是非和謠言。

沒能欣賞我的一番好意，她總是不時闖到我的房間裡，千方百計送我置了新裝的Hello Kitty。

那時候我的直覺沒提示我，我終將一生都會活在這個女生的Kitty地獄裡。

【未完，待續。】

【謝謝妳送我的Kitty地獄】戲院內的波兒

在入學時參加的迎新營，我碰上了雪兒。

滿懷非份之想的我，說實在從未把她當成朋友。

然後發展、曖昧，直到相愛、傷害。

最後分手。

愛情不一定能開花結果罷。

一直以來的美好幻想，卻只能灌溉她的謊言。

不過，遇上了，就愛下去吧。

即使悲劇收場，也得好好演下去。

-

「波兒波兒波兒魚兒小寶貝！」

在Pantry裡，金魚不停地重覆唱著最近熱播的洗腦歌。

沐浴在雪櫃冒出的冷氣中，撐著櫃門的她似乎不打算為耗費電源反省。

「好煩啊！到底有無第二句歌詞架！」

「有架！波兒波兒波兒肚仔脹卜卜！」

流利地唱著沒內容的歌，金魚咧著嘴笑得好天真。

讀媒體的人都這樣嗎？

「喂妳叫我嚟Pantry做咩啊？我唔想聽波兒啊，佢好樣衰！」

「波兒好得意架！有少少似Kitty咁得意！」

「邊忽似Kitty啊頂你！」

「得意個忽似Kitty囉！」

「喂你無嘢講我就翻房啦！Quit宿有好多嘢執啊！」

作勢要離開Pantry，我向門口走了幾步，金魚便失色地把雪櫃關好，搶步到我的跟前。

「喂，張韋晴！乜你咁無禮貌架！人地都未講完嘢你就走！」

她嚙著嘴，臉頰顯得更胖。每次她激動起來便會漲紅了臉，難怪大家改不了口。

「妳講嘢都無重點嘅！你叫我嚟做乜啫！」

「你話唔好去你房咁嘛！咁咪去Pantry囉！係咪咁又唔得啊！」

看著稍微耍起性子的她，忽爾說不出話來。

原來我說的話，她就那麼上心嗎？

知道自己佔了上風，金魚狡猾的笑了笑，然後又著腰走前了一步。

「係咪覺得好過意唔去.....好想補償呢！」

順勢上，竟然擺出這種分明另有所圖的姿態，眼前的這個女生實在任性得太過份。

應付她總是有點吃力。

「咁我可以點補償呢？」

低頭歎了口氣，稍微有點累了。

分手之後好不容易才適應過來，現在的我實在不適合和其他人相處。

可不可以讓我靜一靜？

「好簡單！陪我去睇波兒！」

提起波兒，金魚忍不住彈跳起來，紮起的馬尾在炎熱的溫室中晃動。

停不下來，不停下來。

她就喜歡把我耍得團團轉。

最近子為和Andrea似乎發展得不太順利，我沒多事，但勉強要找源頭的話，應該就在她幫子為清理房間之後吧。

平素的Andrea再野蠻，也不過有點強詞奪理，子為半天就可以哄上她。這回卻好像認真得多，冷戰已經持續了半個月，這段日子也再不見她大駕光臨。

發現了什麼嗎？

雖說不方便干預人家的私事，但畢竟還是有點無力。從未為他做過什麼，卻一直蒙受這個好同房的照

顧。

這次金魚約我看電影的事，不知怎的，卻不敢向子為開口。

是我想太多了嗎？金魚是雪兒的朋友，這段日子也多得她陪我撐過來。

其實也不過看看電影，這年紀的男女相約外出也不一定有非份之想吧。

金魚的性格很爽直，跟男生相處都像哥兒們，就是這樣的她才敢在這種時候找上我吧。

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

看著桌子下的紙箱，繞到葉澄的家，又回到這個房間裡。

行李已經夠重，怎多帶一個人飛。

雪兒的事之後，我已經好久沒跟女生單獨外出了。

金魚的不懂世故的個性令她有不少追求者，加上她現莊的身份，和她看電影委實太有話題性了吧。

果然應該推掉嗎？

但對正身處朗豪坊門前的我，一切的考慮和悔恨已經來得太遲。

為什麼就不能拒絕這個女生的要求。

這樣隨意的性格不已經叫她和部份人鬧翻了嗎？怎麼還這樣依然固我。

我總搞不懂她。

這時候手機響起聆聲，遲到十五分鐘的女生終於來電。

「喂，妳喺邊啊？就開場啦！」

「波兒波兒！」

「我喺正門啊，一出地鐵直行就見到我架啦。妳去到邊啊？」

「波兒波兒！」

「喂！真係遲到架啦！喂！」

話音未落，左肩被猛地搥了一記。

轉身一看，竟然身見金魚那張輕佻的臉。

「波兒一早到咗啦哈哈！」

說罷，作勢要幫我按摩患處，金魚眯著眼笑了笑。

沒反應過來，這刻定神看著她，才發現她今天好漂亮。

雪兒身裁很好，也不介意露出度高的衣服，所以無論春夏秋冬，她都穿著短短的裙。這樣性感漂亮的女生，怎麼看都不會厭。

也許就習慣了雪兒的衣著風格，眼前的金魚卻叫我這色鬼耳目一新。

穿著Oversized的白色T-shirt，露出一邊肩膀掛著鮮黃的背心吊帶，上衣束進了棗紅色的半截裙。

踏著白色球鞋的金魚當然沒雪兒的性感，卻散發著年輕的跳躍感。

她像有永遠揮霍不完的青春，叫身邊的人都快樂起來。

她和雪兒，怎麼這樣不同。

「欸.....入場啦入場啦，就嚟開場啦.....」

不好意思正眼看她，我急忙走進商場內，沒理會從後追著的金魚。

不過把長髮放了下來，怎麼會變得這樣漂亮。

一路上金魚都很亢奮，似乎從電視廣告聽到主題曲後，她便十分沉迷那怪形怪相的橘色怪魚。

和她走在一塊，總有種重回中學年代的感覺。

像整個人都變得年輕，想要率性起來。

我們對話不多，她自顧自的輕哼著洗腦的調調，找到自己的座位後便搶先坐上去。

短裙在端坐後露出了大腿，叫我不禁偷看了好幾回。

以往和雪兒性生活很充實，總不乏解決需要的機會。但這個多月來無從發洩，現在跑來這種場面，叫我忍不住起了反應。

本來以為戲院內昏暗的環境能隱藏這尷尬的場面，但銀幕播映的預告片中，那墾丁海灘上的可愛陽光卻把我褲內的小小帳篷照得很顯眼。

這一刻，金魚發現了我的反應，意識到自己那無意的性感，急忙把手袋放在大腿上，把頭別到另一邊。

場面正式醜觀起來，隨嚴禁攜帶攝錄器材的廣告完結，波兒的故事終於開幕。

為了表現得大方一點，我拍了拍她的肩，示意電影快點開始。

金魚只是緩緩抬起頭，身著畫面上的海洋，沒有說話。

不幸買了香港配音場的我，在這種氣氛更難投入這種兒童向作品，才真正後悔起來。

當日不應該答應她。

我不應該來。

故事不知怎的又發展到早熟波兒愛上了人類男孩，金魚全神貫注地看著波兒的怪臉，沒留神膝上的手袋已經滑在地上。

雪白的大腿又露出我的眼前，這樣的劇情絕對比人和魚類私訂終生悅目得多。

不禁又起了色心，看得入神的我也許動作太大，金魚再一次發現我的異樣，皺著眉恨恨地瞪著我。

看著她動氣的臉，我知道這次完蛋了。大學裡就只剩下這個女生肯為我力排眾議，現在卻敗在這兩條嫩白的腿。

這時候，金魚忽然把頭貼近我的耳邊，低聲呵出一句：

「咸濕佬張韋晴。」

說罷，她聳起肩笑了笑。才發現其實她一直在做戲，就只想我尷尬起來讓她樂個夠。

看著她的笑容，心才敢放鬆下來。

又被她耍了一回。

慢慢又回到故事裡，我看著波兒快要變回氣泡消失，不自覺的緊張起來，在明顯刻意鋪排的情節，我竟然恨恨地歎了口氣。

這時候金魚看著我，沒理會現在氣氛，竟然哈哈地笑起來。

笑聲未落，她再次把唇迎近我的耳邊。

「低B仔！」

把眼睛笑得眯起來，金魚鼓著氣的臉，忽爾和波兒笑得好像。

電影裡，波兒和男主角似乎有了個幸福結局。我沒細心留意劇情的發展，只知道金魚那張愛笑的臉，叫我的心緊緊縮了一下。

那種感覺，甚至比在迎新營裡遇見某個女生的時候，更加強烈。

如果每個人的故事都像電影，驚險一回，受傷一趟，最後就會得到幸福的話。我的故事應該不能獨自演下去。因為在三年之後，波兒終於出嫁，而我，也許要聽她哼的調調，就這樣過這一生。